

SHANCHENG YI



山城疑案



軍旗飄飄

河北美術出版社

山城疑案

SHANCHENG YI'AN

原著者 况浩文

改编者 张 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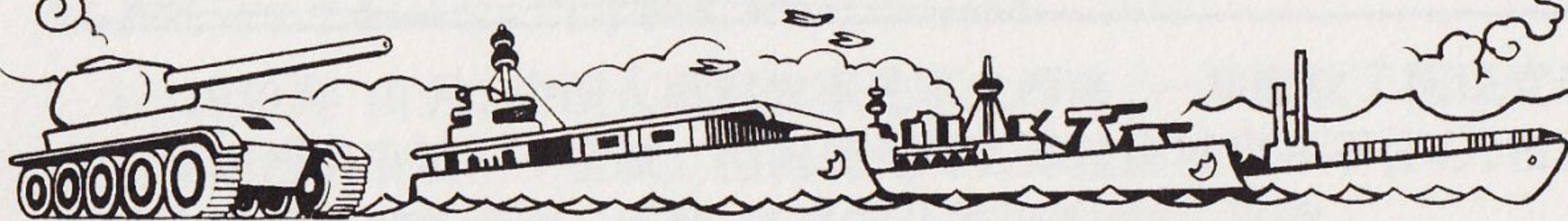
绘 者 李乃宙

扫 描 海不扬波

制 作 海不扬波



河北美術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1950年春,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向祖国大西南挺进,矛头直指国民党经营多年的西南重镇——峦城市。国民党节节败退,见这个城市守不住,就在撤出之前,丧心病狂地搞了一个毁灭城市的秘密爆破计划。为粉碎敌人的阴谋,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,我地下党组织,派优秀党员沈兰,打入敌人内部,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,把敌人的爆破计划搞到手,使敌人的阴谋完全破产。

这个故事曲折惊险,生动地刻画了我地下工作者沈兰等人的英雄形象。





1 1950年10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，一举解放了国民党经营多年的西南重镇——峦城。但国民党对丢掉这座城市并不甘心，密谋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。因此，这里的斗争仍然激烈、复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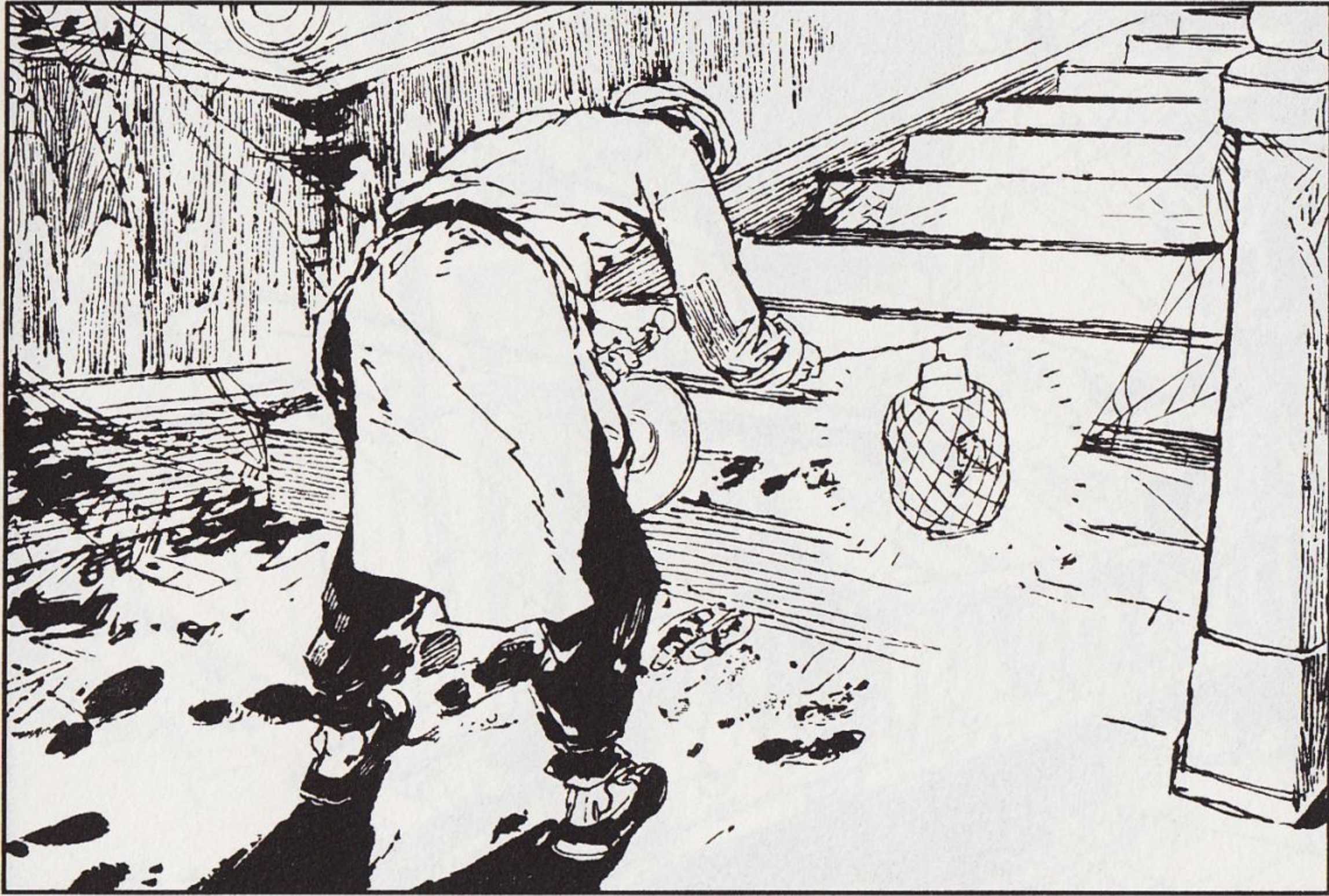
2 峦城解放一个月后的一个深夜,寒风阵阵,卷起沙尘,四处飞扬。一个值夜的老更夫,打着灯笼,敲着铜锣,迎着寒风走进城郊一条静悄悄的狭长小巷,来到一幢西式小洋楼跟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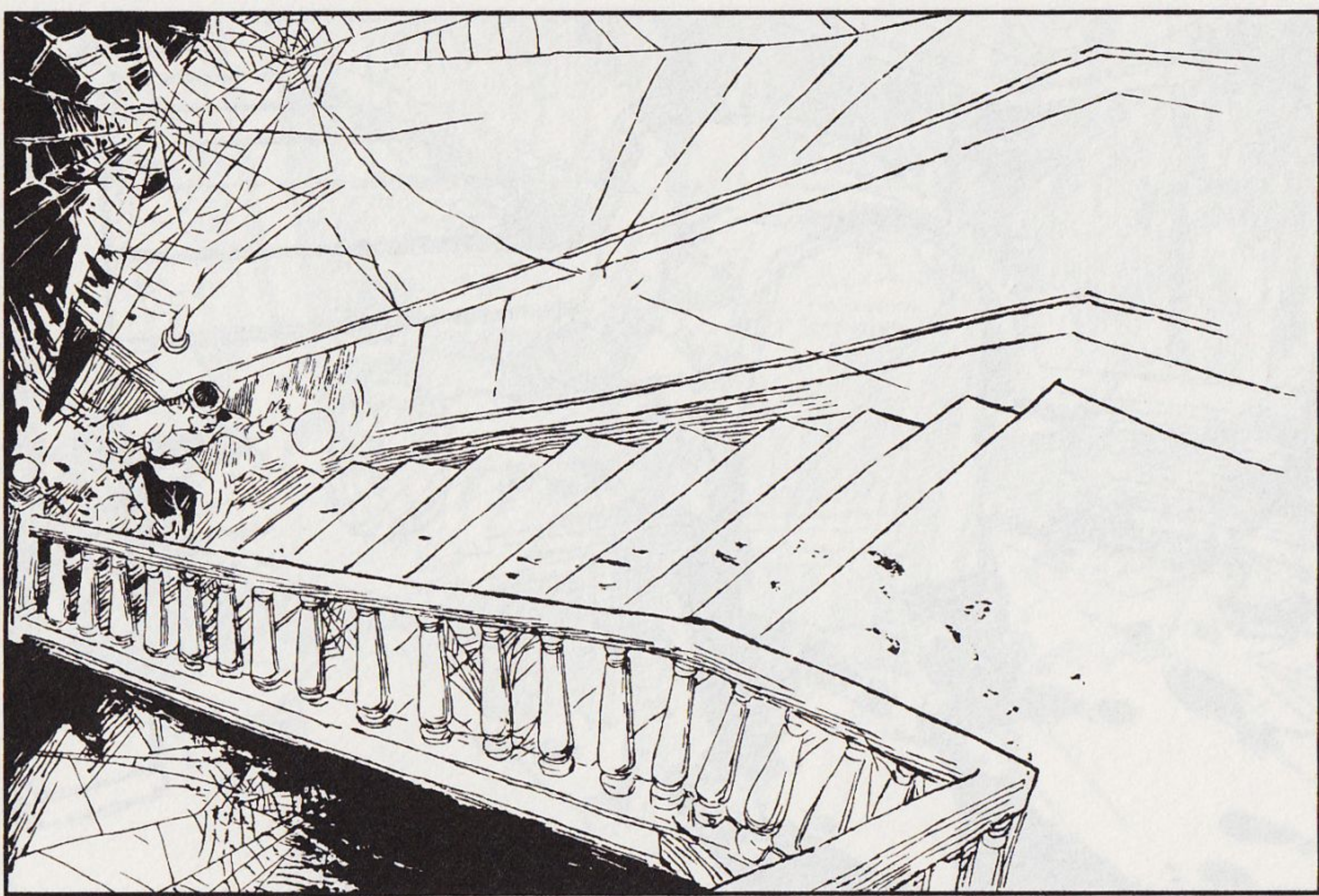
3 忽然间,楼门里边有一道微弱的亮光一闪。老更夫心里一惊,他举灯看那楼房的大门,只见黑漆大门上刷着一张封条,上写: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五日封。



4 老更夫知道,这是查封不久的敌伪财产。他想:怎么会有人在里边?他顺手一推大门,那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,原来门上的封条已被人掀开了。他大吃一惊,不由后退了两步,自语道:“我得快快报告公安局去。”



5 可是他转念一想，又怕自己走后坏人在这里进行破坏，便决定进楼看个究竟。他进门来到堂屋，挑着昏暗的灯笼，发现左角上楼梯处，有几个杂乱的脚印，显眼地印在尘土上。



6 他迟疑了一下，蹑手蹑脚摸上楼去。走了几步，一脚踩空，摔在楼梯上，手里的铜锣“咣啷”一声掉了。这时，顶楼上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。



7 “什么人在上边？”老更夫喊着，拾起铜锣，又往上走。这时，上面没有一点儿动静。老更夫爬上三楼，推开房门，举灯笼一晃，见空屋子里放着一个玻璃立柜，立柜下有一双黑色的绣花鞋！



8 突然,这双绣花鞋微微动了一动。他“啊”地叫了一声,看出这是一双女人的脚!



9 “……你……你是……”老更夫话音未落，背后闪出一个面目狰狞的人影儿。只见这人右手一扬，一个沉重的东西，猛然砸在更夫的头。铜锣又是“咣”的一声响，灯笼一下子熄灭了。



10 第二天清早,得到城郊小洋楼出事的消息,峦城市公安局侦察科科长沈兰和侦察员方承武马上赶来,仔细地观察现场。只见老更夫尸体旁边一摊血迹,几个带血的足迹,明显地通向房外的楼梯。



11 沈兰说：“据了解，老更夫是很可靠的。想必是他巡夜至此，发现异常，追踪进楼，被凶手猛击头部……可是凶手为什么打这查封的空楼的主意呢？”方承武受到启发，说：“看起来，我们也得在这空楼上做作文章。”



12 这时，一个年轻的女公安战士，从一楼跑上三楼，对沈兰报告说：“科长同志，二分局技术检验员朱玉雯，遵照市局指示，前来配合这个专案。”



13 沈兰曾听说二分局有个朱玉雯,机灵能干,但从未见过。这会儿一见,不由一惊,两眼凝视着她说:“像她……真像!”方承武和小朱望着沈兰,被他说愣了。



14 沈兰问小朱：“你有个姐姐叫朱玉菀吧？”小朱诧异地说：“是呀，您认识她？”沈兰点点头说：“现在工作吧，以后有空儿，我跟你们讲一段往事。”



15 他们查过脚印,判定凶手是一男一女。面对四壁,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可搜查的了。沈兰叫住小朱,风趣地说:“技术检验员同志,现在就请你检验这墙壁吧!”小朱咯咯笑着说:“好吧,这你难不住我!”



16 她走到三楼窗前,对楼下喊:“张师傅,请你上来一下!”原来她早已请来一个修建房子的老师傅等在下面。这位师傅还是治安积极分子呢。



17 张师傅来到三楼,小朱给大家作了介绍。张师傅说:“这座楼原来是伪兵公署本城办事处主任林南轩的姘头住的地方。解放前,我来粉刷过两次房子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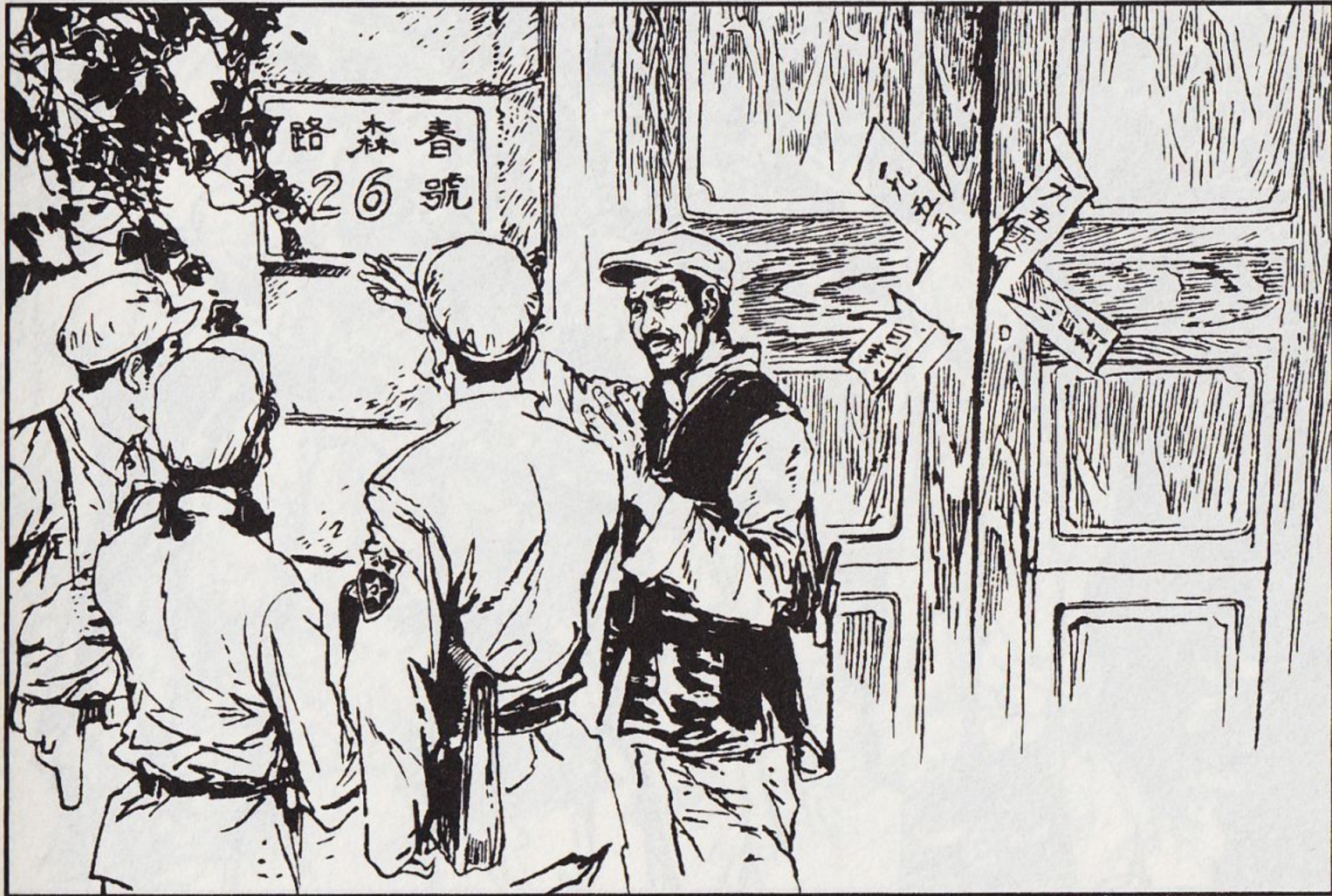
18 “林南——轩！”沈兰一听这名字，心里一动，马上问道：“这楼在解放前有什么名字没有？”张师傅捋着胡子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有，有的，叫什么……庐？”



19 “‘静庐’，是吗？”沈兰两只黑眼珠儿紧紧盯着张师傅。张师傅把手一扬：“对，就是这个名字——‘静庐’。原来大门上还有块黑底金匾，写着这两个字。”



20 沈兰高兴地跳起来：“解放后，我曾多次打听这幢房子，今天总算找到了。张师傅，检查墙壁！”于是，四个人从三楼查到二楼，又从二楼查到一楼，墙壁上没有一点儿破绽。



21 几个人来到门外,仔细看那大门:右边门坊装着一盏门灯,左边原来装灯处,却用水泥糊死,写上“春森路 26 号”几个黑字。张师傅指着糊水泥的地方说:“原来一边儿一个门灯,品品对对,看去顺眼,这一改就不对称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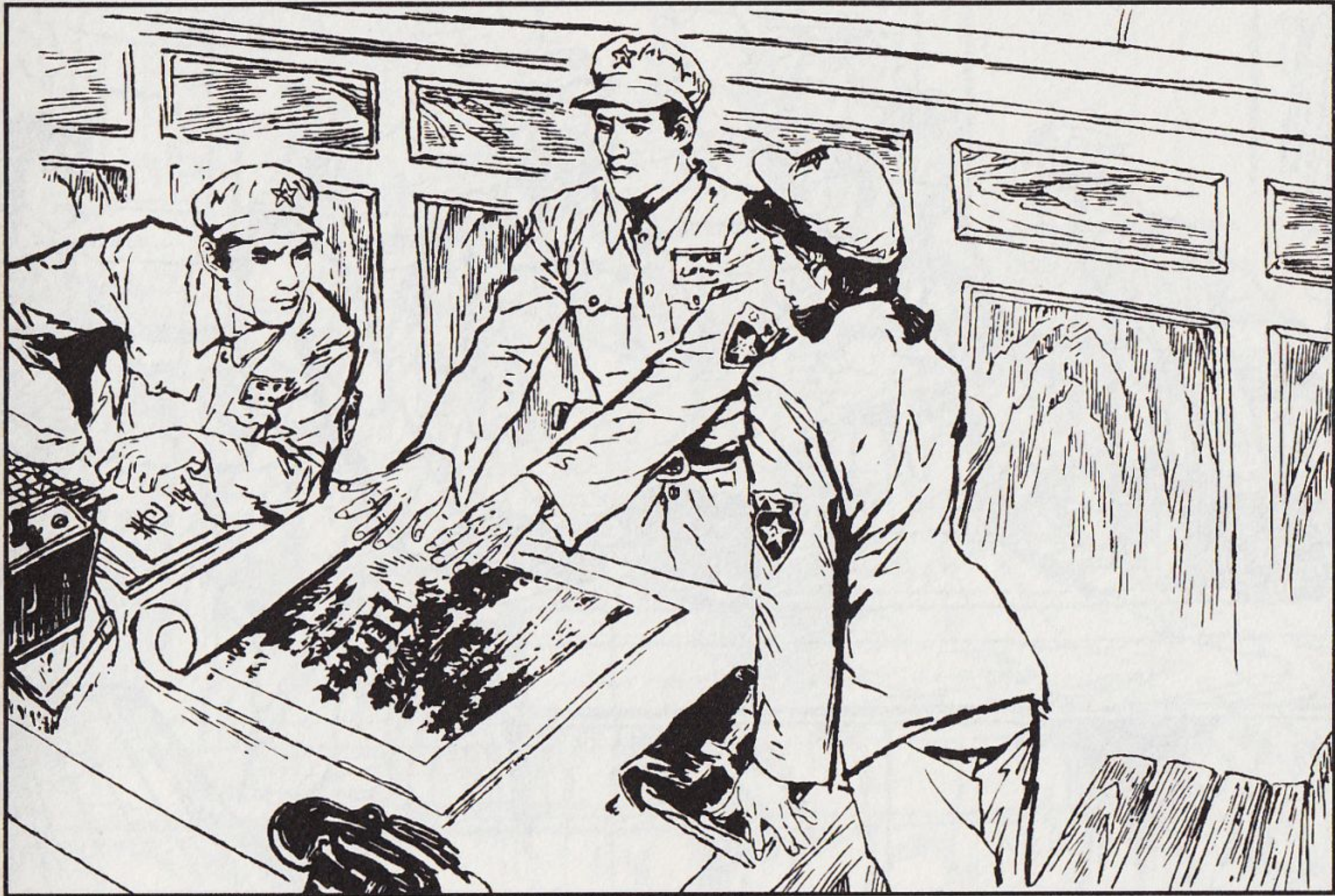
22 沈兰的眼睛突然一亮，两步跨上前去，伸手敲击左边写字的地方，里面发出空响。



23 张师傅取来瓦刀,咔嚓咔嚓,几下剥去那层水泥,撬掉一块木板,里面现出一个长方形窟窿。把手伸进去,摸出一个不大的铅皮箱子,上边贴着封条: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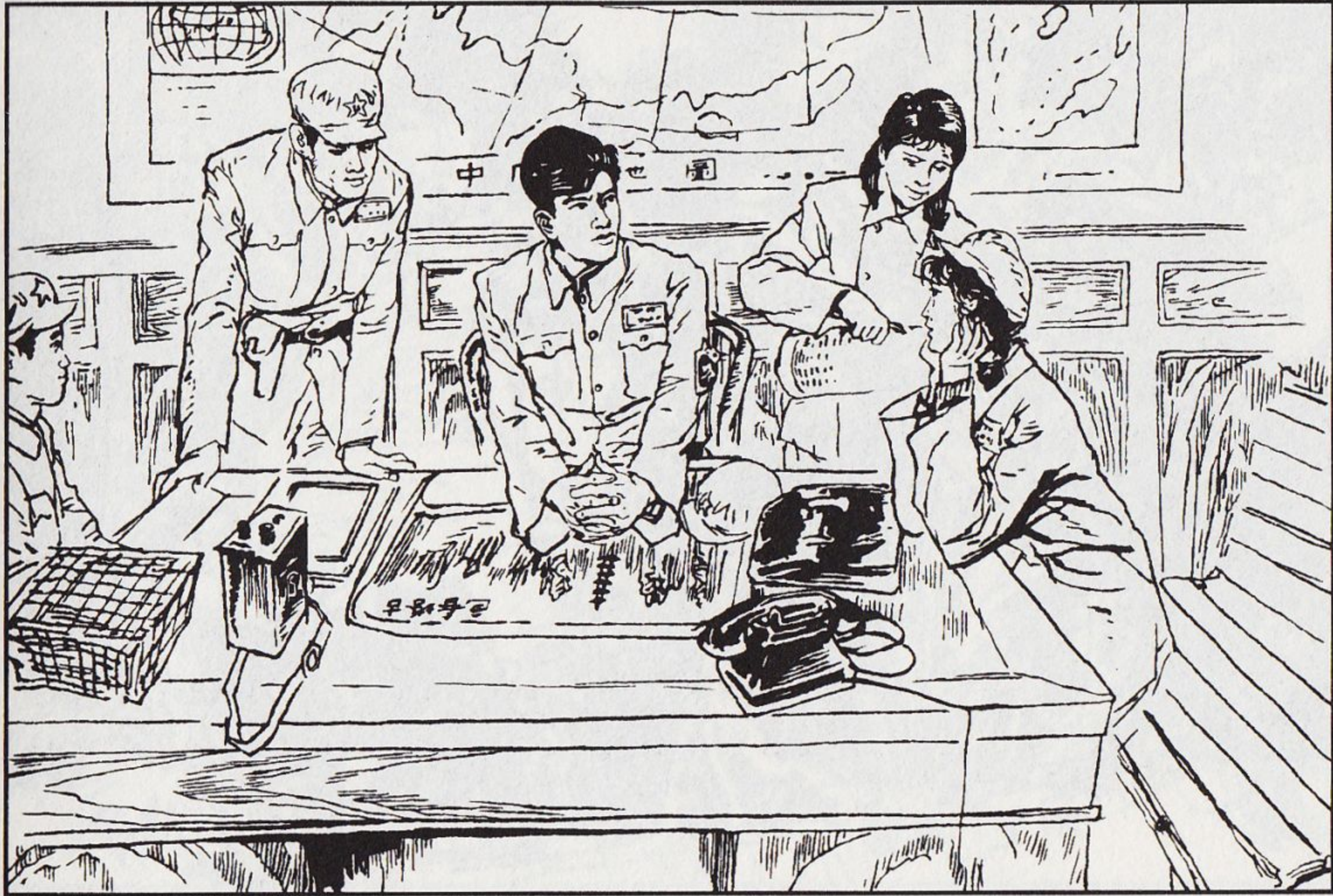
24 小朱敲着箱子说：“装的什么，是金银财宝？”沈兰接过箱子说：“国民党当官的，宁愿丢掉娘，也不会留下金银财宝……麻烦张师傅照原样儿把门糊好，写上字。我们带回箱子看看，估计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



25 沈兰和方承武、小朱一起来到公安局侦察科办公室。小朱轻轻启开那铅皮箱子，从里面取出一部灵巧的微型手摇发电机。接着拿出一个布卷儿，小心展开，却是一幅优美动人的油画，标着“古塔春色”四个绿字。



26 沈兰一见这油画，一下子惊呆了，连说：“是它，又见它了！”小朱说：“沈科长，你见过这张画？”



27 沈兰看了小朱一眼,说:“见过,就在你姐姐牺牲那天,我们看见过这张画。我觉得,这段斗争的往事,也许和当前的‘静庐’专案有某种联系。我慢慢讲给你们听听。”



28 那是 1949 年春天的一个黄昏,党的地下工作者沈兰,来到峦城西山脚下的敌兵工厂,搞敌人的枪支弹药。在工人们搬运弹药时,不巧被敌人发现。顿时,山下响起一片枪声。



29 沈兰见一群全副武装的国民党警察朝他追来，便沿着陡峭的山坡，疾步流星，跑到山上文凤塔下。这当儿，不远的老君寺旁，有个年轻的姑娘。手拿一束紫红色的杜鹃花，不时地朝他望望，像是接应他的同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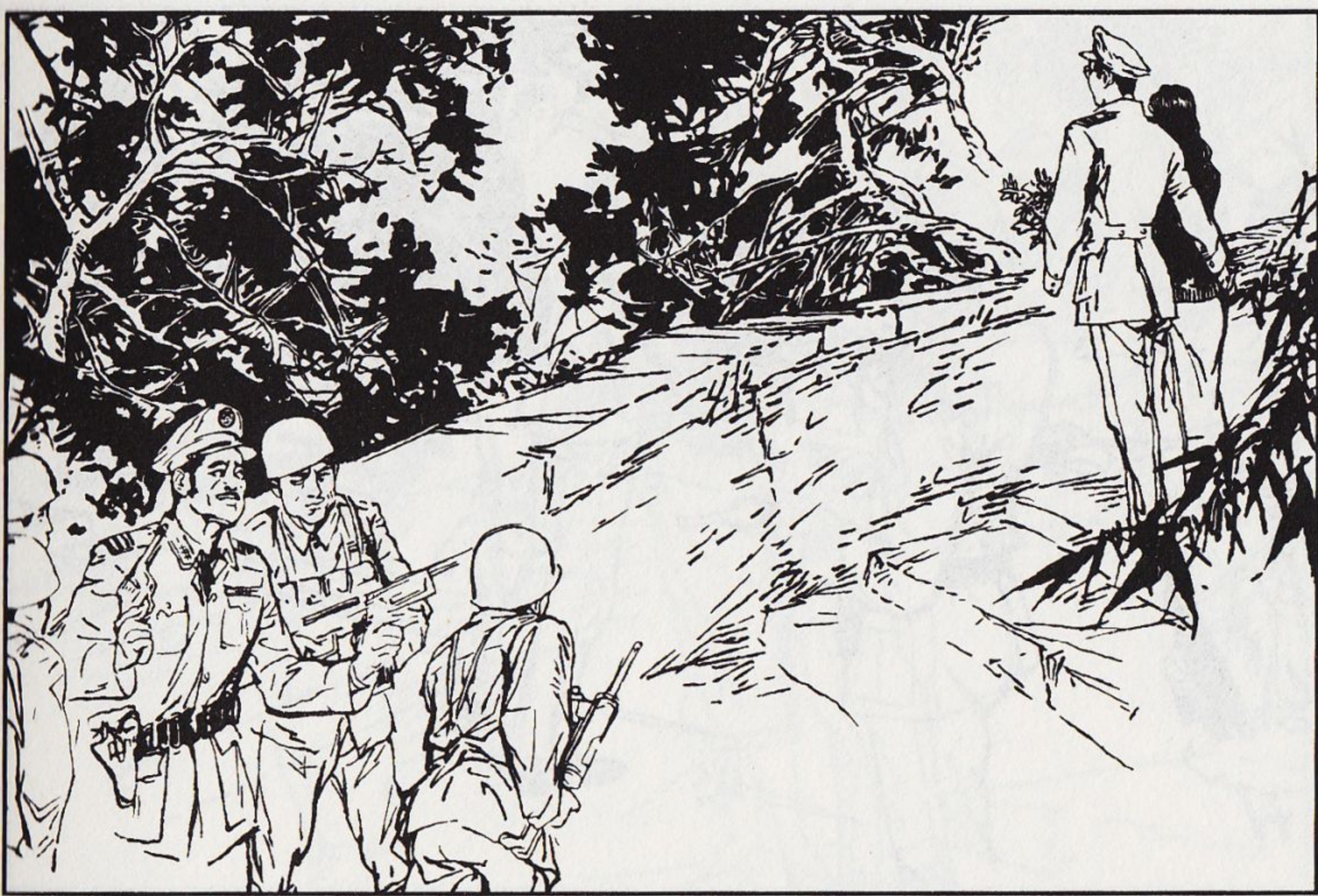
30 沈兰朝她走过去,指着她手上的花儿说:“小姐,您喜欢‘相思红’?”那姑娘打量着沈兰说:“这是‘映山红’。”接头暗语对上了,沈兰紧紧握住姑娘的手说:“同志,刚才搞弹药,被狗稽查发觉了。”



31 这时，半山腰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，狗警察呼叫着朝这里赶来。姑娘急忙递给沈兰一身敌军官服装，说：“快穿上这身‘狼皮’，戴上帽子，还有这副金丝眼镜儿。你听我指挥，现在，咱们要像一对‘情人’，来游文凤塔。”



32 沈兰扮装好,和那姑娘挽臂而行,迎着追来的敌人走去。走到老君寺前,对面赶来一个狗警察,一眼看见他们,转身向一个黑猩猩模样的矮壮汉子说:“稽查长,你看,跑上来一个,变成了一对儿!”



33 警察们一拥而上，一个个举着枪，望着他们的头子说：“稽查长，管他一个一对儿的，抓了吧！”这稽查长见沈兰这模样儿，小声说：“慢，小心抓个烫手的，看我的眼色行事！”



34 接着,这稽查长跨上两步,站在警察们前头,挺直身躯,弹了弹身上的尘土,掂着手枪,冷冷地对沈兰他们说道:“小姐,先生,晚上好。”沈兰见他那样子,傲然朝他问道:“你,什么人? 是你在山下乱放枪吗?”



35 这当儿，那姑娘不慌不忙，上前向稽查长打个招呼说：“稽查长先生，你们就在这山下住吧？我们专门过江到文凤塔看‘白沙遗迹’，可什么也没有找到，是这儿吗？”沈兰对姑娘说：“真是，看个古迹也不能清静！”



36 那稽查长毫不示弱地说：“什么清静不清静，我是山下兵工厂的稽查长，开枪打共产党是我多年的爱好。这儿不是有个正想逃跑的共产党嘛！……军官先生，据说，那共产党的身材和你非常相似！”说完，举枪逼近沈兰。



37 沈兰一听,哈哈大笑道:“我——共产党! 真有意思,这要叫贝尔纳斯中校知道了,会笑破肚皮的!”说着把杜鹃花交给姑娘,从军衣口袋掏出证件——一张洋文“派司”,在稽查长眼前一亮:“看吧,看看我是谁!”



38 稽查长拿手电筒晃了晃,那“派司”上的洋文连一个字也不认识。但他十分清楚,持有这种“派司”的人,都是给盟军顾问团服务的军官,谁惹得了他们?于是,改变口气说:“对不起,请问您是盟军顾问团的……”



39 “翻译官”那姑娘替沈兰说，“你把他当成共产党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”说着笑个不停。那稽查长自觉无趣，朝沈兰说声“对不起”，立即带着警察们到别处搜查去了。



40 沈兰和姑娘脱险后，下山朝市里走去。沈兰说：“这稽查长叫陈福，是厂里地下党的同志告诉我的。这家伙去年盗卖了三十条美制卡宾枪。买方是一位民主人士，我们的统战关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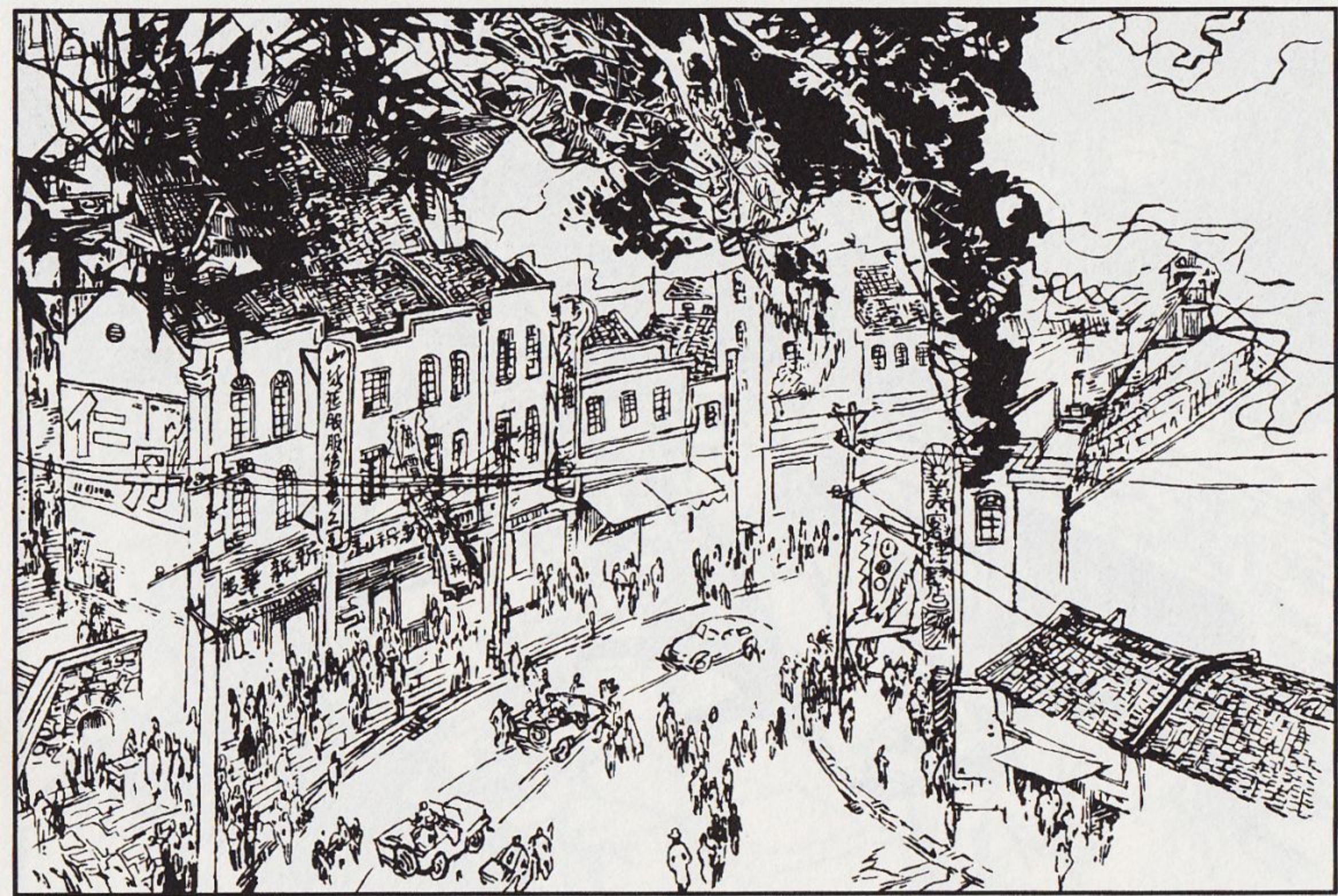
41 那姑娘神秘地笑了笑说：“三十两黄金，换三十条卡宾，陈福的亲笔收据还在我们手里。三十条枪都送到了华蓥山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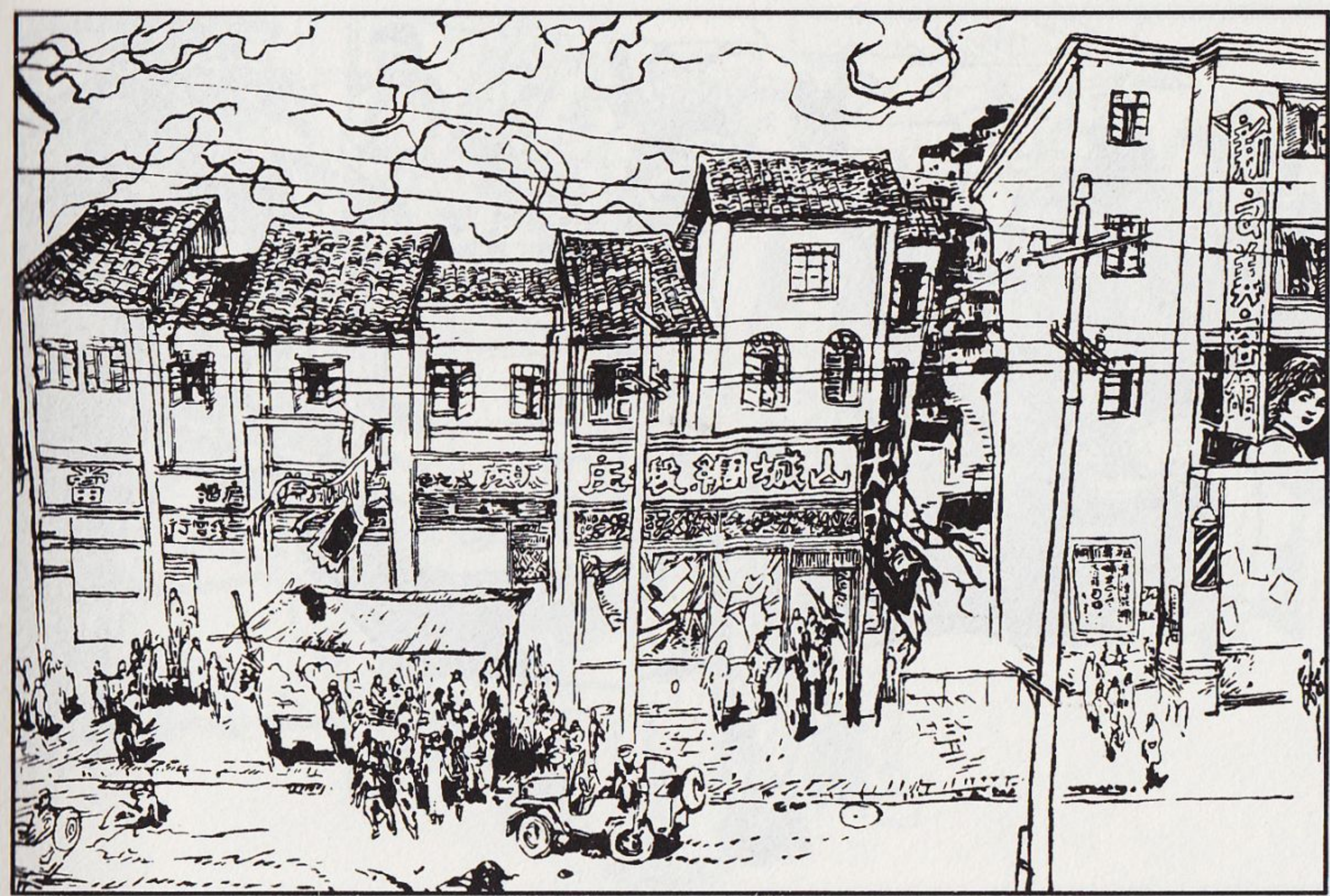
42 他们走下山来，沈兰忽然侧过头问：“同志，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哩，今天多亏有您接应。”那姑娘笑着说：“我叫朱玉菀，河边有人接我，我要乘船回去。再见，沈兰同志！”分手后，她不停地朝他摇着那束杜鹃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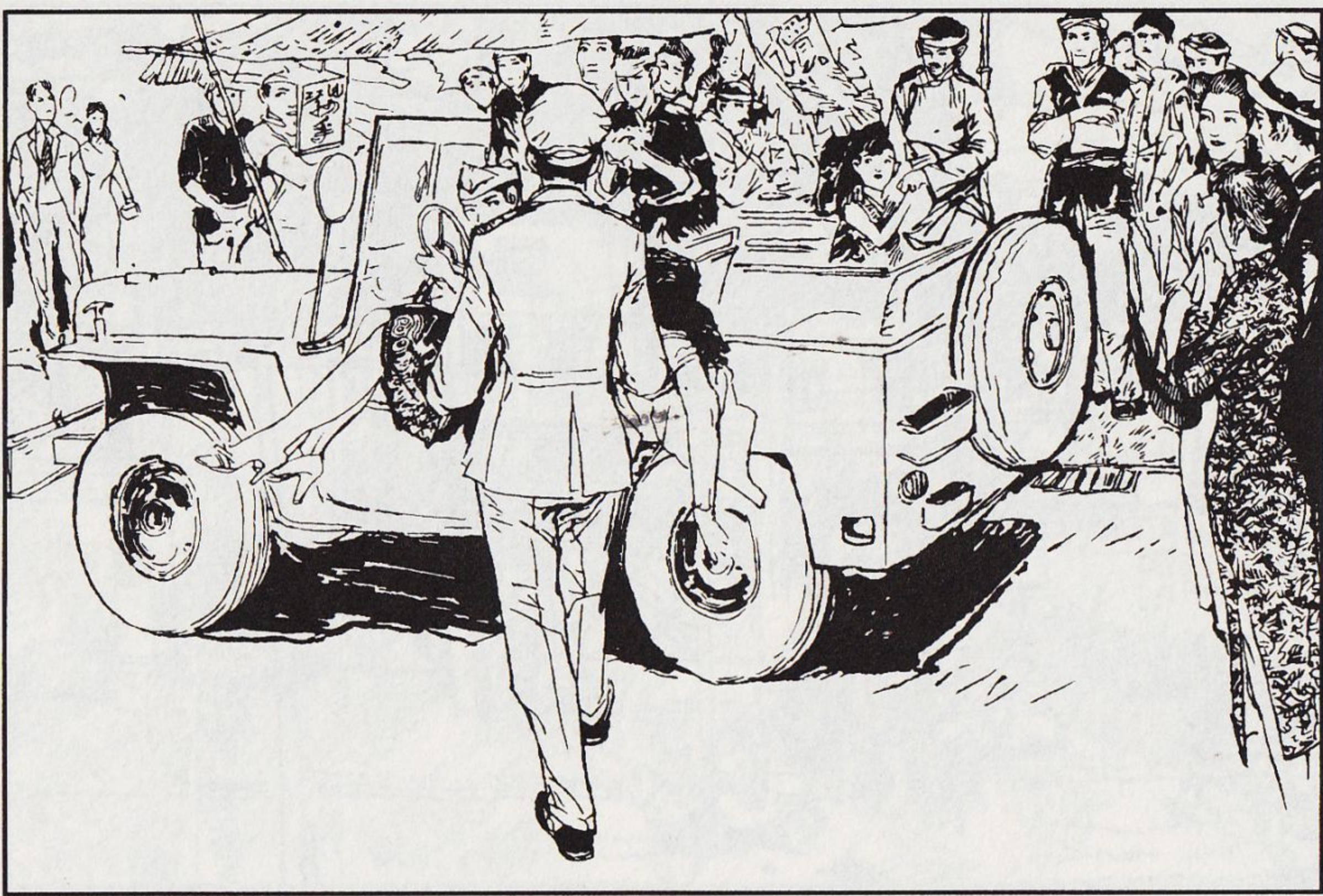
43 沈兰回到盟军顾问团军官宿舍，天已经很晚了。他在灯下翻着当天的报纸，心里却在想着今天搞枪的事。他以盟军顾问团翻译官的身份做掩护，已经为党做了许多重要工作。



44 第二天上午，沈兰乘车上街。行至闹市区，忽见前边一辆美国吉普车在人群里穿行，一个年轻的姑娘听到身后喇叭一声怪叫，往左一闪，恰巧被撞倒在地。



45 车上的盟军见事不妙，调转车头急速逃去。沈兰喊了一声“停车”，“嗖”地跳下车去，分开人群，见那姑娘躺在地上，昏迷不省人事。



46 沈兰招呼“是谁家的姑娘”，没有一人应声。他想救人要紧，便蹲了下去，把受伤的姑娘连同她的皮包，从地上抱到自己车上。



47 来到惠仁医院,经医院检查,需住院治疗。沈兰办住院手续,要填一个表,但这姑娘的名字却不知道。司机便打开她的皮包,从里面找出一束小巧精致的西式名片,上面印着:林晶 江苏镇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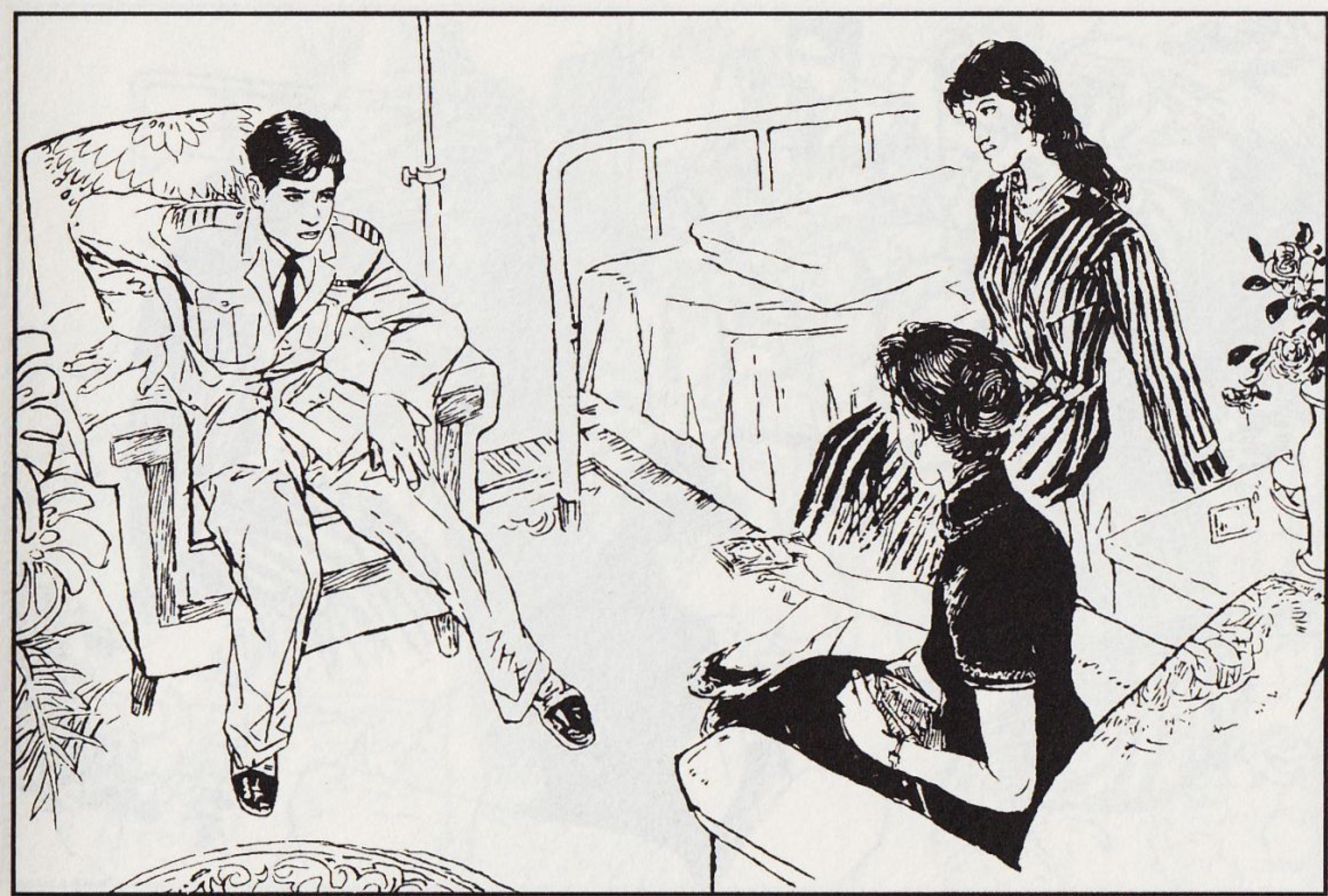
48 患者名字,填上了“林晶”,患者亲属栏,只好填写“沈兰”;与患者关系栏,在医生的“启发”下,沈兰硬着头皮填写了“表兄妹”;“联系地址”栏,填写了“盟军顾问团”。接着,沈兰掏出皮夹,取出钱来,交到入院处。



49 过了三天，沈兰来惠仁医院，看那姑娘的伤情。一进林晶病房，正遇上医生查房，那医生介绍说：“林小姐，这就是那天送你住院的沈先生。”



50 林晶穿一双黑色绣花鞋,已能在床头轻轻走动。她一见沈兰,看他漂亮又年轻,心里暗自高兴,先叫了一声“先生”,又叫了一声“恩人”,连连道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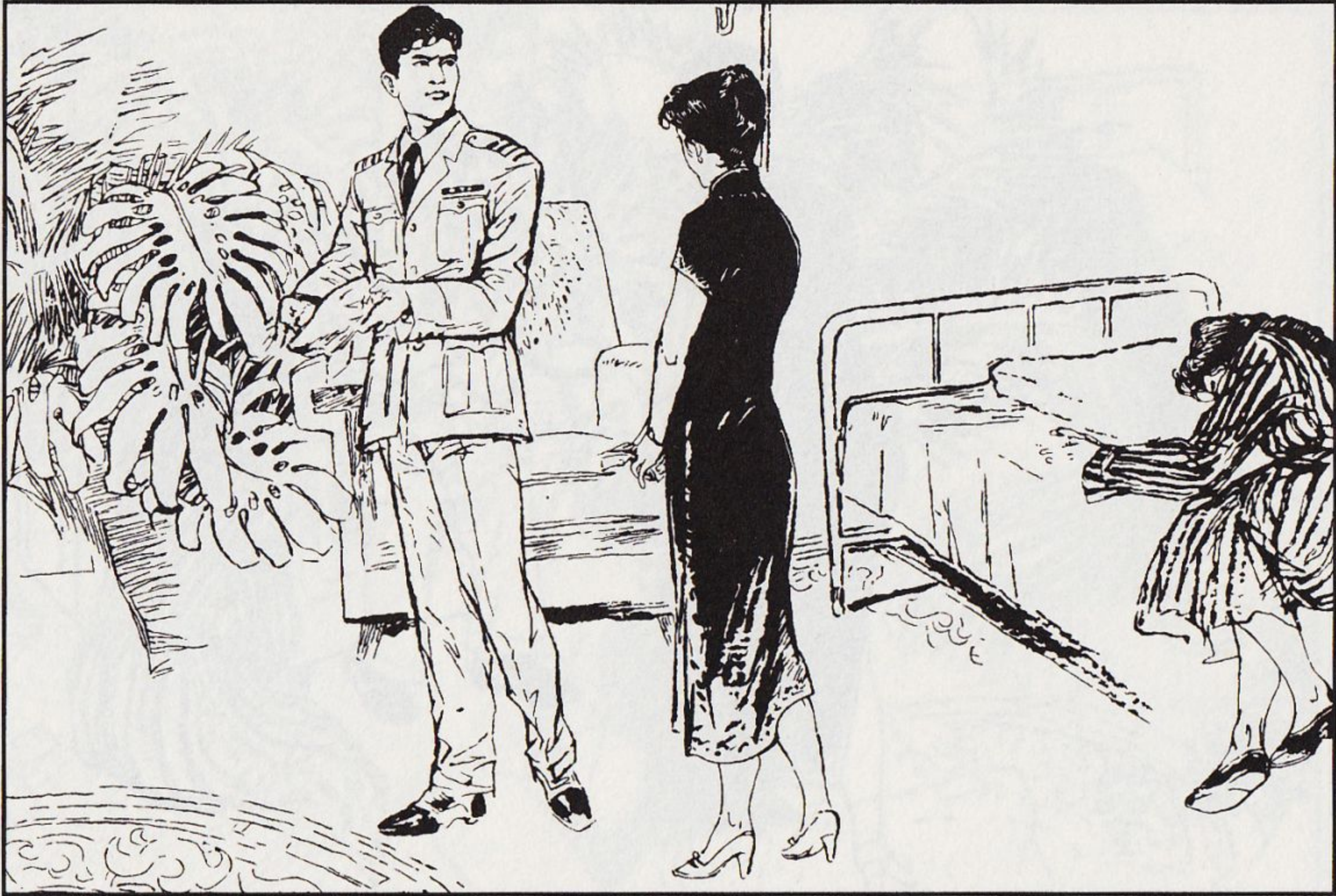
51 旁边坐着一个珠光宝气,花枝招展的贵妇人,这是林晶的继母。她拿起一沓儿厚厚的美钞,殷勤地递给沈兰说:“沈先生,这点儿小意思请收下。等阿晶的爸爸从成都回来,再重重酬谢。”



52 沈兰不高兴地把美钞推开：“林太太，这钱不能收。我救林小姐，只因为她是个中国人。我从没想过，要别人用金钱来酬谢我！”



53 这位林太太以为沈兰嫌钱少，又自作聪明，忍痛从小拇指上取下一个宝石戒指，加在美钞上面，再次递给沈兰说：“我来得匆忙，带的钱少，再加上这个小戒指，一并酬谢沈先生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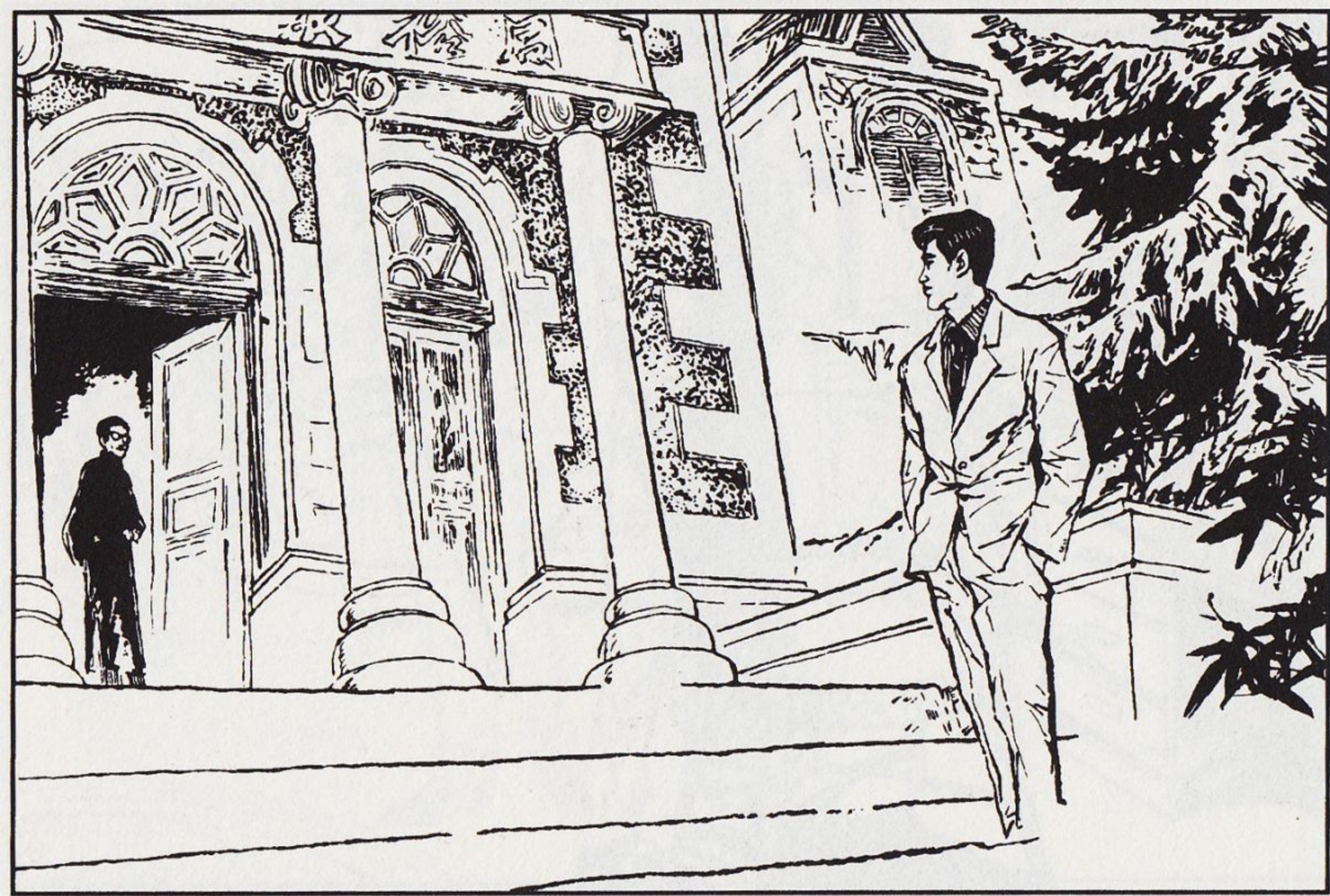
54 沈兰觉得受了侮辱，霍地站起身来，愤然说道：“这钱还是您带回去，自己慢慢花吧！”说罢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林晶想去拦他，刚一迈步，伤处一阵疼痛，身子一晃，瘫在床头。



沈兰先生：
2日偶游市郊，恍作
锦下之鬼，蒙君初救，没
齿不忘。唯表感激之情。
家父备山泉，恳请先生大
驾光临，不胜荣幸之至。
六日

林晶
民国二十二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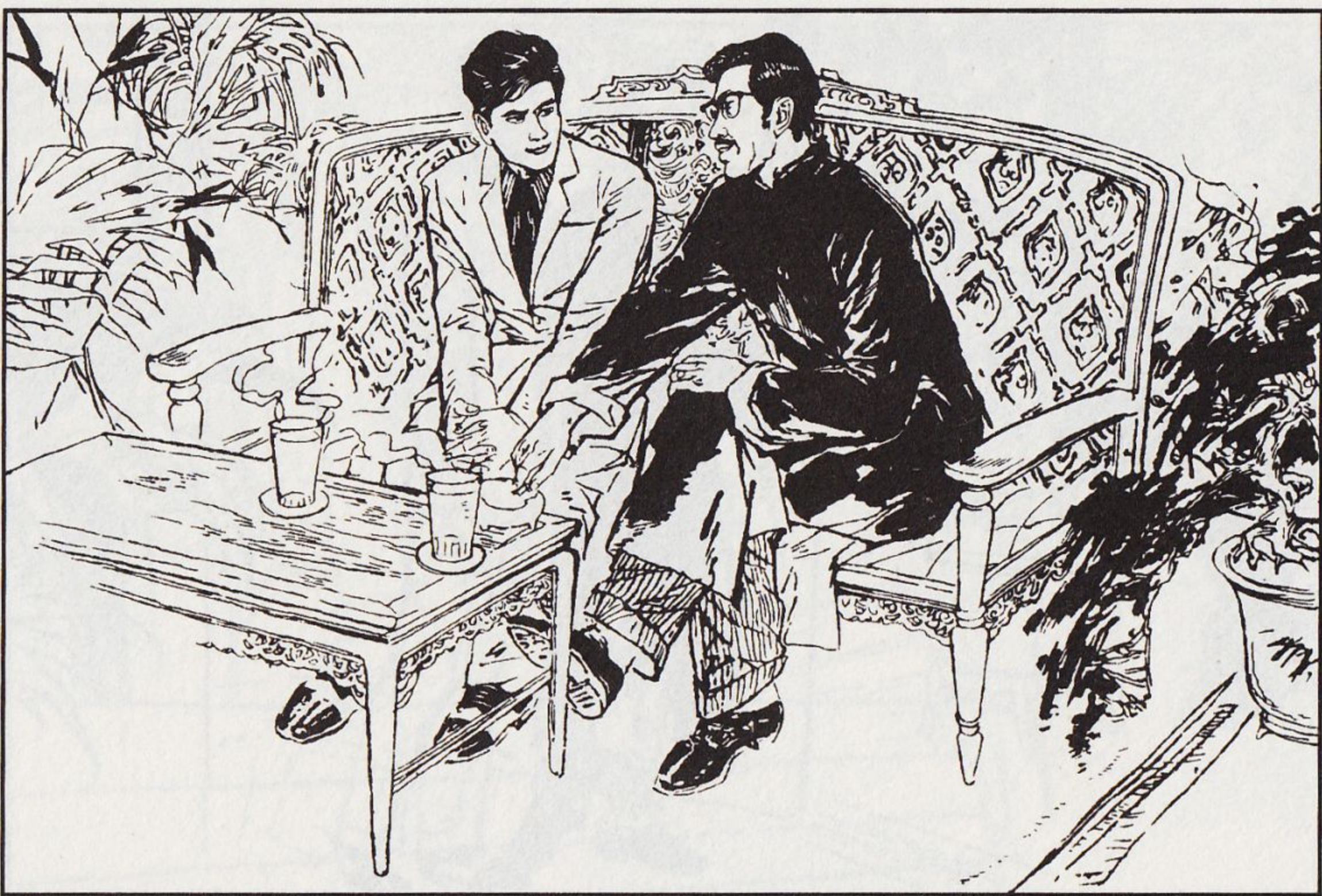
55 过了半月，沈兰忽然收到林晶一封信。信的大意是：“蒙您相救，再生之德难忘……本星期日上午十时，望君前来市郊飞天寺路十三号南园舍下，容家父与晶少表敬意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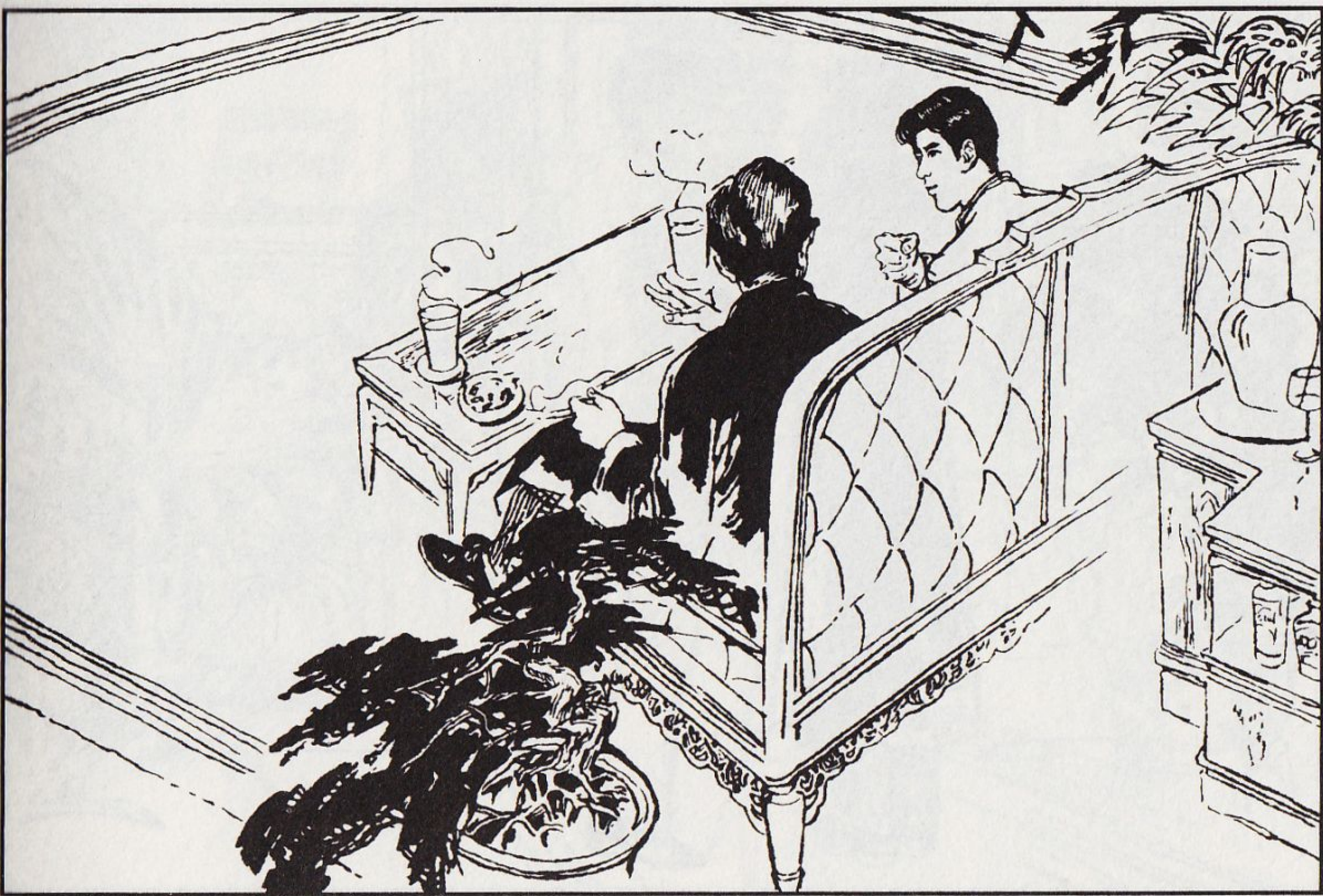
56 沈兰觉得这事应该向组织上汇报一下，便带上信来到闹市区，来找同裕银行总经理刘丹竹。



57 刘丹竹年近五十，是地下党地区负责人之一，以银行总经理的职业为掩护。他一见沈兰，就把他请进总经理办公室。



58 沈兰说明来意,把信交给刘丹竹。老刘看完信,喜得把手一拍:“好,真是难得的机会!你救的这个林晶,他父亲林南轩,是伪兵公署副署长,兼任驻本市办事处主任,是川东十几个兵工厂的大管家。此人很有情报价值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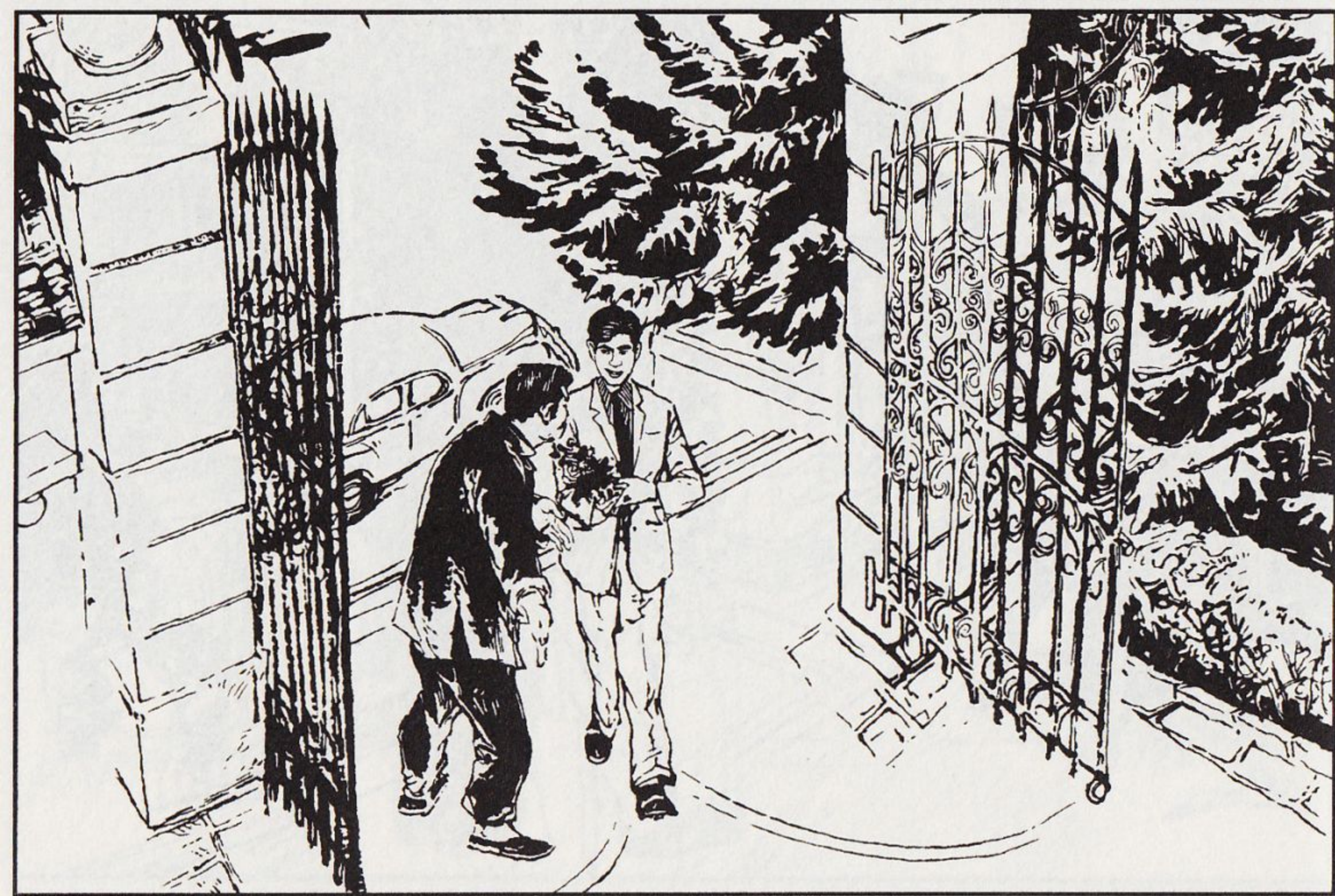
59 经过慎重考虑，组织上决定派沈兰打入林家。沈兰郑重地表示：“党的需要，就是我的志愿。就是刀山，我也上！”



60 沈兰临走,刘丹竹叮嘱他说:“我们已派一个同志打入林家当佣人,但她很难经常和林南轩接触,你要在她领导下工作。林南轩很想和美国人挂钩,你要投其所好,利其所需。”沈兰一一记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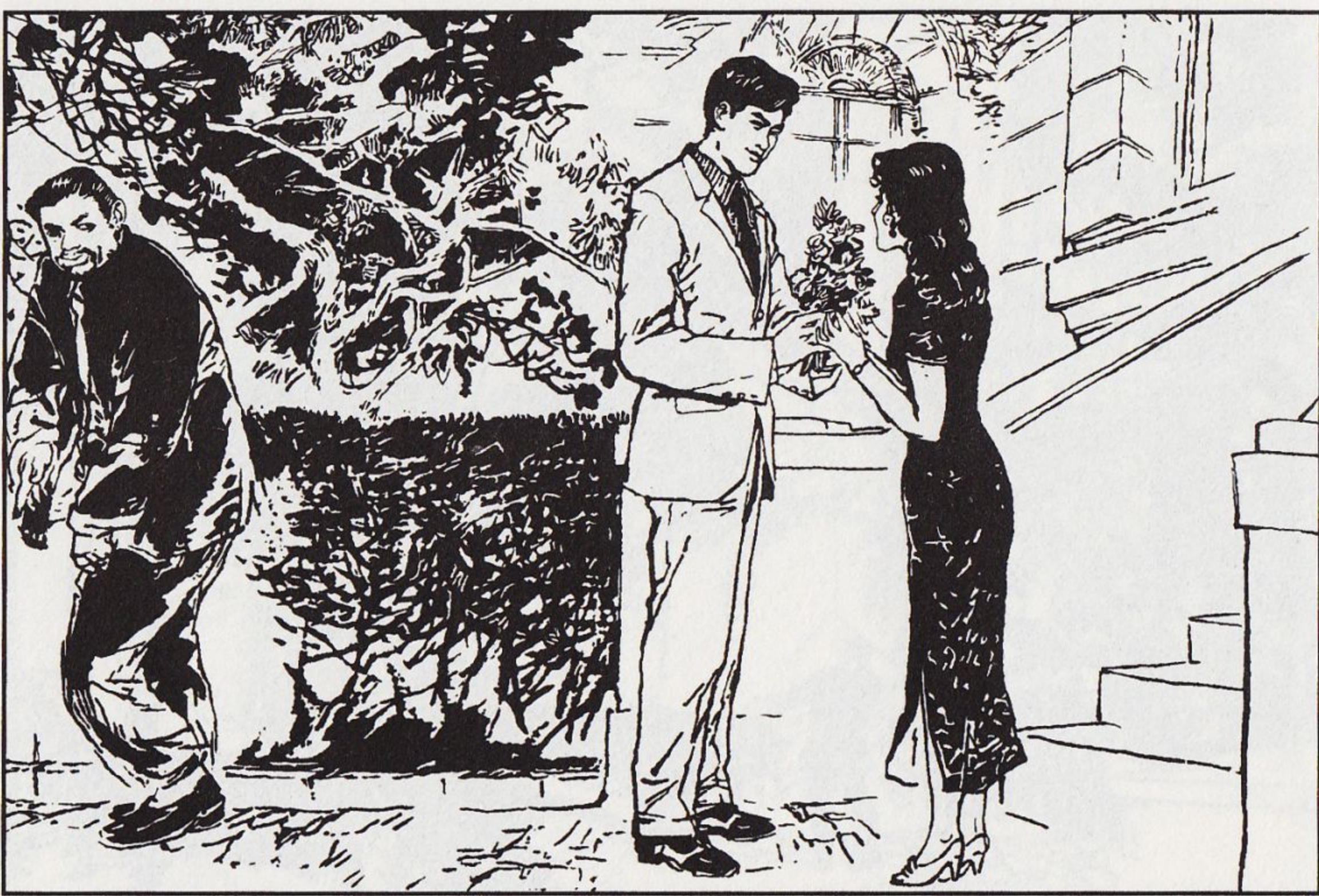
61 沈兰回到宿舍，想着如何战胜这个老奸巨猾的敌人。他知道林南轩在一个铁道学院桥梁建筑系毕业，曾写过一本《中国古代桥梁造型艺术》的书，就特地找来这本书翻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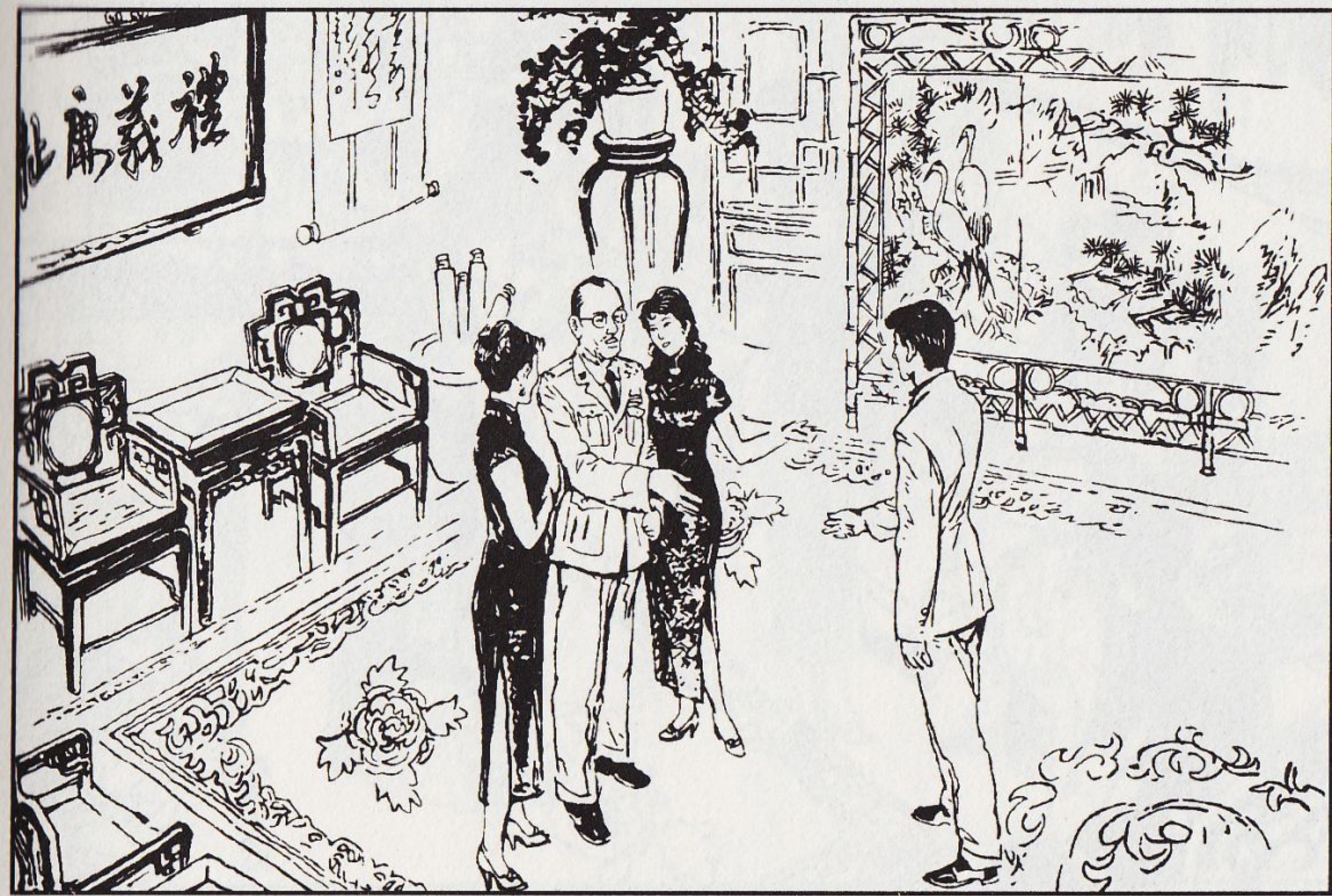
62 星期日上午十点，沈兰乘小汽车来到南园。他鬓若刀裁，目似朗星，穿着一身灰色西装，拿着一束紫红色杜鹃花，大模大样地走下汽车。守门的便衣警卫庞金彪，知是贵客到，忙迎出来，陪沈兰走进南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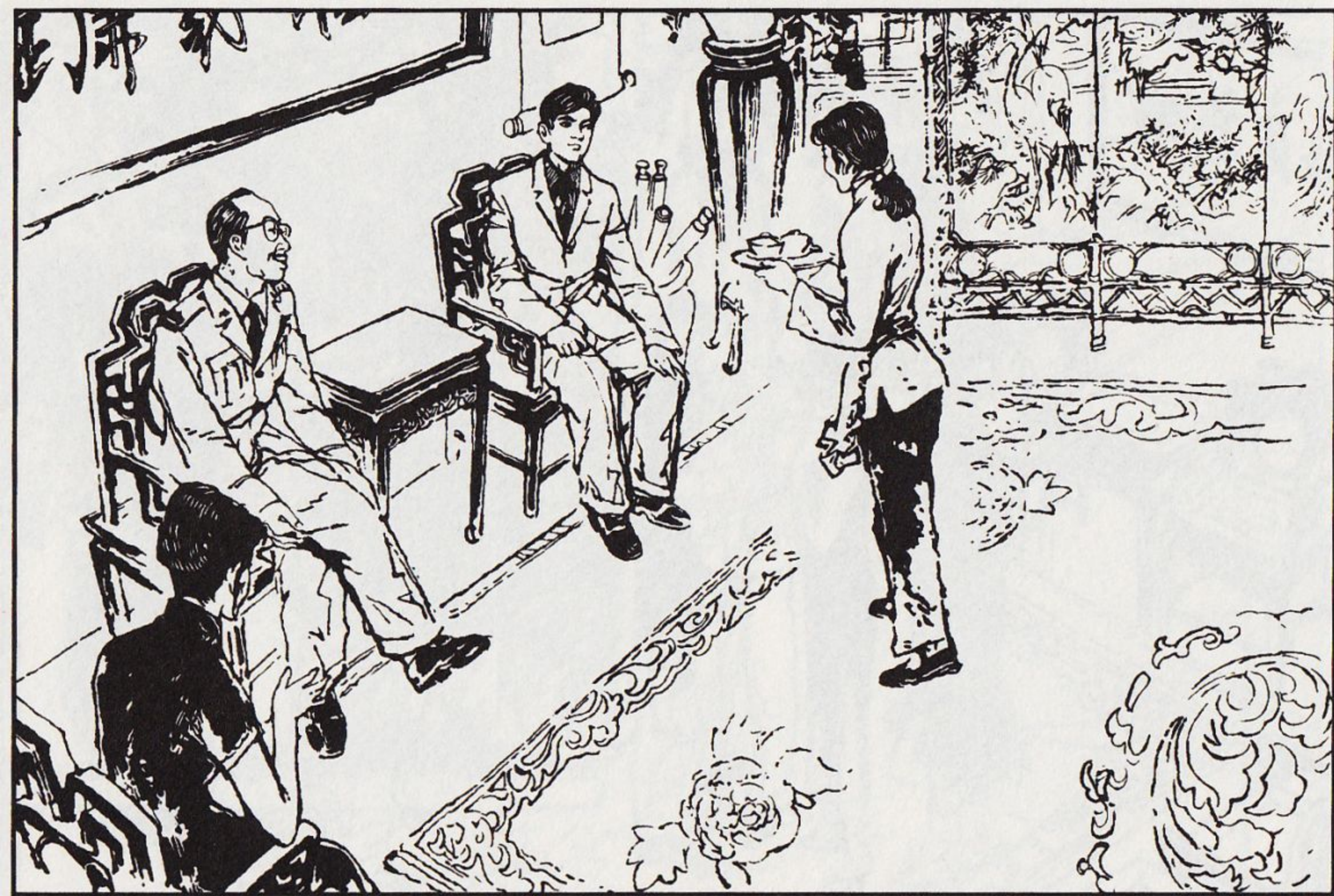
63 他们转过一个大花坛，走在通往客厅的鹅卵石镶嵌的小径上。林晶一见，一阵风似的迎过来。她身穿一件玫瑰色丝绒旗袍，戴着润白的珍珠项链，活像一枝妖艳的野玫瑰。边跑边喊：“哎哟，贵客来了，真准时呀！”



64 沈兰落落大方地把手上拿的杜鹃花送给林晶说：“祝贺您，这么快就康复了。”林晶左手接花儿，右手久久握着沈兰的手说：“谢谢，爸爸正在客厅里等您哩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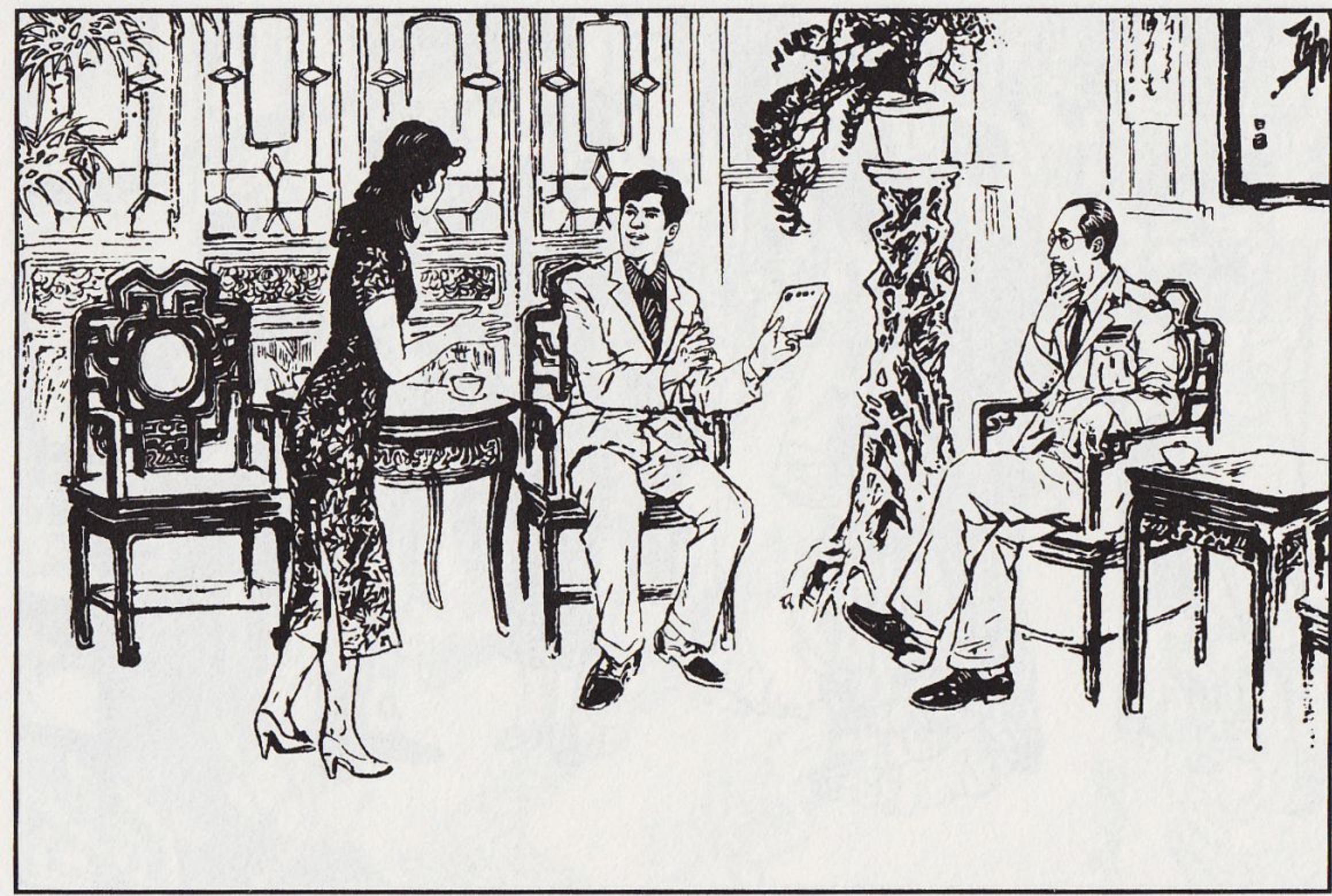
65 沈兰走进客厅，见有着陆军中将军衔的林南轩，面容消瘦、举止矜持。跟在他身后的，正是那个贵妇人——林南轩的三姨太。林晶为他们相互作了介绍后，林南轩和三姨太一再表示感谢沈兰救护女儿的恩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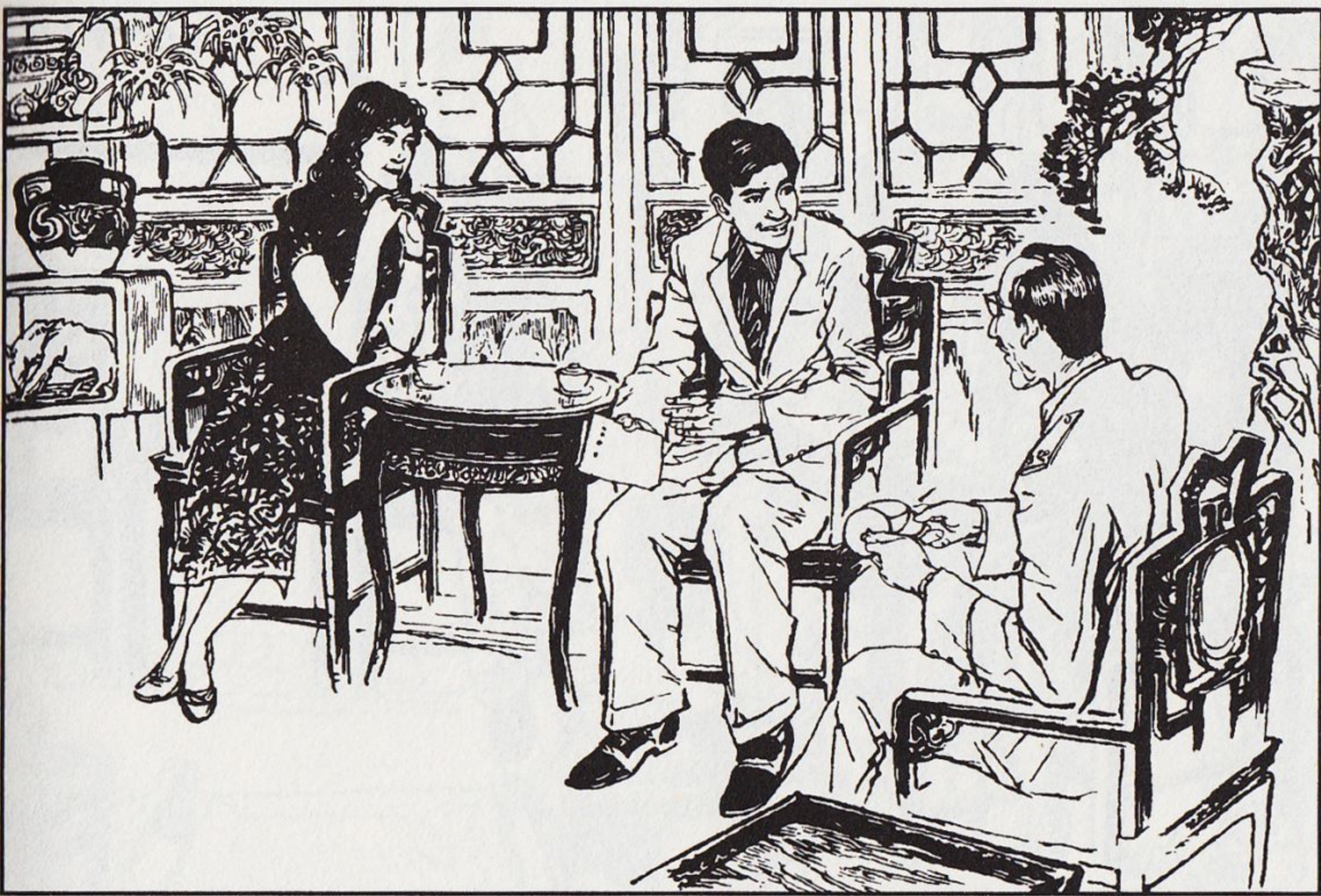
66 过了片刻,一个穿着学生蓝中式衣衫的女佣人,托着茶盘进来。当她和沈兰目光刚一接触,彼此不由一怔。原来她就是朱玉菀。她忙给沈兰倒茶,说:“先生,请用茶。”沈兰迅速镇静下来,欠欠身说:“谢谢。”



67 接着，一群华服盛装的小姐和几个油头粉面的少爷涌了进来。他们都是林家请来的客人，见了林南轩，有的喊：“林伯伯好”，有的喊“干爹，早安”。林晶为沈兰一一作了介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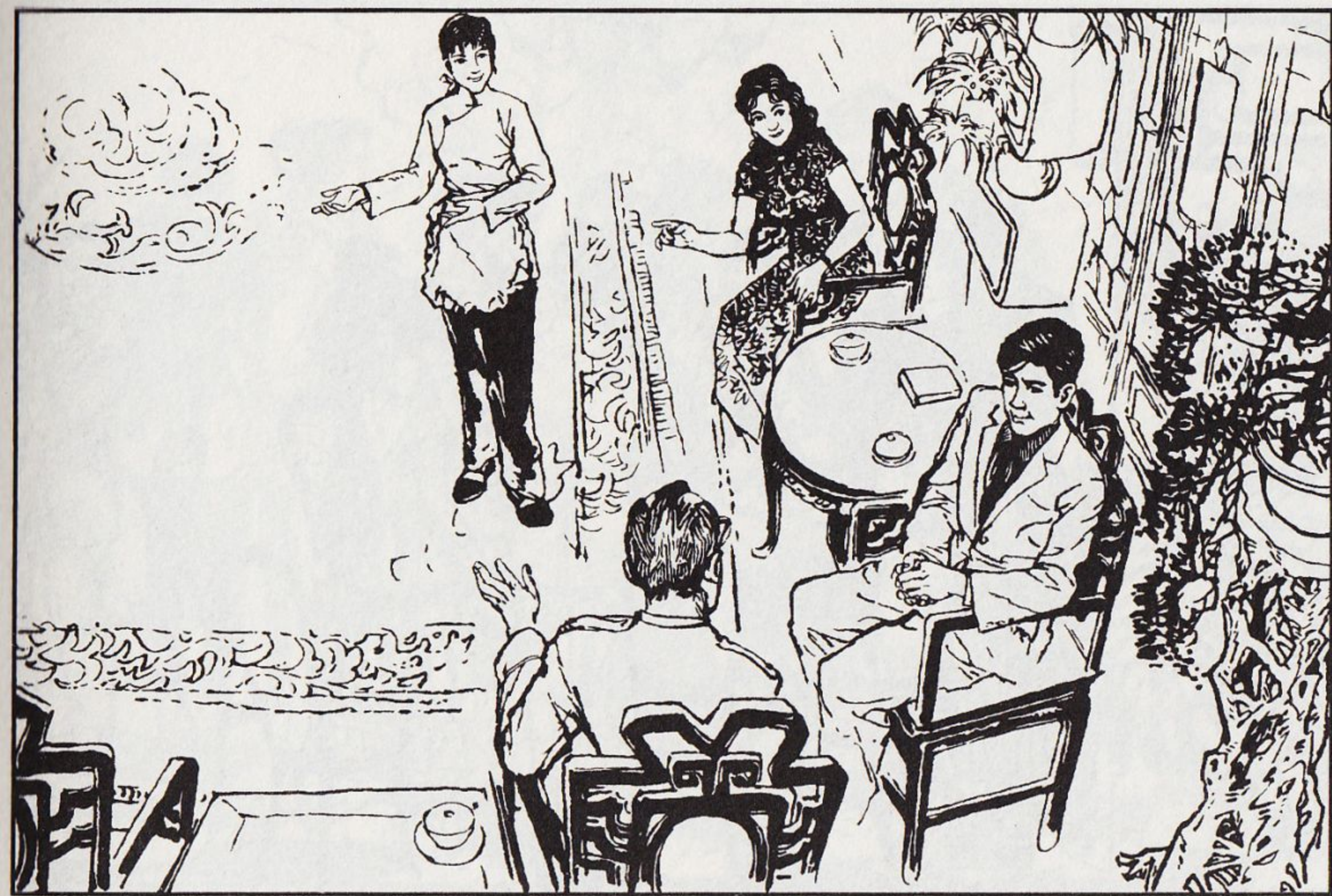
68 开饭的时间还不到,客人们叽叽喳喳,到一个小客厅去打牌。沈兰拿起桌上摆着的那本《中国古代桥梁造型艺术》,津津有味地看起来。林晶问他:“您不玩牌去?”他扬扬手里的书说:“谢谢,我不爱玩牌,看看这个挺好。”



69 林南轩似感兴趣地打量着沈兰,问道:“沈先生,你也喜欢研究桥梁造型?”沈兰微微一笑说:“谈不上研究,只是有点儿爱好。不久前,《密勒氏评论报》还推荐过林主任这本专著,早想拜读呢!”林晶满意地笑了。



70 林南轩顺手拿过沈兰手中的书，测试似的问道：“沈先生研究过赵州桥的特点吗？”沈兰不紧不慢地回答：“这是一座独具中国风格的古桥，大石拱上开了四个小石拱。据说，‘敞肩式拱桥’比欧洲采用同样结构早了七百多年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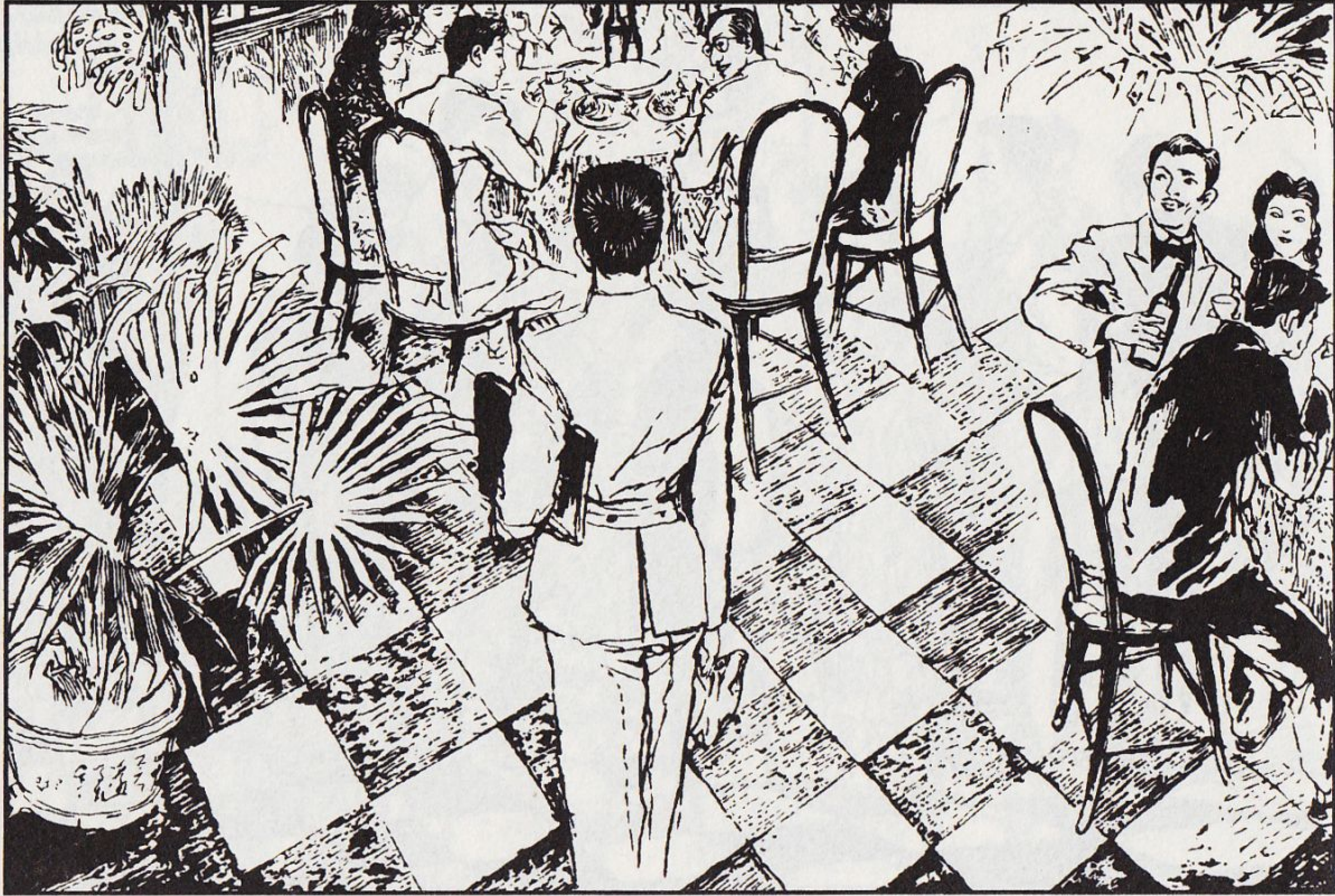
71 林南轩一边点头，一边又出刁钻的难题，沈兰巧妙地做了回答。林晶一笑，说：“爸爸总算找到难得的知音了。”这时，朱玉菀进来，请客人们入席吃饭。



72 宾主来到餐厅,丰盛的酒席已经摆下。客人们纷纷举杯,祝贺林晶康复;主人则轮流和沈兰碰杯,感谢他舍身相救。



73 林晶为表示对沈兰的感激，一再亲自给沈兰斟酒。这几天，她已对沈兰做了一些“调查”，知道这位年龄和自己相仿的翻译官也未结婚。这会儿对他敬酒，不觉多了层说不出的意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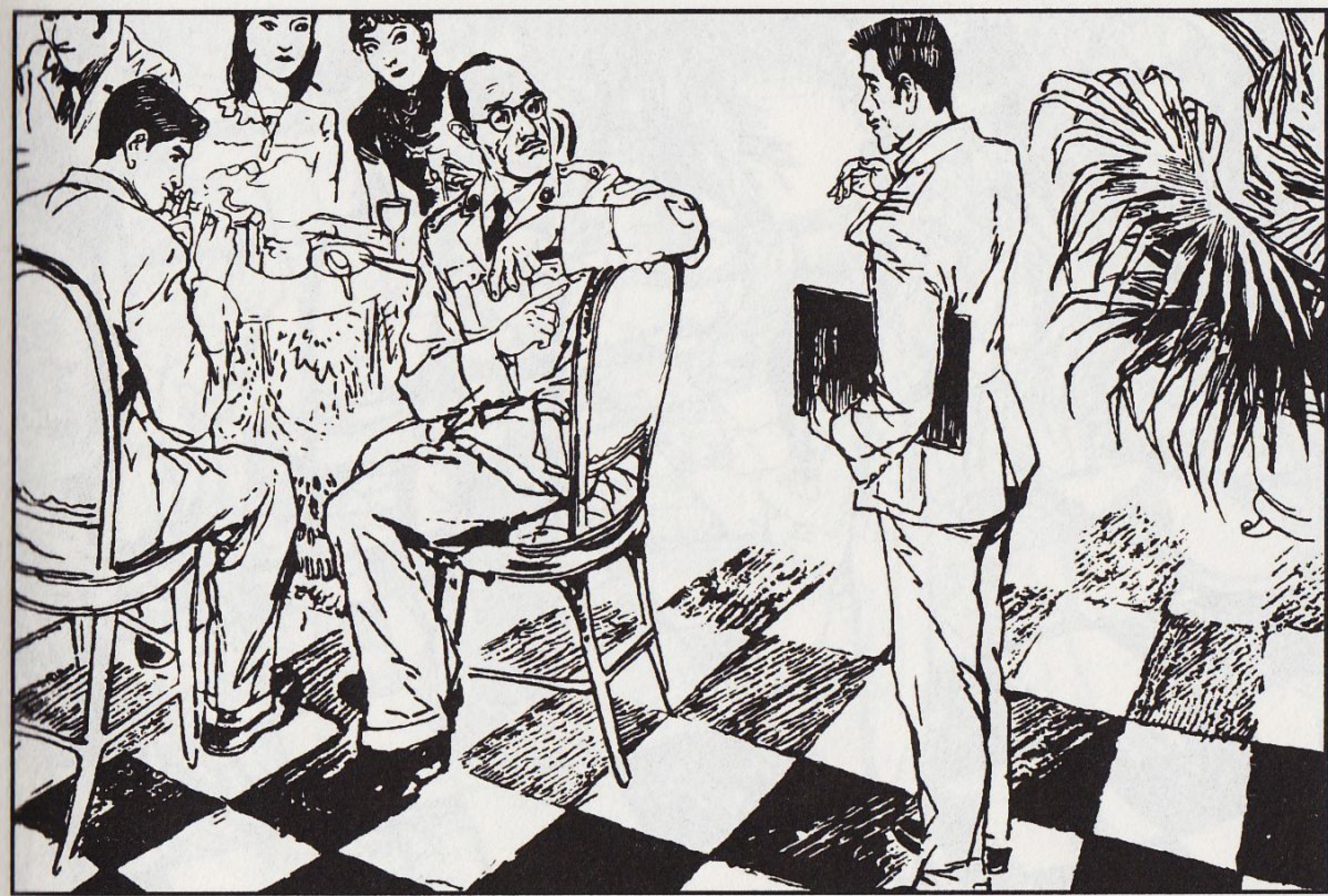
74 客人们猜拳行令，喝得正上劲儿，突然餐厅门大开，闯进一个气概赳赳的武夫，高喊一声：“报告！”客人们一下惊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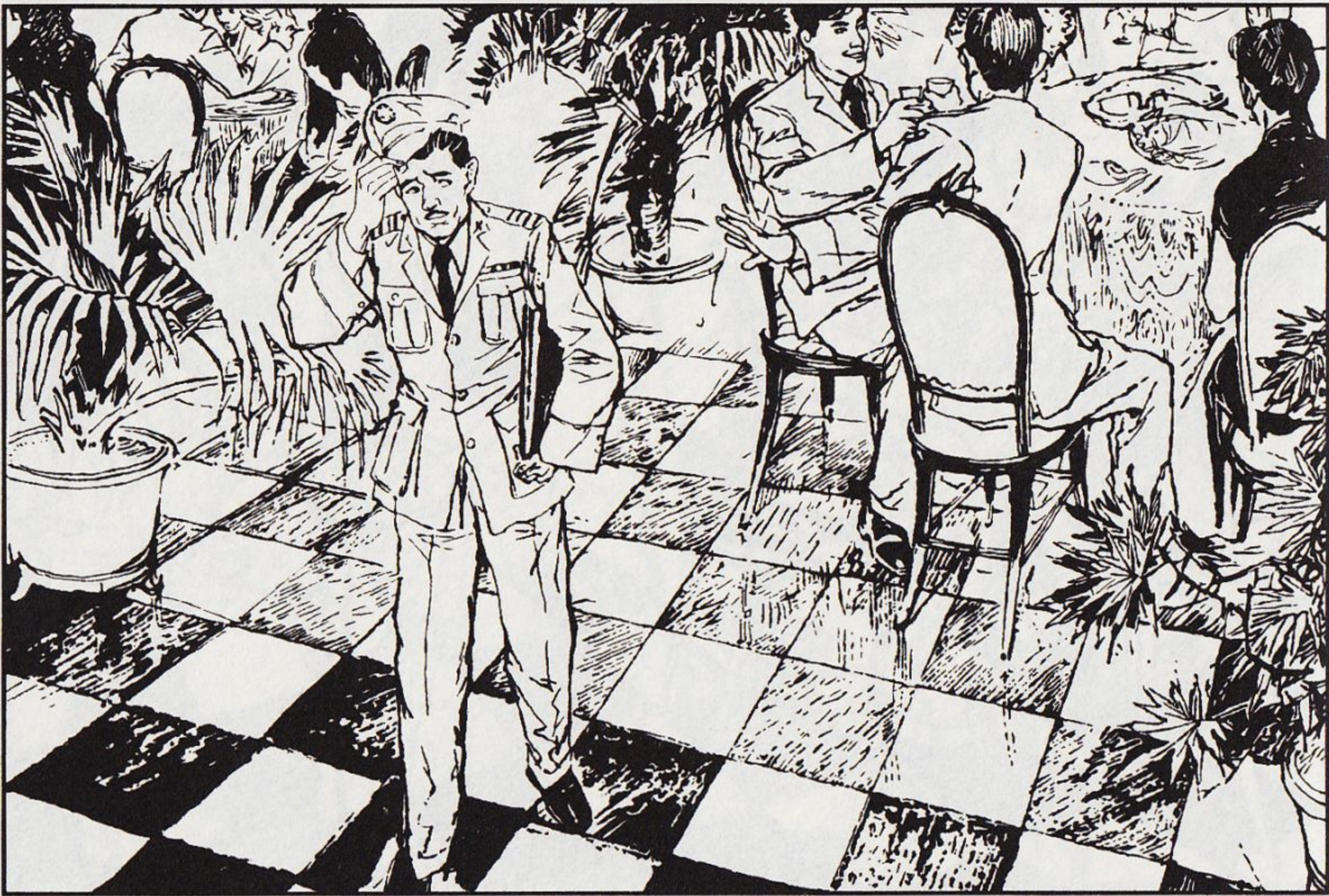
75 沈兰一愣,认出这人竟是文凤塔前盘问他们的稽查长陈福。略一思忖,立刻镇定下来,笑着说道:“陈稽查长,赴宴你可来迟了!”



76 林南轩有些惊讶地看了看沈兰,问道:“你们认识?”沈兰说:“为了美制三十条卡宾枪被盗的案件,贝尔纳斯中校叫我到他们工厂去过两次。我们已经知道里面的一些弊端。稽查长,你也清楚吗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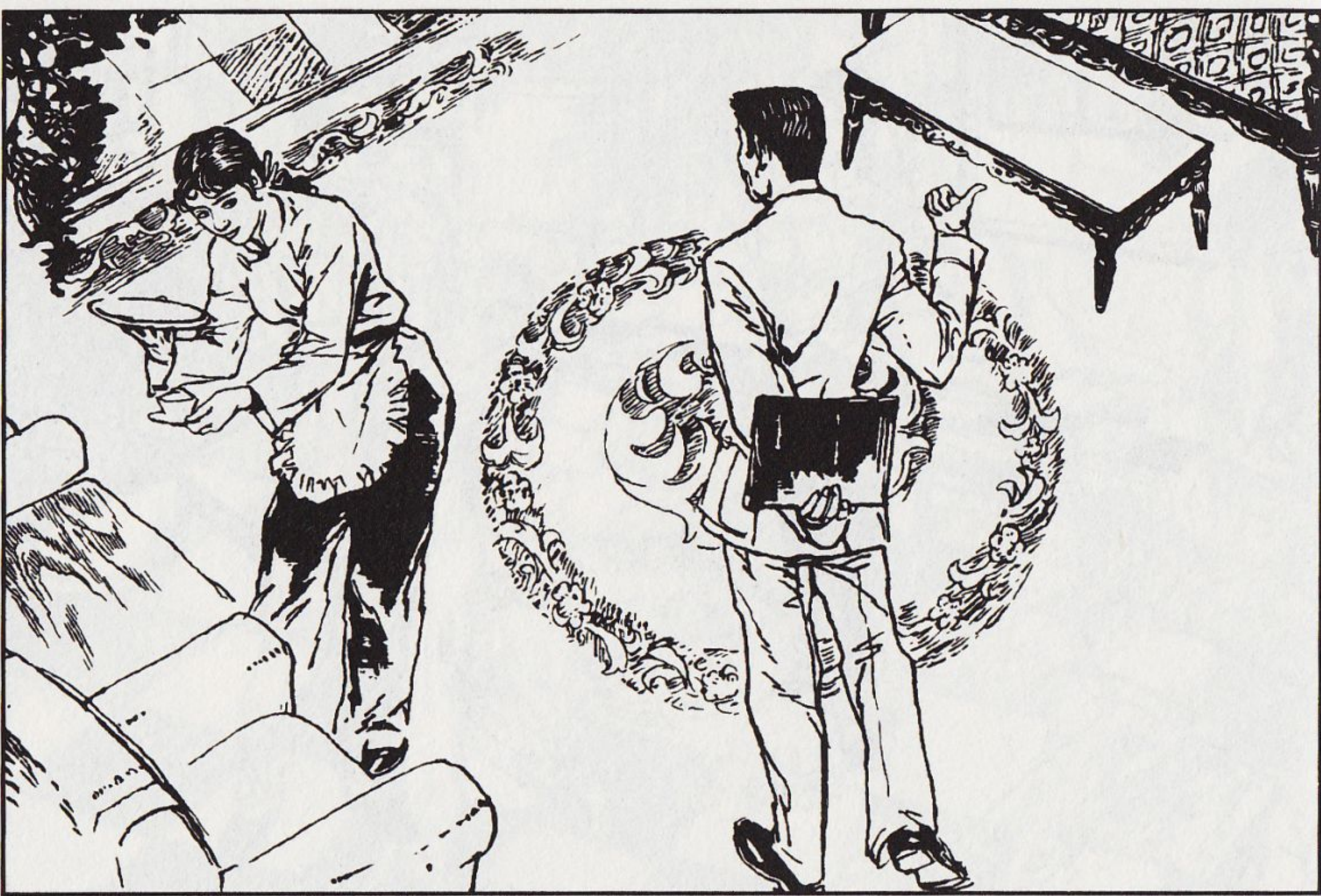
77 陈福一听沈兰话里有话，而盗卖美式武器又是杀头的死罪，就觉有把刀子扎到心窝。愣了一阵才说：“嗯，我也清——清楚一些了！”



78 林南轩问明陈福是来汇报去川东厂子的情况的，便不耐烦地说：“什么鸡毛蒜皮的，我有客，你先到书房等着。”陈福一躬身，退了出去。



79 陈福来到书房，正垂头踱来踱去，忽然门一响，朱玉菀端着茶杯走进屋来，把他惊呆了。



80 朱玉菀掩好房门,放下茶杯说:“稽查长先生,我们又相见了。你好哇?”陈福恶狠狠地盯着朱玉菀:“很好,共产党小姐!在文凤塔叫你们溜了,今天你们两个共产党还想逃出我的手心吗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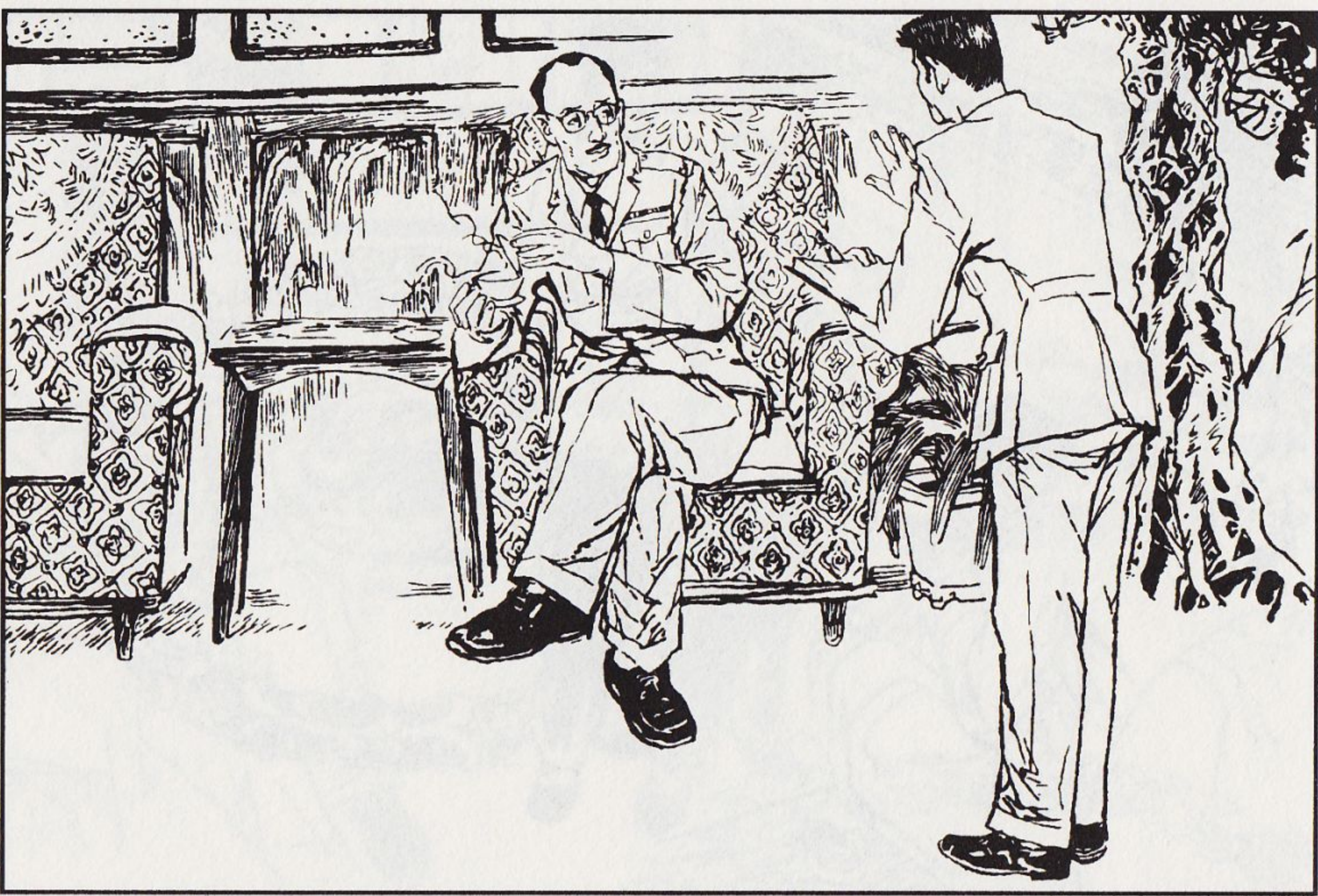
81 朱玉菀朝他逼近一步,两只眼睛像两柄利剑盯着他:“你说反了,是你的命在我们手里攥着——你卖给傅正安先生三十条美式卡宾枪,你亲笔写的收据、盖的图章就在我们手里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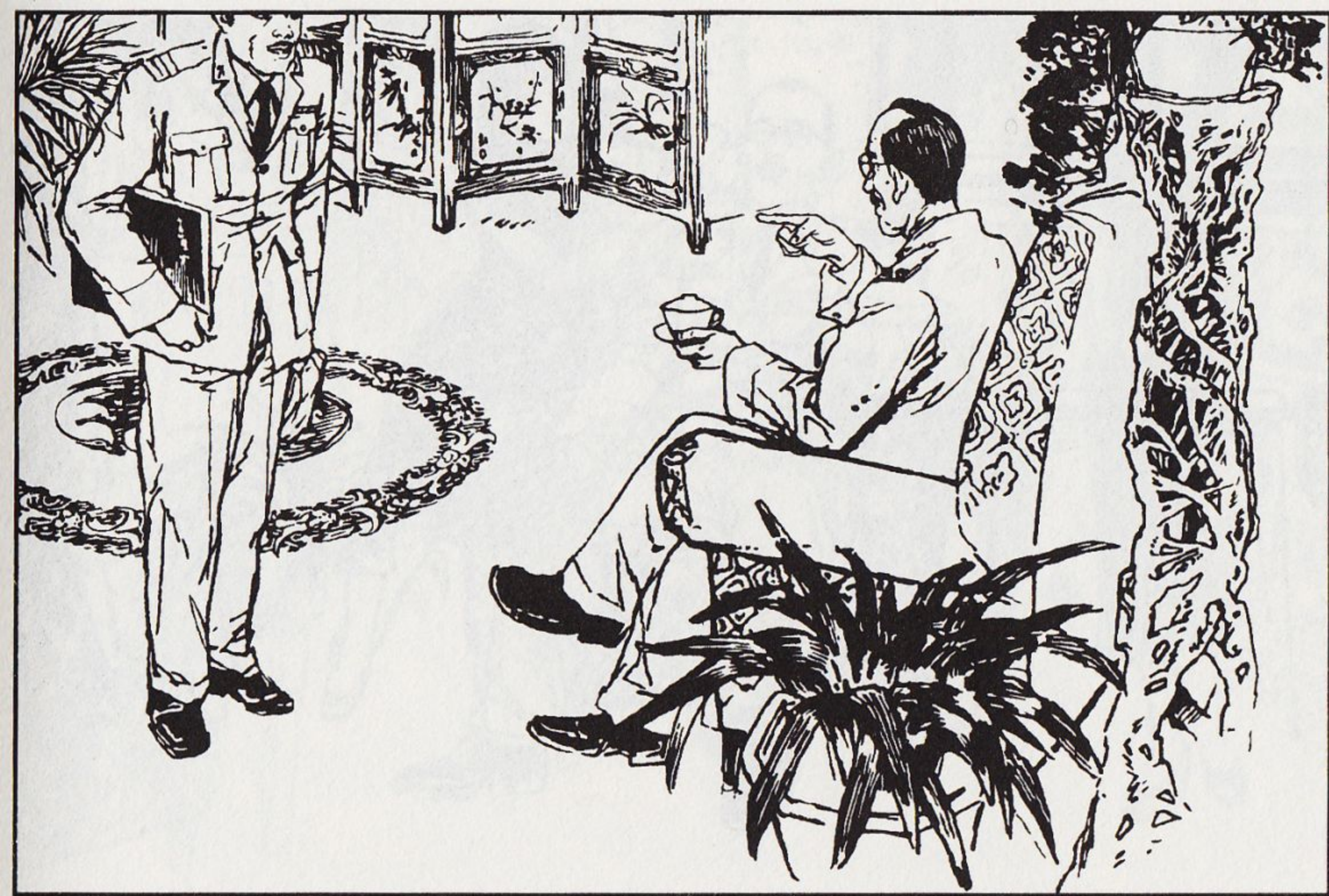
82 陈福一听,惊得瞪起两只牛眼,“嗖”地拔出手枪。朱玉菀斜了他一眼:“怎么,你害怕了。坐下,抽烟吧。”



83 陈福点着一支烟,像个放了气的皮球,过了半晌才说:“小姐,我认输,咱们光棍对光棍,都不说,行不行?”朱玉菀说:“这就看你愿不愿意上军事法庭了!”说罢,走出屋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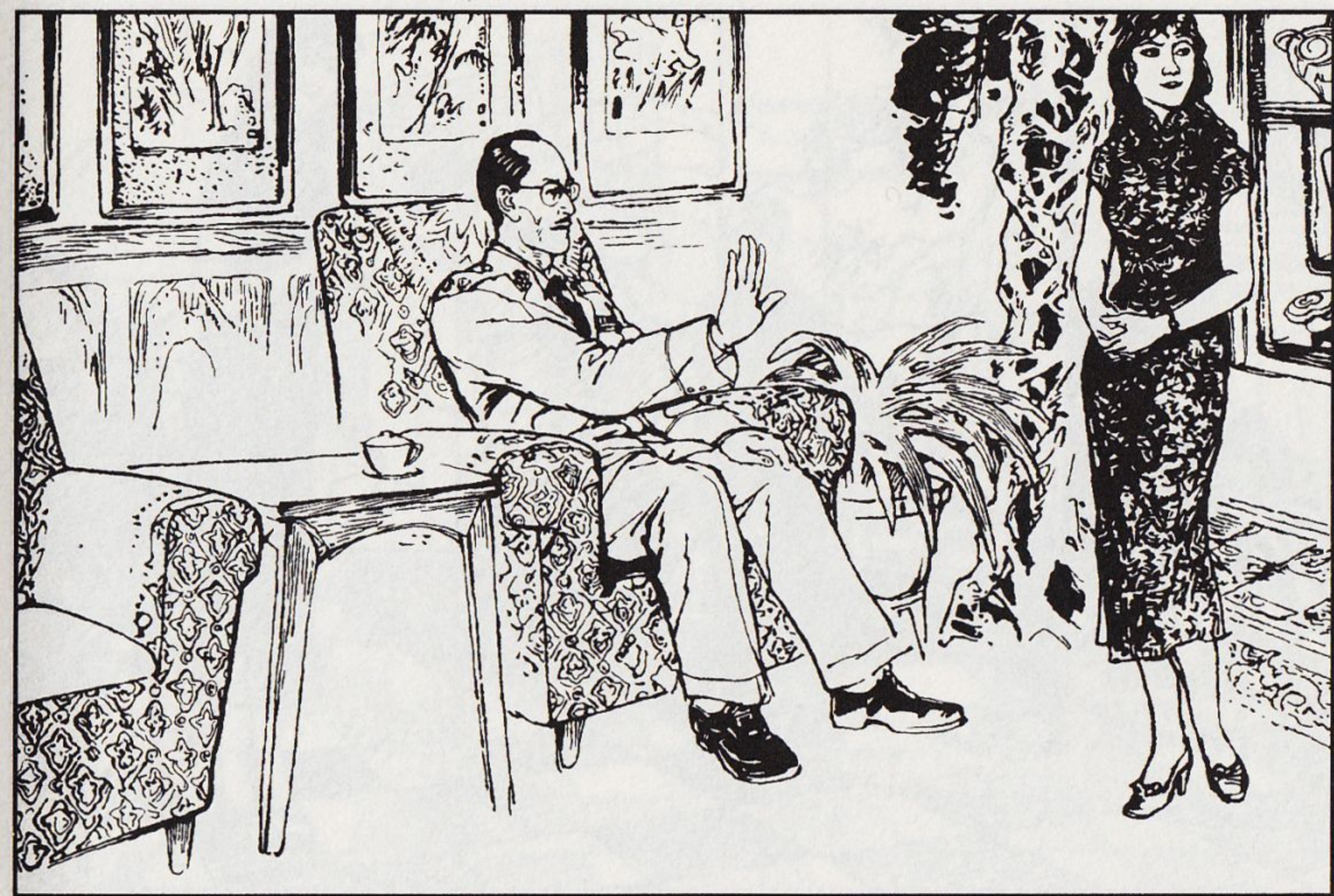
84 这时酒宴已经结束，客人们纷纷离去。林南轩找来陈福，问道：“你说有个翻译官混进工厂弄枪，是这个姓沈的吗？”陈福把嘴一咧说：“他呀？不是！他是盟军顾问团的，到厂查过丢枪的事。”



85 林南轩把手一摆：“去吧，要是搞错了，要你的脑袋！”陈福立正说：“请林主任放心，这位沈先生是三一五部队贝尔纳斯中校的翻译官，一点儿也差不了！”说着退了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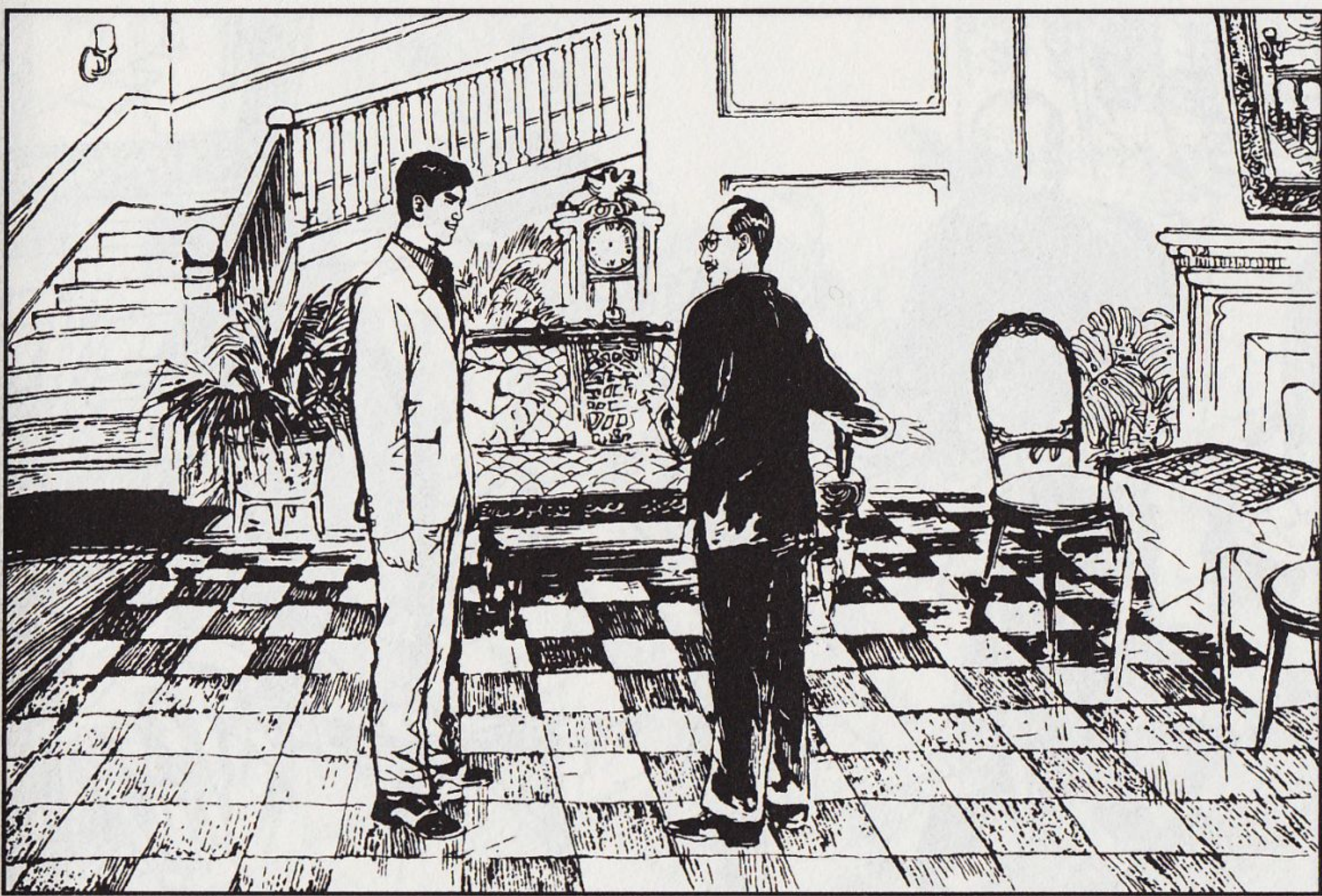
86 晚上,林晶和林南轩各怀心事地谈起沈兰,林晶说:“爸爸,我看沈兰人品很好,又有才华……”林南轩说:“今天我考查了他一下,没啥问题。你交上这个朋友,正好给我和美国人挂钩搭桥。”



87 林晶暗自一喜：“那，您同意我们……”林南轩把手一扬：“慢着……晶儿，我就你一个宝贝，还得慎重。眼下局势于我不利，更得提防。我要再考查他一次！”林晶思忖一会儿，说：“也好，他要真有问题，我就叫他血染南园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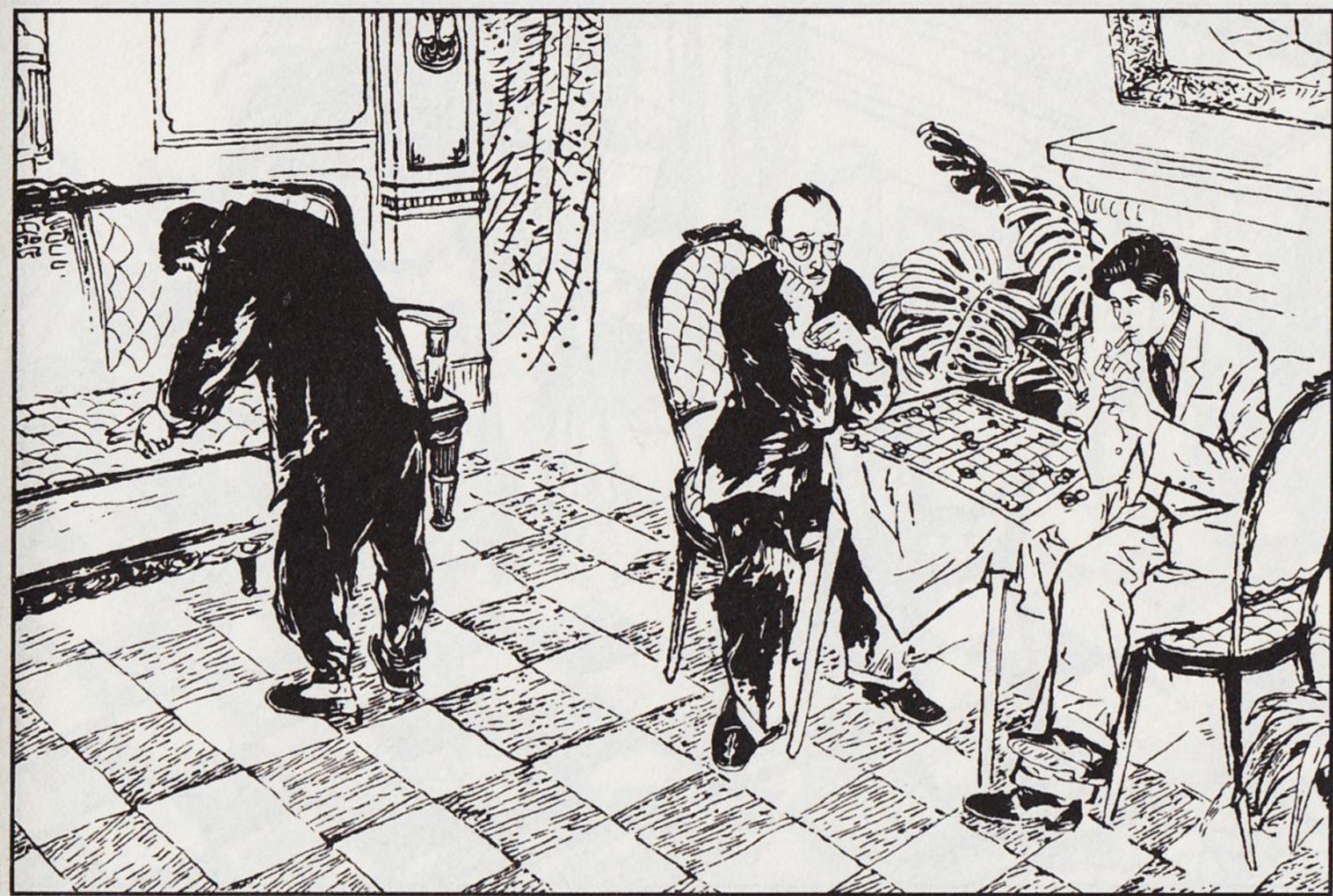
88 父女俩商定了“考查”的办法，林晶便来到电话机旁，给沈兰打电话：“沈先生吗，晚上好。”沈兰在电话里说：“林小姐，有事吗？”林晶柔声细气地说：“明天下午请你看电影，请你来我家，咱们一块儿去影院。”沈兰答应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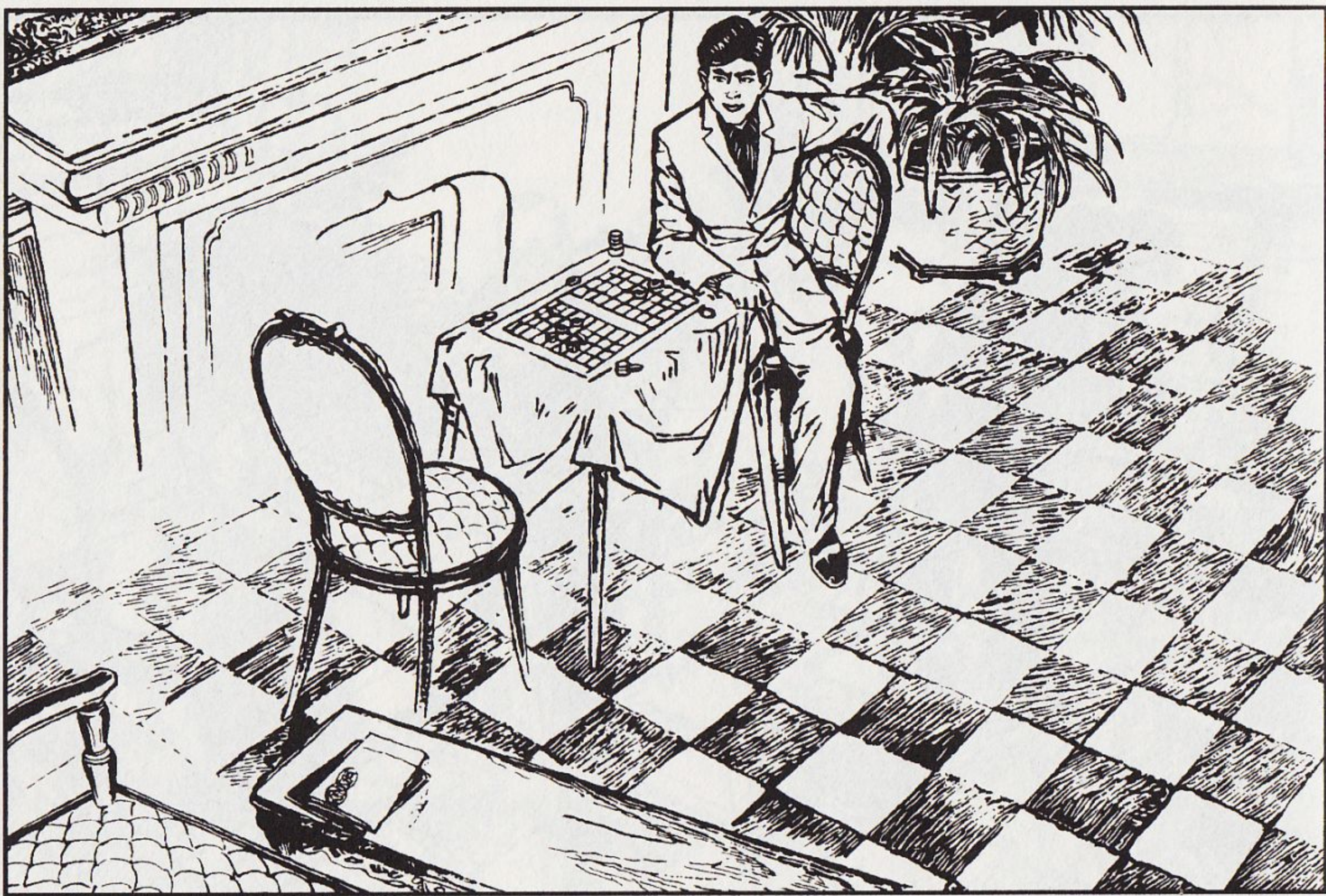
89 第二天午饭后，沈兰来到南园，却不见林晶。林南轩把他迎进小客厅说：“晶儿有点事，等会儿就来。我一个人很闷，咱们先走盘棋吧。”说着，端过棋盘，摆上棋子。沈兰不知这老滑头又要什么鬼，便说：“走不好，奉陪吧。”



90 棋开不久,林南轩出“车”,一连吃了沈兰两个小“卒”。手里拿着两个子儿,得意地拍打着。沈兰不慌不忙,在棋盘上端详一阵,一个跳“马”,踩了林南轩的大“车”。



91 这时，外面一声“报告”，庞金彪走进来说：“主任，这是张秘书刚送来的《川陕地区兵力、火器配置图》，说是后天讨论军火供应要用的。”随即把图放在茶几上。林南轩不在意地说声“知道了”，眼睛仍然盯着棋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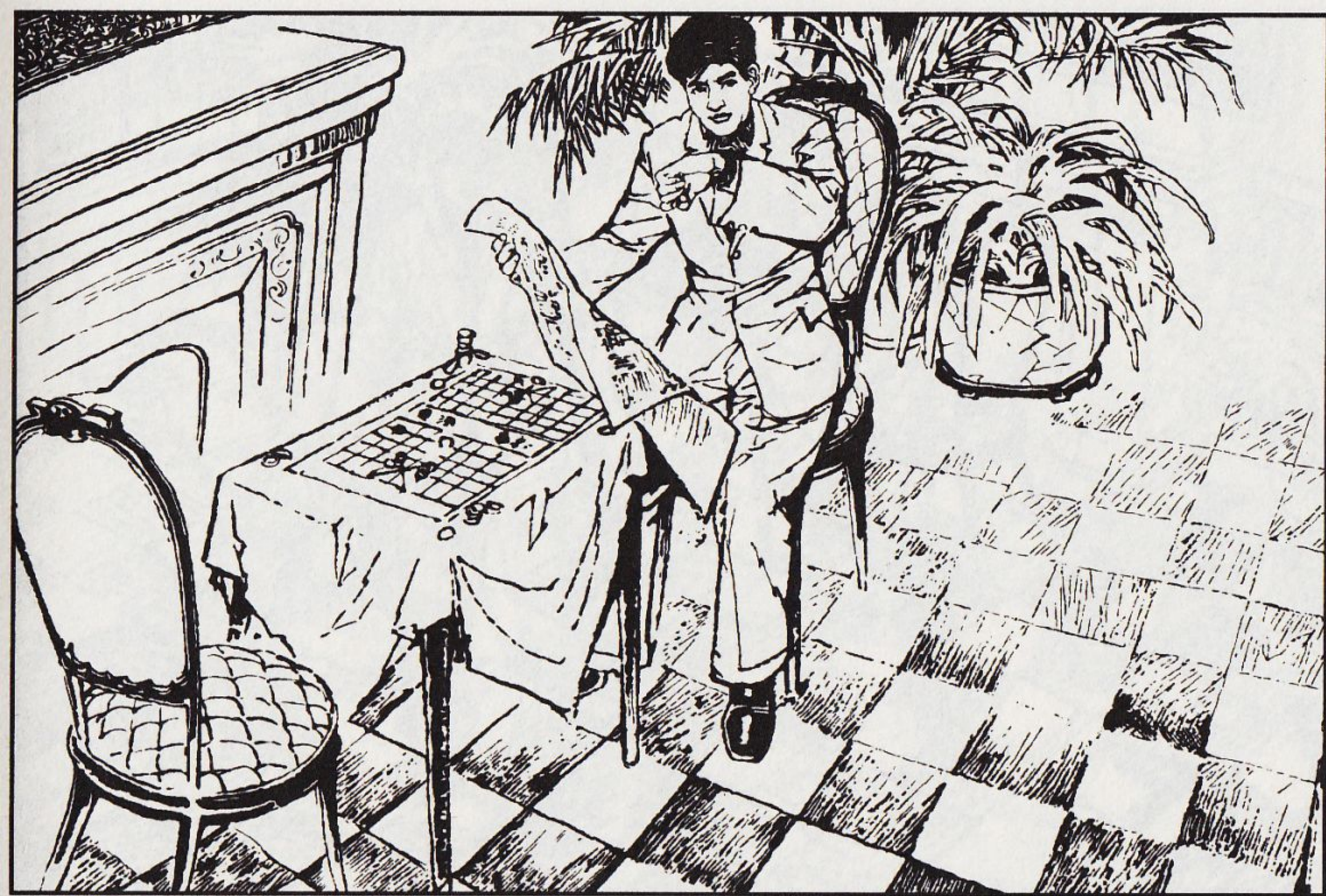
92 又过了一会儿，外面电话铃响了。林南轩悻悻地站起身，走出去接电话。沈兰忍不住看了看茶几上的地图，但一双眼睛很快又收回到棋盘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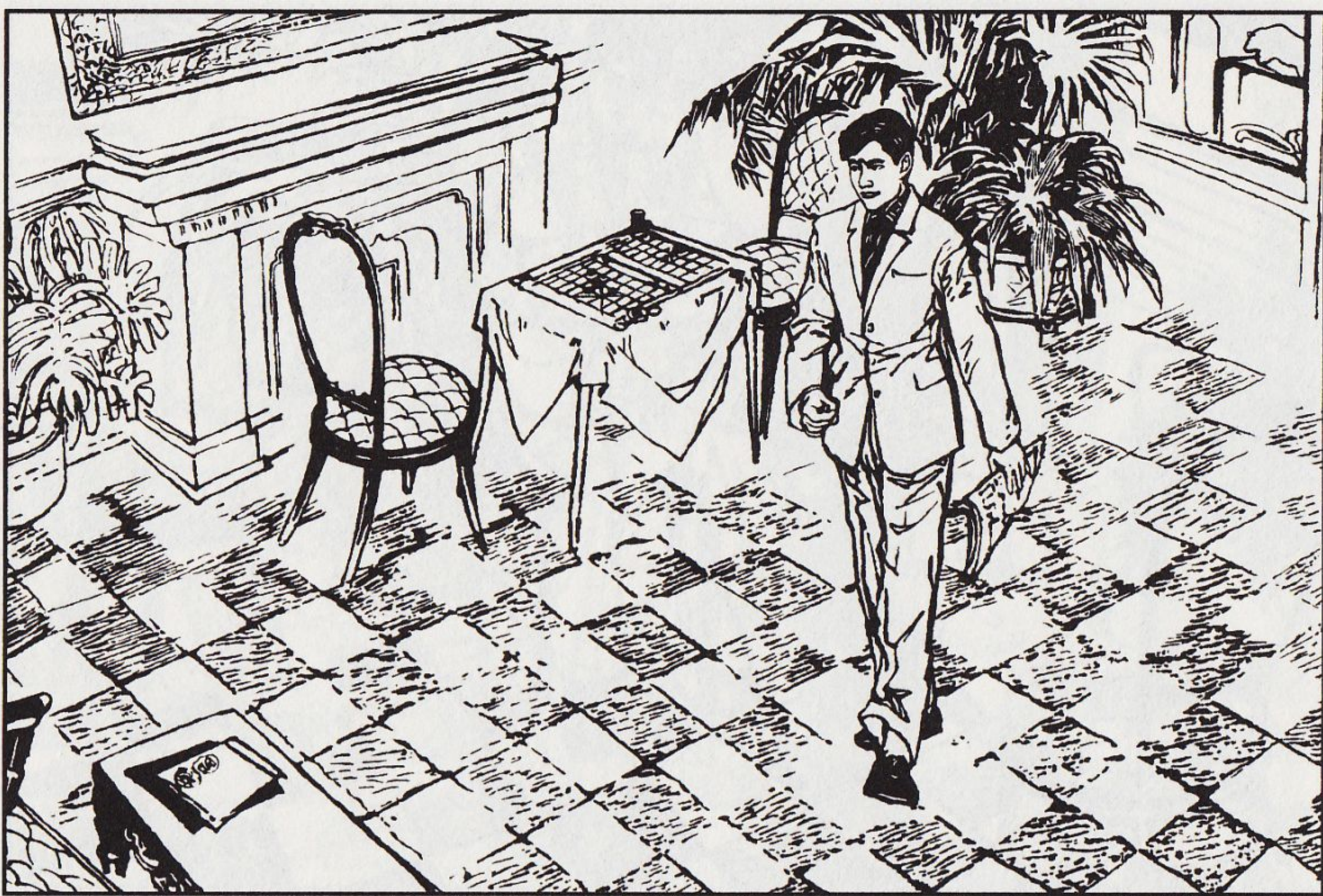
93 林南轩接完电话,回到客厅,抱歉地对沈兰说:“张长官有件要事要商量,我马上去一下。”沈兰站起来说:“我也走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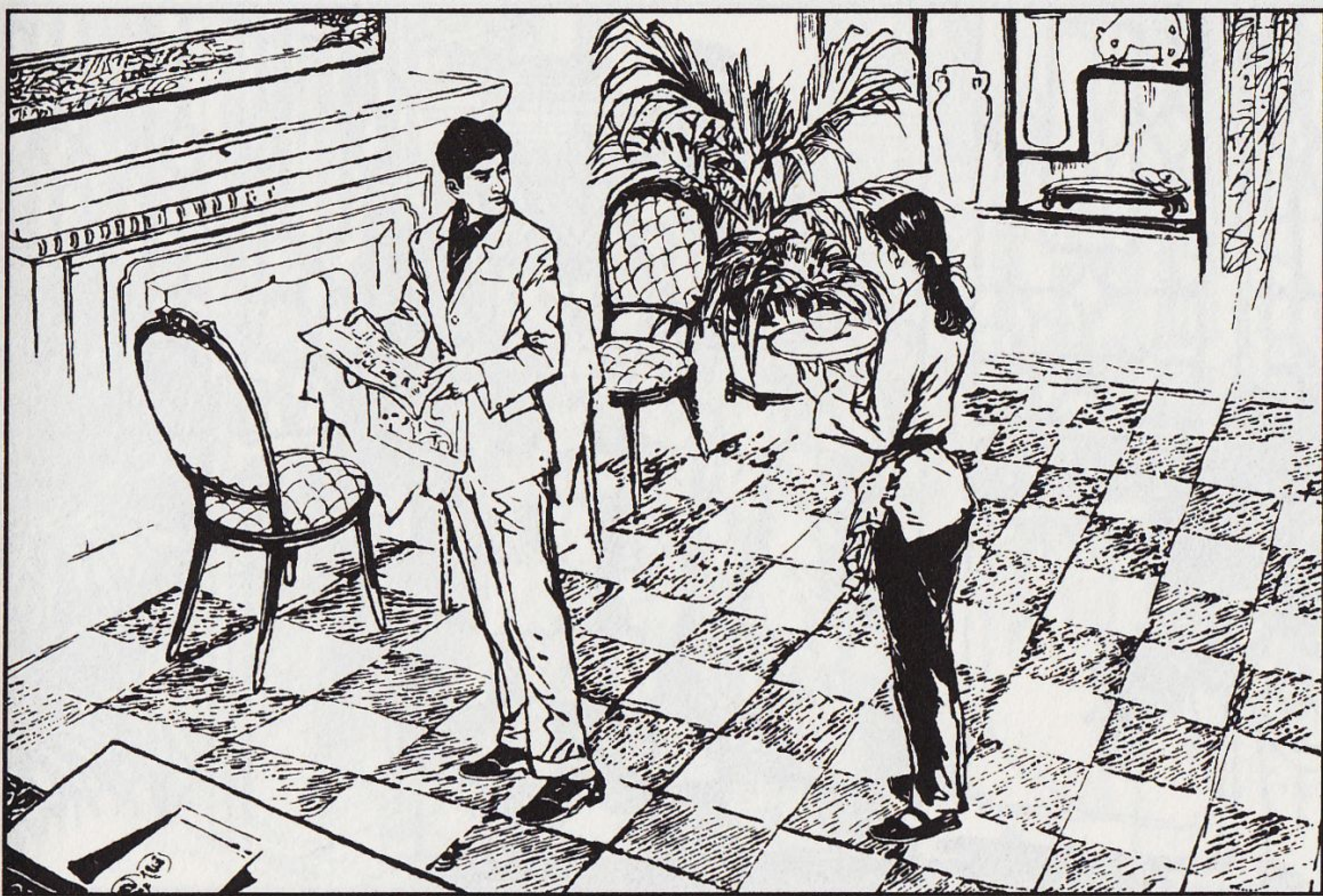
94 林南轩伸手拦住沈兰：“不不，等我回来，咱们夜战。我还有绝招，这棋还不定谁输哩！”沈兰顺水推舟说：“林主任有此兴头，我愿奉陪到底。不过这棋嘛，您是输定了。”



95 林南轩走后,沈兰看看手表,不到五点,顺手拿过一张《峦城晚报》看了看,用报纸挡住脸,眼睛却斜看那份军用地图,心里说:多重要的机密,多好的机会呀!他决定冒险把地图拿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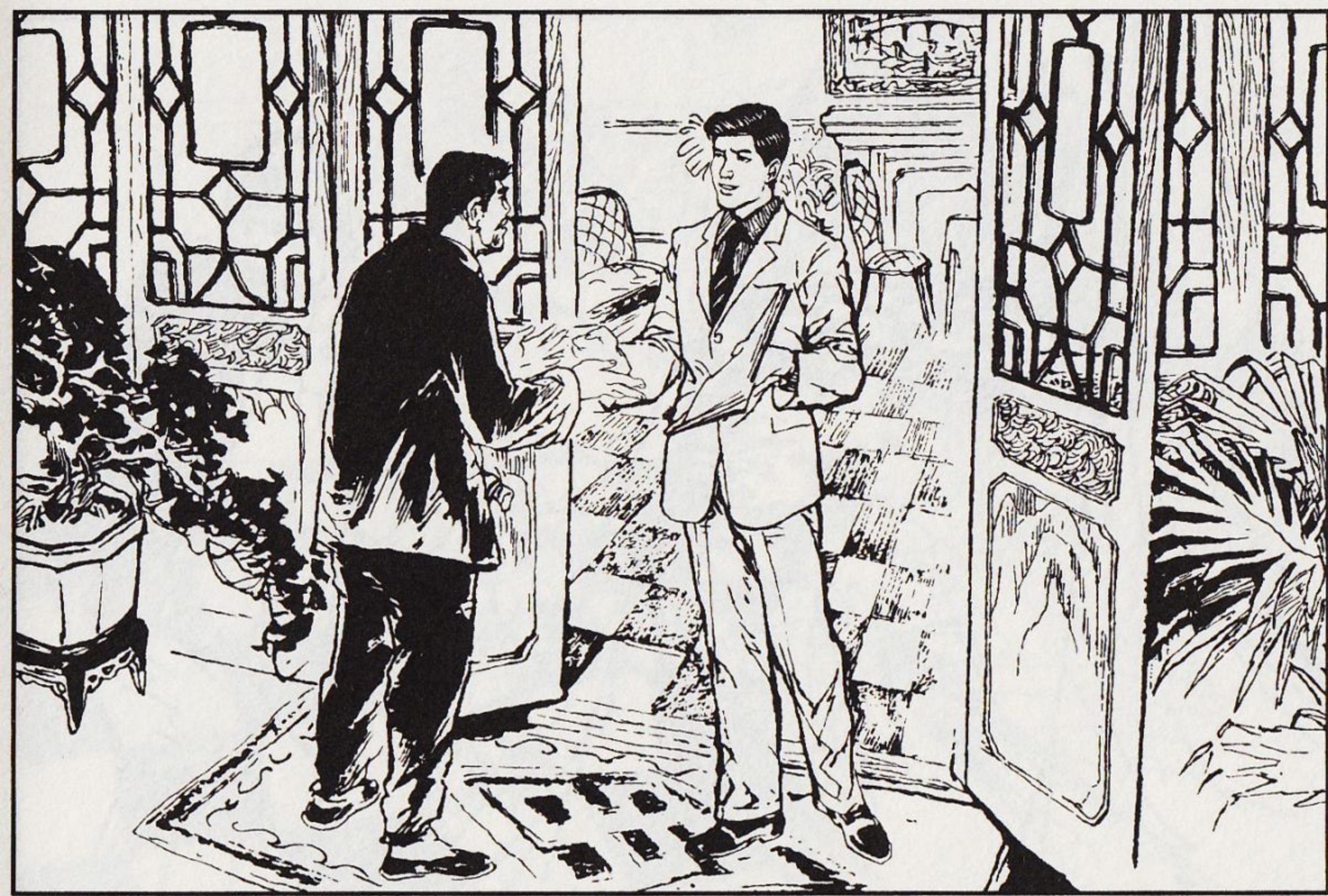
96 他站起身,在屋里转了转,向茶几走去。这时,在暗处有两双狡诈的眼睛,紧紧注视着沈兰的每一个动作。



97 沈兰走向军用地图,那两双狡诈的眼睛紧张起来,露出杀机。这时小客厅的玻璃门“呀”地一声开了,沈兰机警地伸了个懒腰。来送茶的朱玉菀用眼睛向沈兰作了一个明显的警告,说声“沈先生用茶”,退了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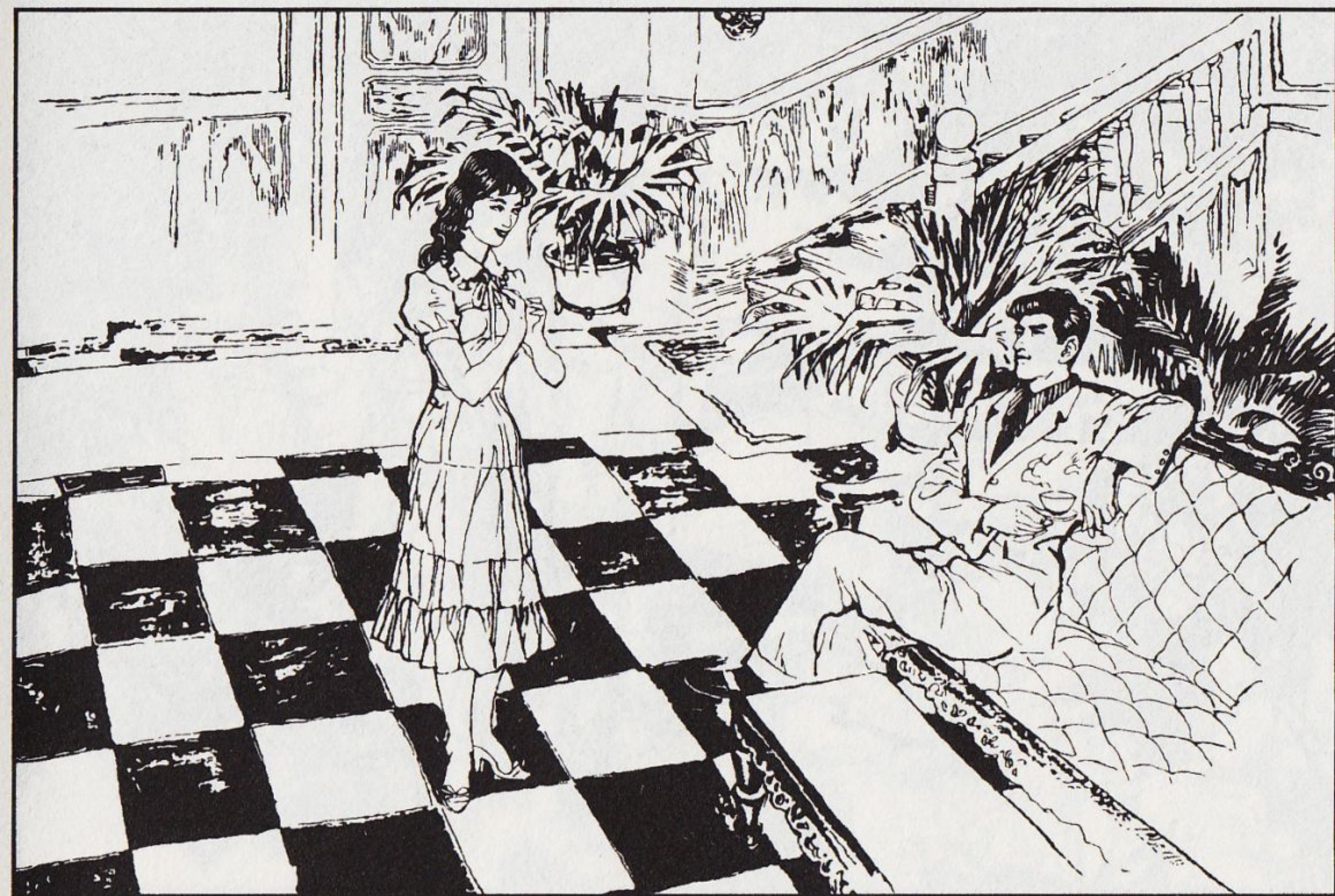
98 聪明的沈兰马上会意,端过茶杯,喝了几口,走向茶几,一把将军用地图捧在手上,几步跨到客厅前面,大声喊道:“庞金彪,庞金彪!”



99 就在附近“伺候着”的庞金彪，应声而至。沈兰指着地图，责怪地说：“林主任也太大意了，这些文件，你赶快拿去放好。”



100 躲在暗处的林南轩和林晶,看到这情景,脸上露出了笑意。林晶说:“爸,人家沈先生多可靠,你偏多疑。”林南轩说:“好,这我就放心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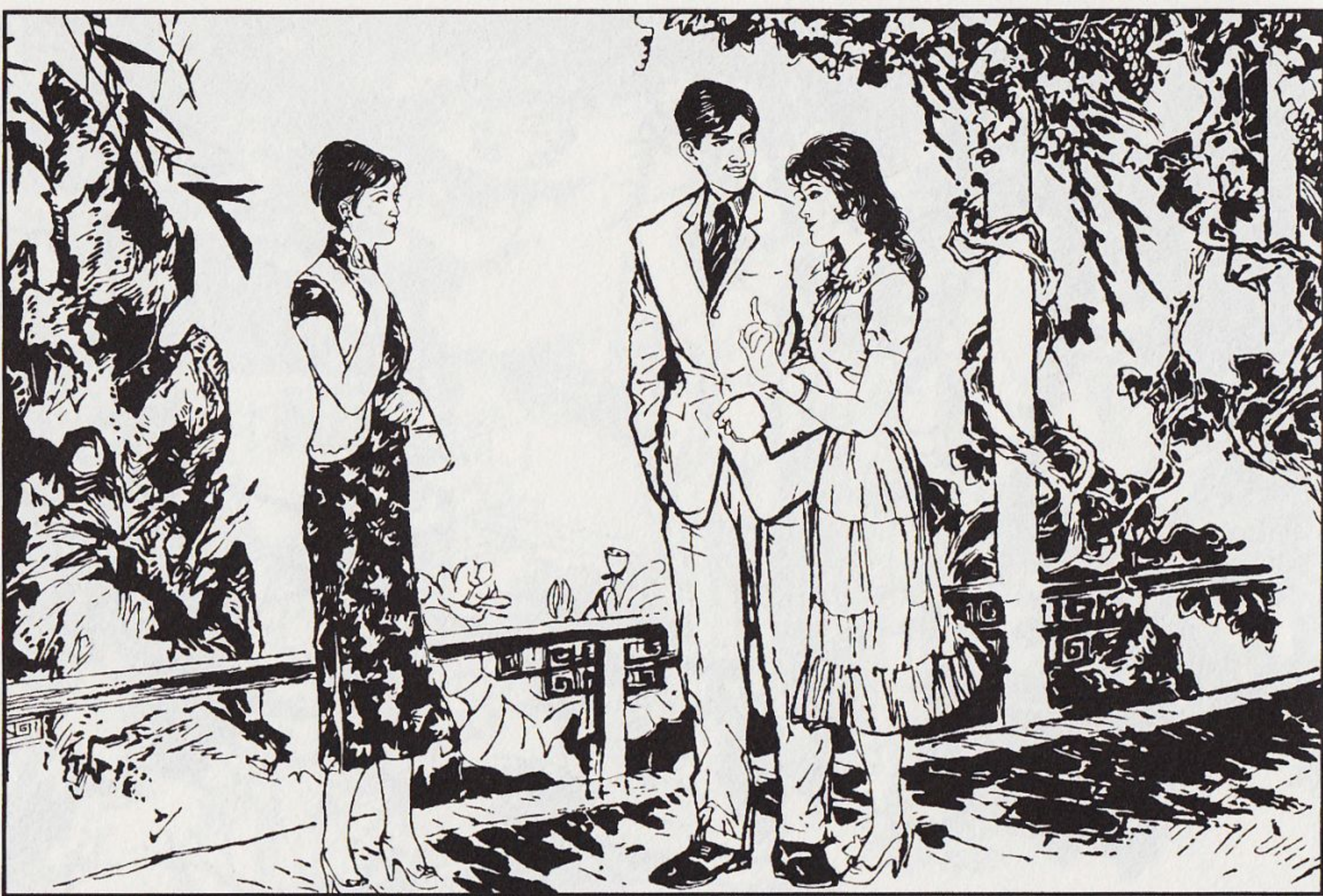
101 过了一会儿,林晶来到小会客厅说:“我爸临时让我也去看望他一个老朋友,谁知那老先生把我留到现在,电影也没看成,叫你一个人在这闷了半晌。”沈兰苦笑一下,说:“我在这里等你,也等林主任回来下棋。”



102 林晶满脸堆笑说：“下棋有啥意思，走吧，到花园里散散步。”说着，轻轻拉上沈兰，出了会客厅，来到花园。



103 花园里，各种鲜花争奇斗艳，早熟的葡萄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。他们边看边走边聊。这时，三姨太忽然走过来，膘了他俩一眼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沈先生，在这儿给你们照个相倒挺有诗意。”



104 沈兰见三姨太来挑逗，便答非所问地回道：“林太太，我倒是个照相爱好者，您也喜欢照相？”林晶趁机回击说：“小妈是京戏班子花旦出身，喜欢照相，还常常在照片上题诗词的呢。”



105 沈兰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也喜欢玩照相机，以后我来照几张，请林太太指教。”三姨太笑着说：“那敢情好。走吧，我是来请你们回去吃晚饭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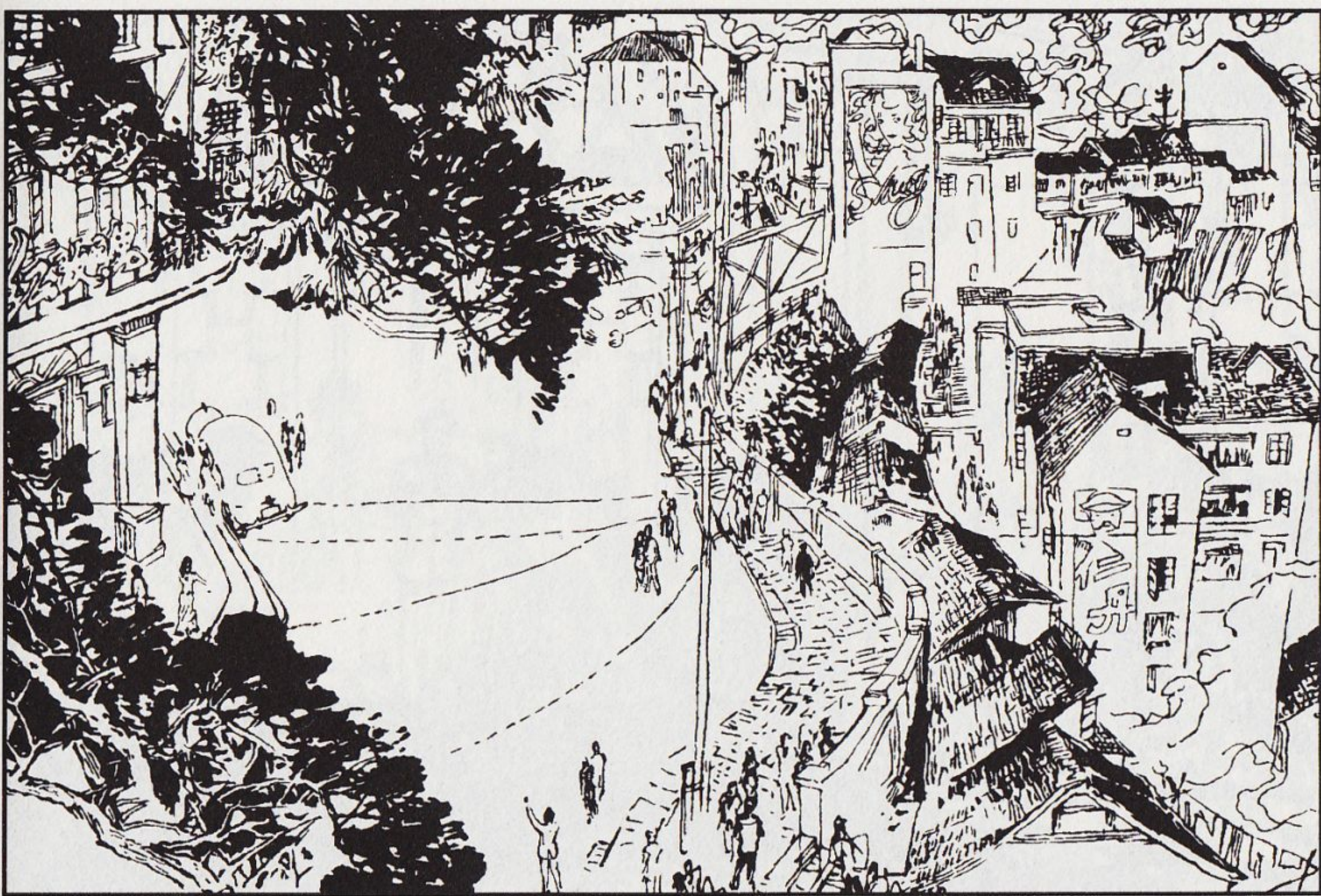
106 从此，沈兰取得了林南轩的信任，不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。有一次，他在公园僻静处和刘丹竹接头，刘丹竹说：“有重要任务。蒋介石知道大势已去，峦城也守不住，他们准备在撤退前，对城市爆破、纵火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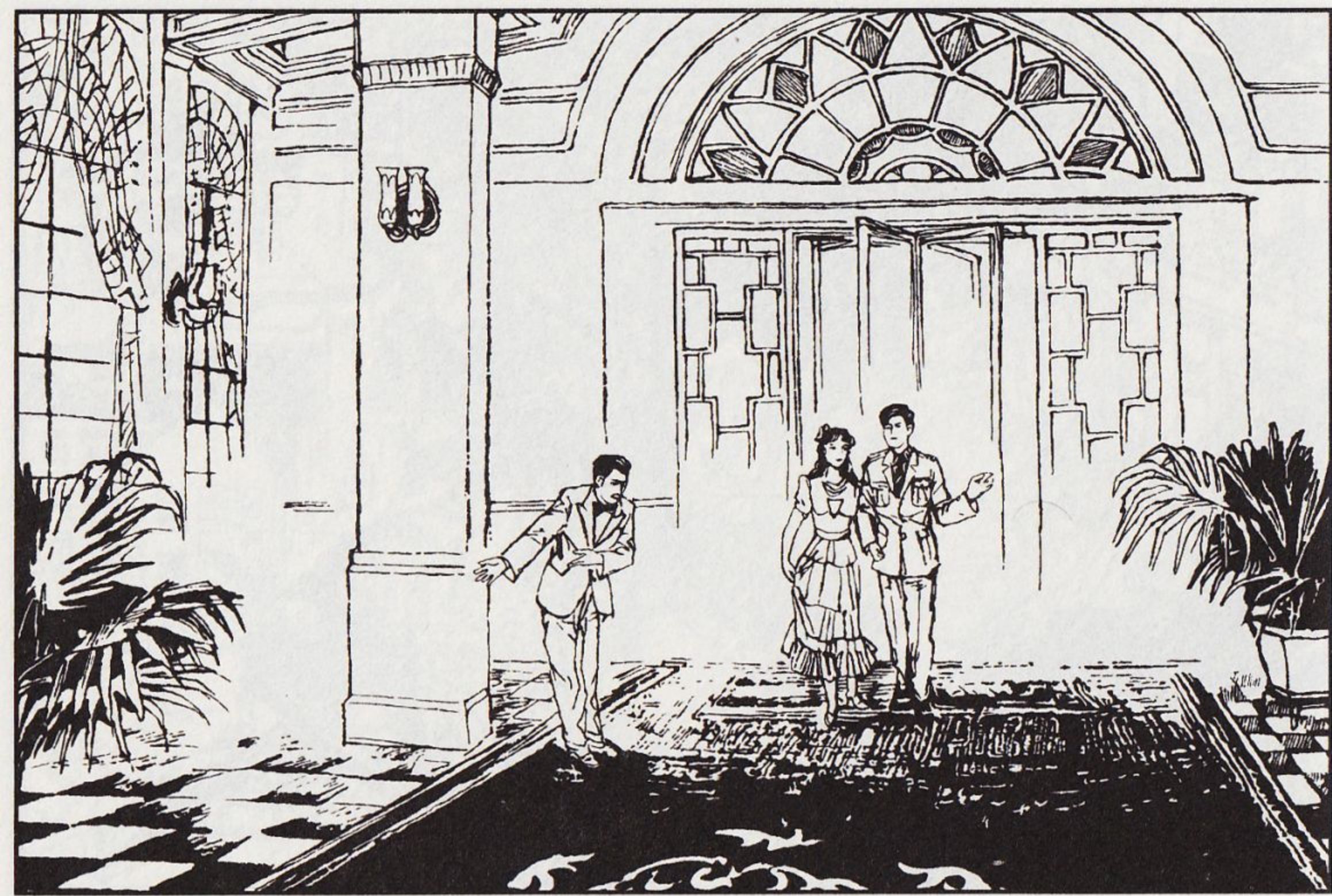
107 “那我们怎么办？”沈兰望着这美丽的山城，想着城里的百万兄弟姐妹，心里十分焦急。刘丹竹又说：“据说，爆炸阴谋的组织设计和监督执行人都是林南轩！你要不惜一切，把敌人的计划搞到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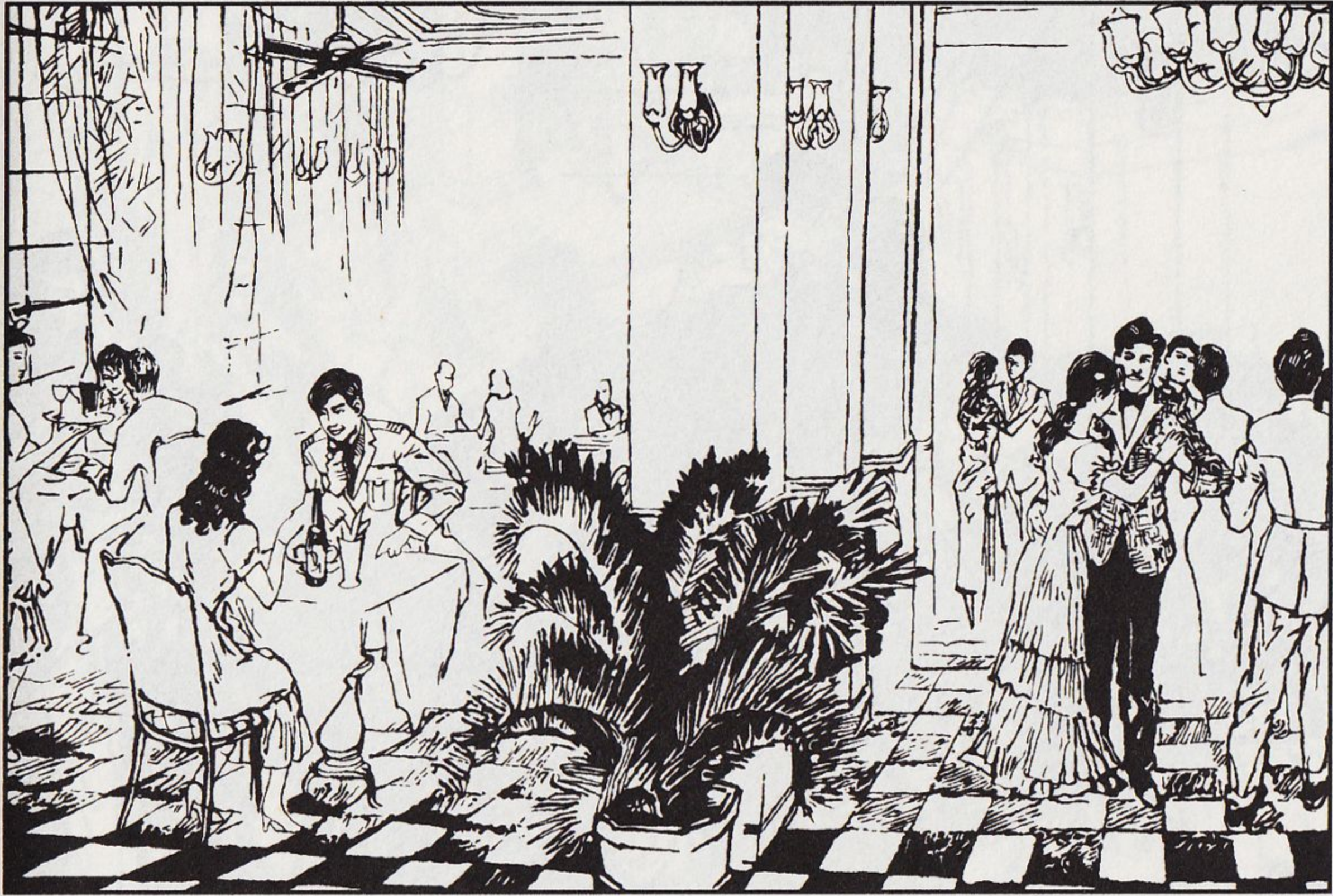
108 他们避开几个游人,绕到一片竹林,刘丹竹说:“最近,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,强调保护城市工业,迅速发展生产……”沈兰紧紧握住刘丹竹的手说:“请组织上放心,豁出生命,我也要完成任务!”



109 这天傍晚,沈兰吃过晚饭,想起林晶约他今晚到“白玫瑰”舞厅跳舞,便穿过闹市区,向舞厅走来。早到的林晶站在舞厅前面,不停地向沈兰招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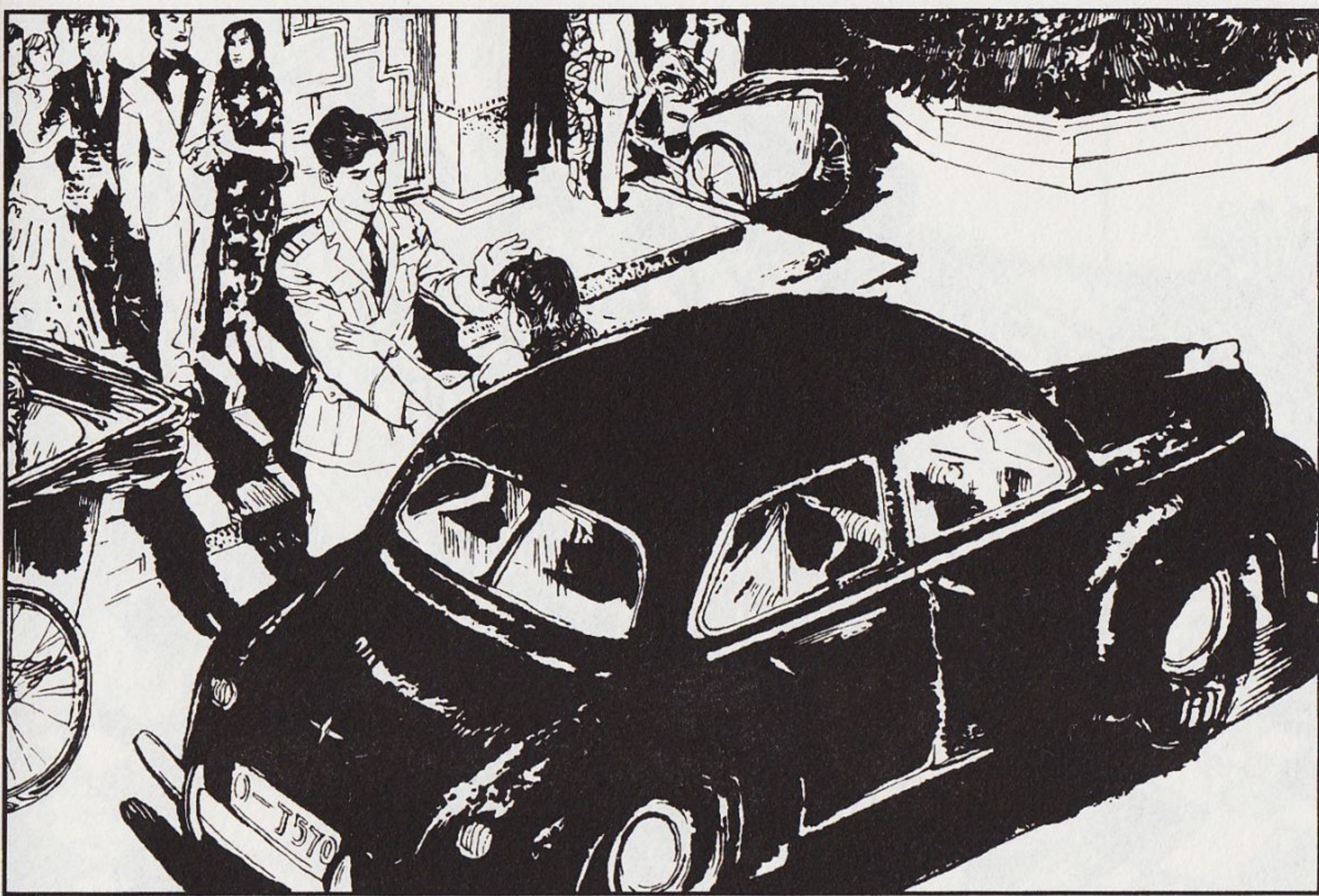
110 沈兰一进舞厅，林晶向他靠过来说：“你这个人呀，就是不懂什么叫爱情，怎么又来晚啦？”沈兰故意板着脸说：“刚给贝尔纳斯中校译完一份材料。咳，前线是一败涂地呀！可那报纸，天天说四川防务固若金汤……”



111 “金汤？呸，米汤！”林晶把沈兰拉到舞厅角上的小桌旁，悄声说：“炸毁峦城的 C—3 计划，爸爸都放进南园书房的保险柜呐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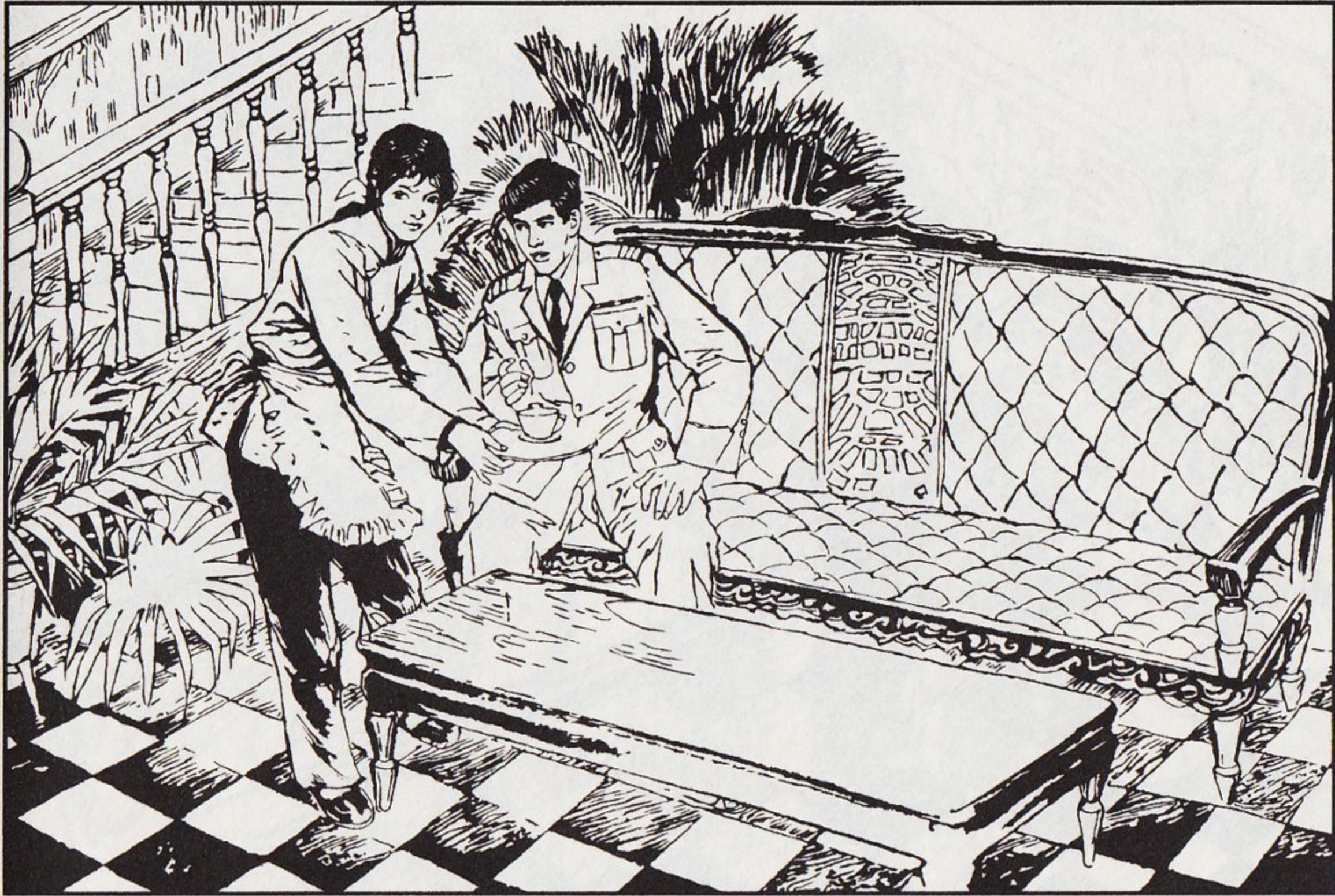
112 沈兰一听,心中大喜,便随着乐队的音乐节拍,摆个姿势:“跳!今晚陪你跳个痛快。”林晶一跃,挽住沈兰,美美地跳起来,嘴里还不停地哼着:“红的灯,绿的酒,纸醉金迷多优游,尽情地跳吧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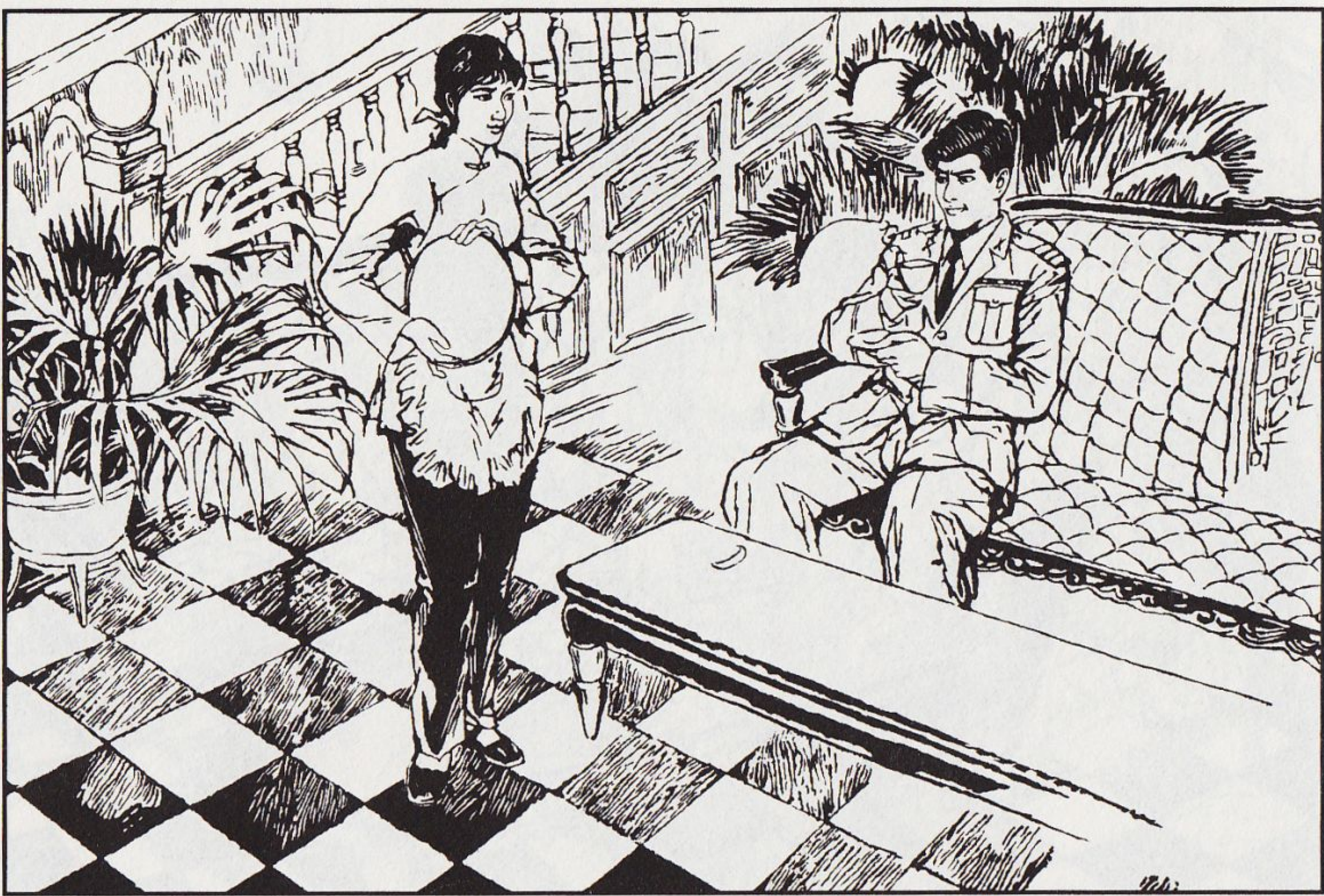
113 跳到十点多，舞会收场了。林晶打了个电话，林南轩的汽车就来接她。她扯住沈兰说：“走，送我一趟。”说着，把沈兰拉上汽车。



114 来到南园，下了汽车，林晶挽着沈兰的手臂，说：“哎呀，跳了个痛快，要累死我了。”她一边嚷着，拉着沈兰要上楼。沈兰推开她的手说：“您去休息吧，我也跳出一头汗，嗓子直冒烟，到客厅喝杯茶。”



115 朱玉菀端茶来到客厅。沈兰四顾无人,急切地说:“那个 C—3 计划,就在书房保险柜里。”朱玉菀说:“对,这情报准确。可钥匙怎么办?书房门、保险柜都锁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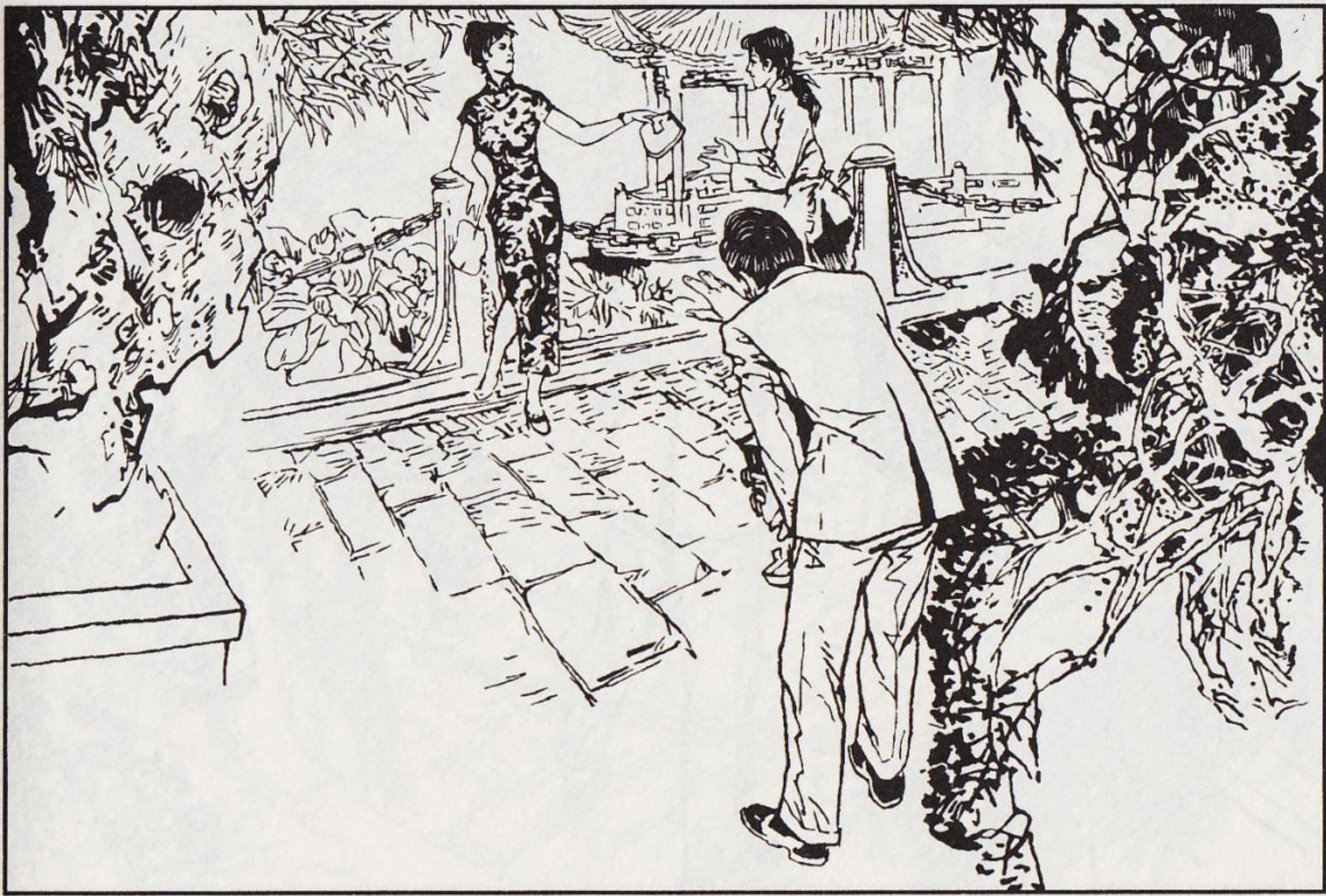
116 沈兰急问,哪些人有钥匙?朱玉菀说:“林南轩和三姨太。”她知道三姨太有个皮包不离手,又知她喜欢照相,便悄声和沈兰商定一个办法,说:“明天下午,林晶去烫发,你背照相机晚点儿来……”沈兰高兴地点点头。



117 第二天黄昏，沈兰拎着照相机来到南园后花园，朱玉菀陪三姨太正在那里等他。沈兰招招手说：“伯母，在哪儿拍，选好景啦？”三姨太笑嘻嘻地说：“你看在哪儿拍有诗意呀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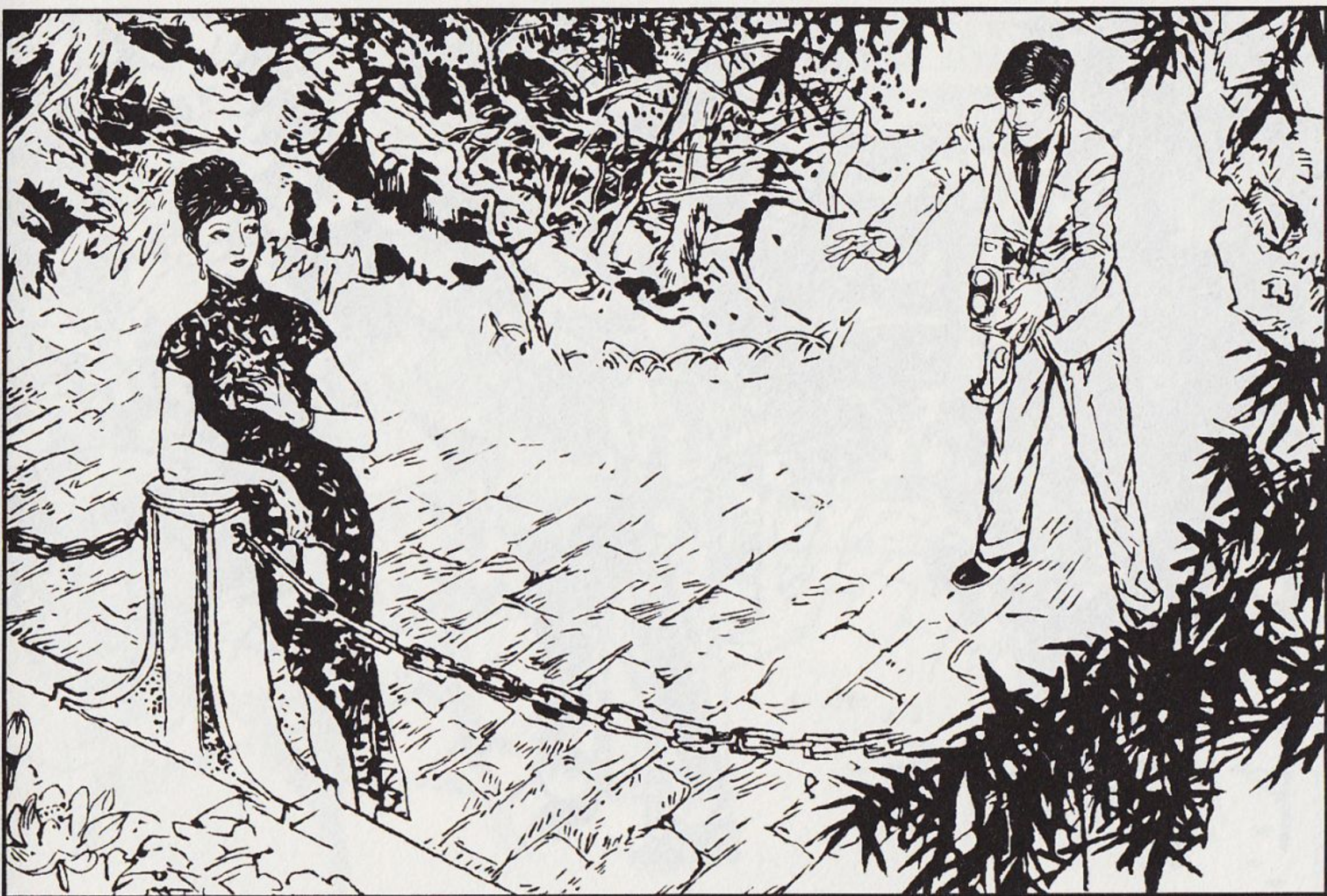
118 沈兰左右看了看说：“伯母，《西厢记》上有段词儿，‘花流水流红，闲愁万种，无语怨东风’。按这个意境拍几张照片，该多有诗意。”三姨太满意地说：“那敢情好呀。我说沈兰，别老是伯母伯母地叫，我明年才满三十哩。”



119 他们走到荷花池畔，一丛四季海棠旁边。沈兰认真取景，摆布着三姨太的姿势：“最好放下手提包，双手扶着栏杆，望着池里的落花。”三姨太“咯咯”一笑：“那可好呀！”顺手把提包递给了身边的朱玉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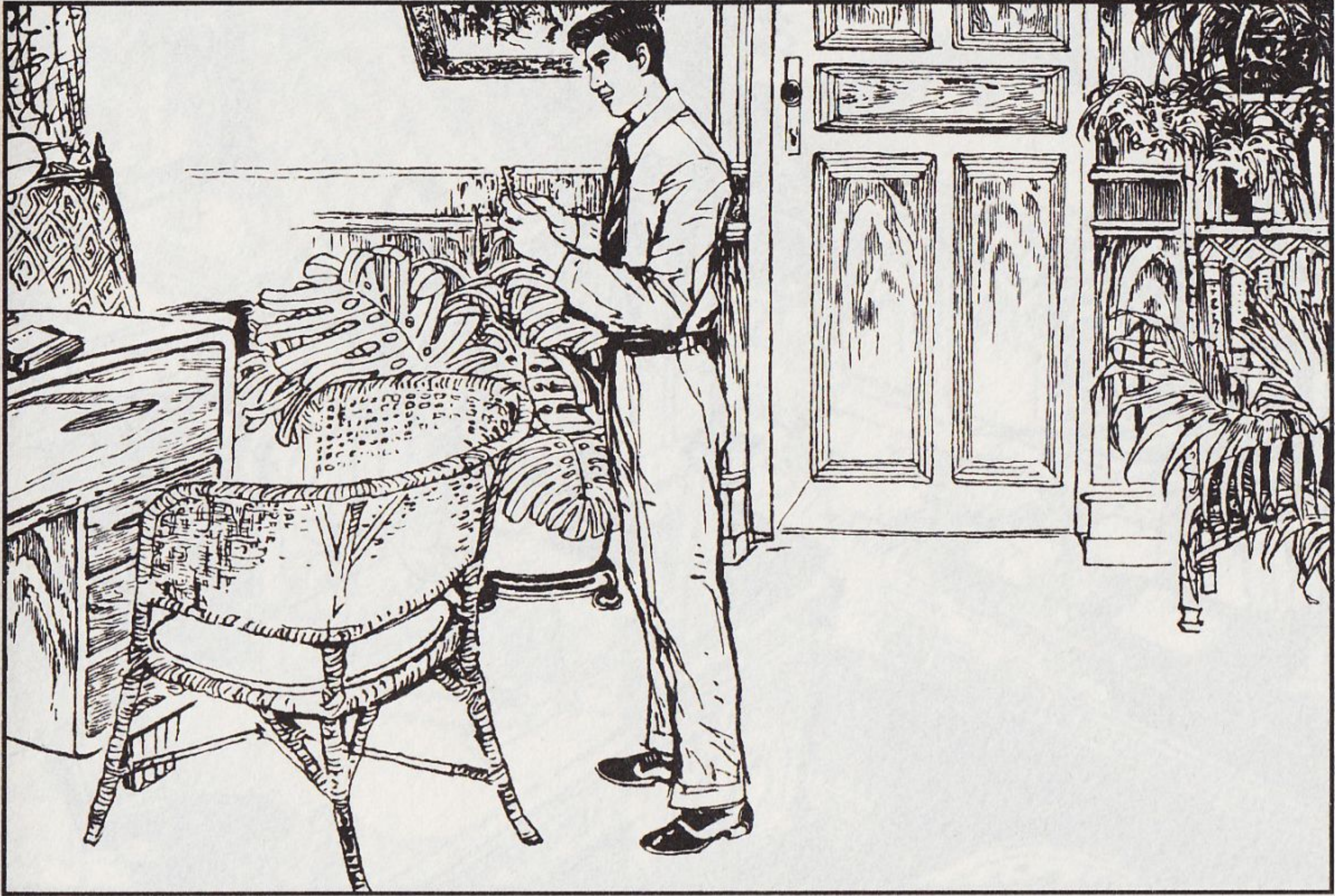
120 “好，好，这个姿势很优美。”沈兰左比右看。喊着：“朱玉菀站开一点儿……不行，还会照着，干脆退到树林里去。”朱玉菀小声说：“穷讲究不少！”转身走进树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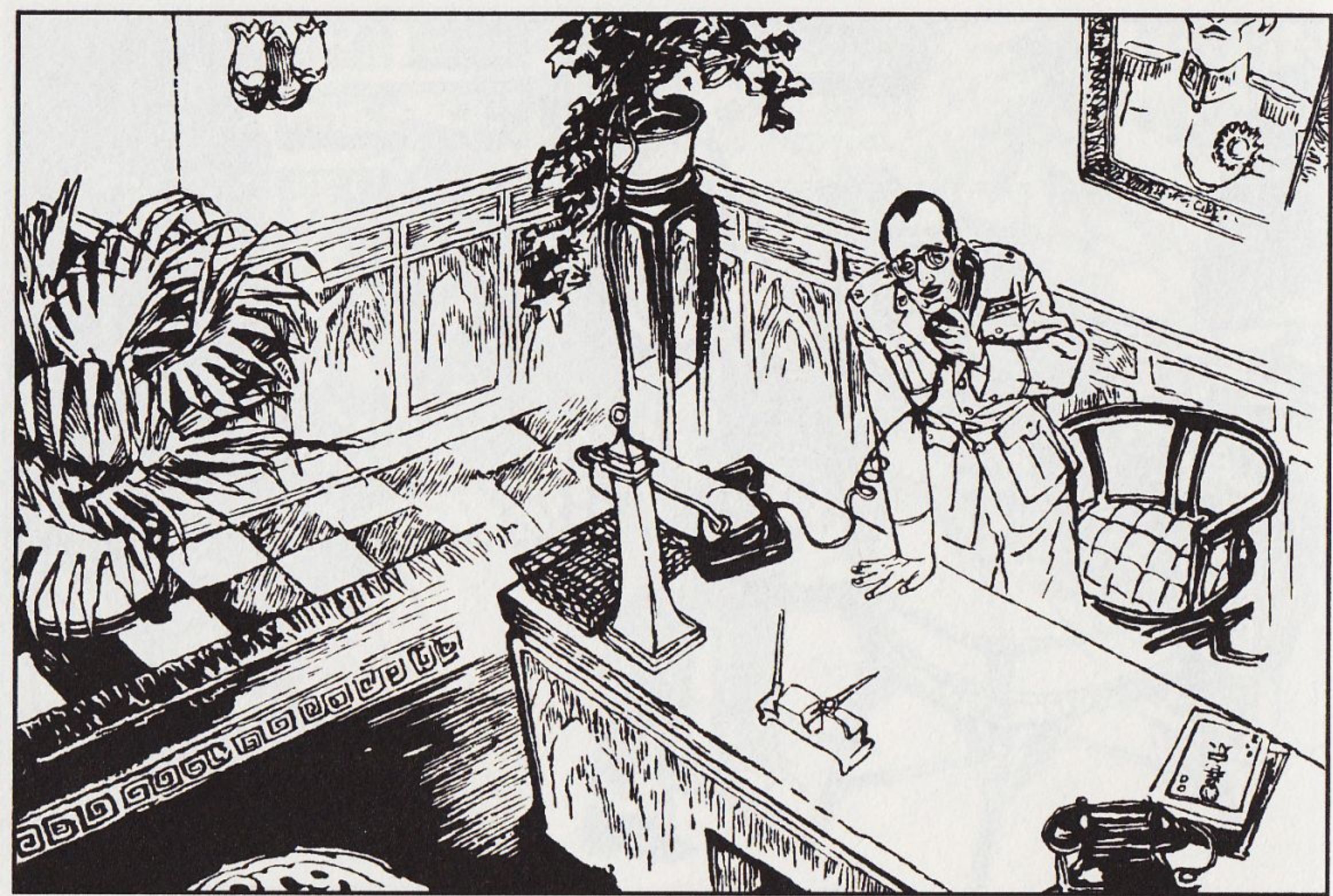
121 三姨太搔首弄姿,安排了好一阵,她猛然觉得手里空空,侧目欲视朱玉菀,沈兰紧张地喊道:“别动,快照了!”就听照相机的快门“咔嗒”一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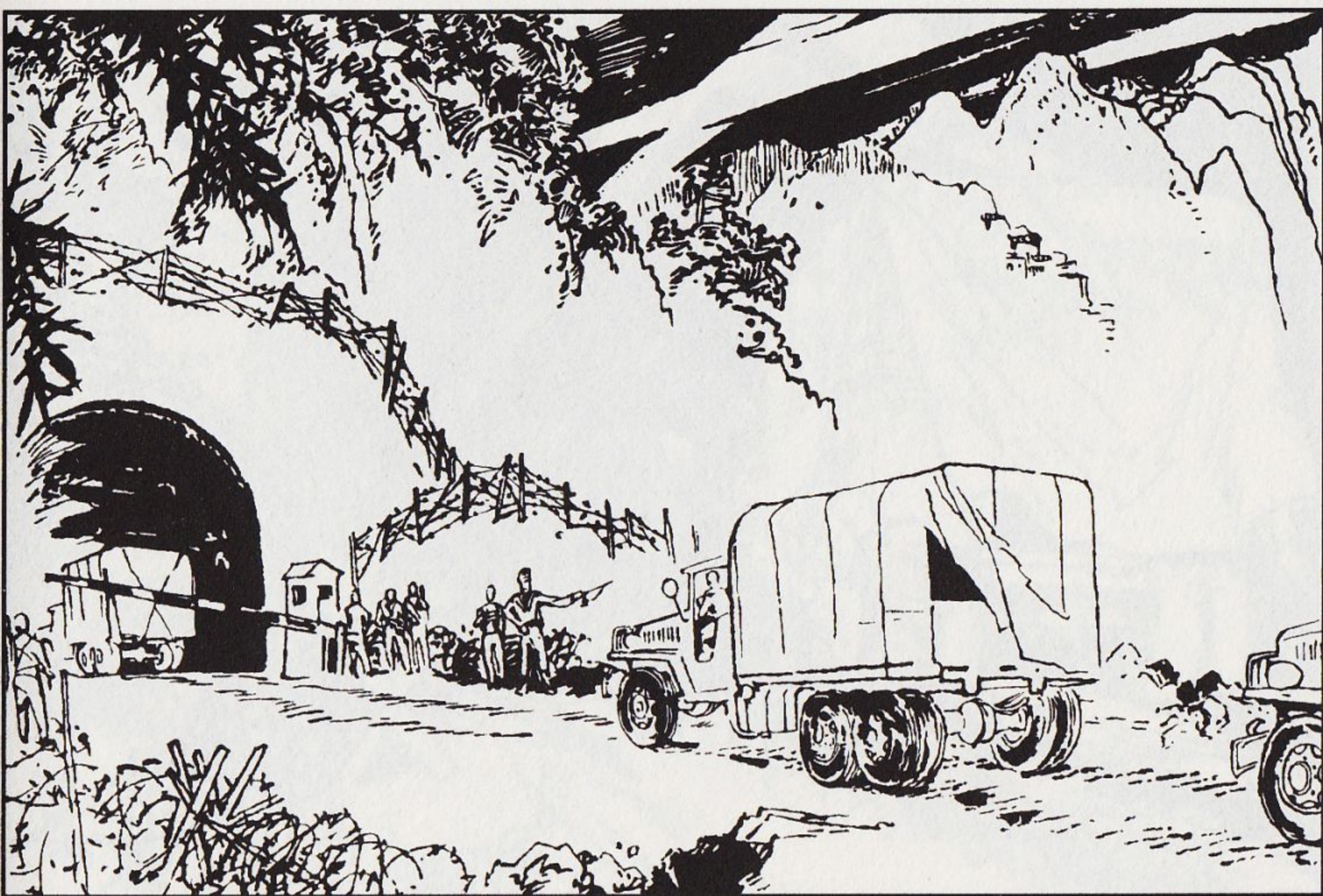
122 几乎同时，树丛里的朱玉菀，迅速打开提包，取出钥匙，在一个纸烟盒装的胶泥上，按下了钥匙印。当三姨太照第二张相时，朱玉菀又按下了另一个钥匙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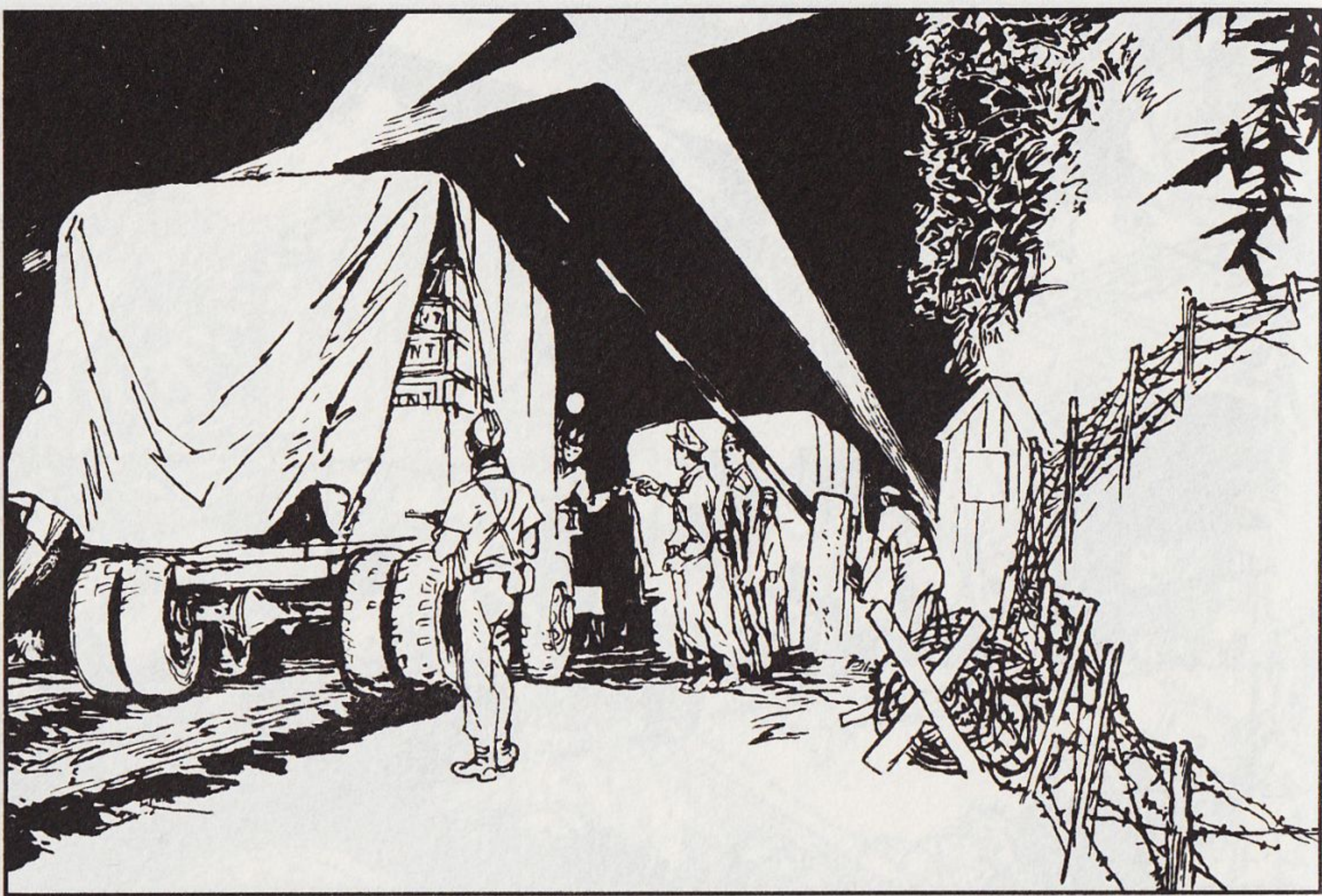
123 天黑时，林晶回到南园，沈兰早已离开这里。他照着朱玉菀按在胶泥上的钥匙印，制成了两把钥匙。



124 这时候,林南轩已完成了C—3计划的第一部分——做好炸毁兵工厂、钢厂和发电厂的准备。这会儿,他到他的另一座小楼——“静庐”的办公室,命令总监工冯凯加快C—3计划第二部分的施工进度。



125 主子一声令下，冯凯马上行动。他连夜调动一批美制十轮大卡车，一辆接一辆地开到城郊的一个秘密山洞。洞口两旁，有国民党的士兵，持枪把守。



126 过了一会儿,长龙似的车队,隆隆开出山洞。每辆车上装满了箱子,上面用油布盖得严严实实。其中一辆车,油布被风吹开一角,车上的箱子露出“三硝基甲苯(TNT)净重 50 公斤”字样,司机受到冯凯的严厉训斥。



127 这些重载卡车,亮着耀眼的车灯,出洞后驶向蜿蜒曲折的公路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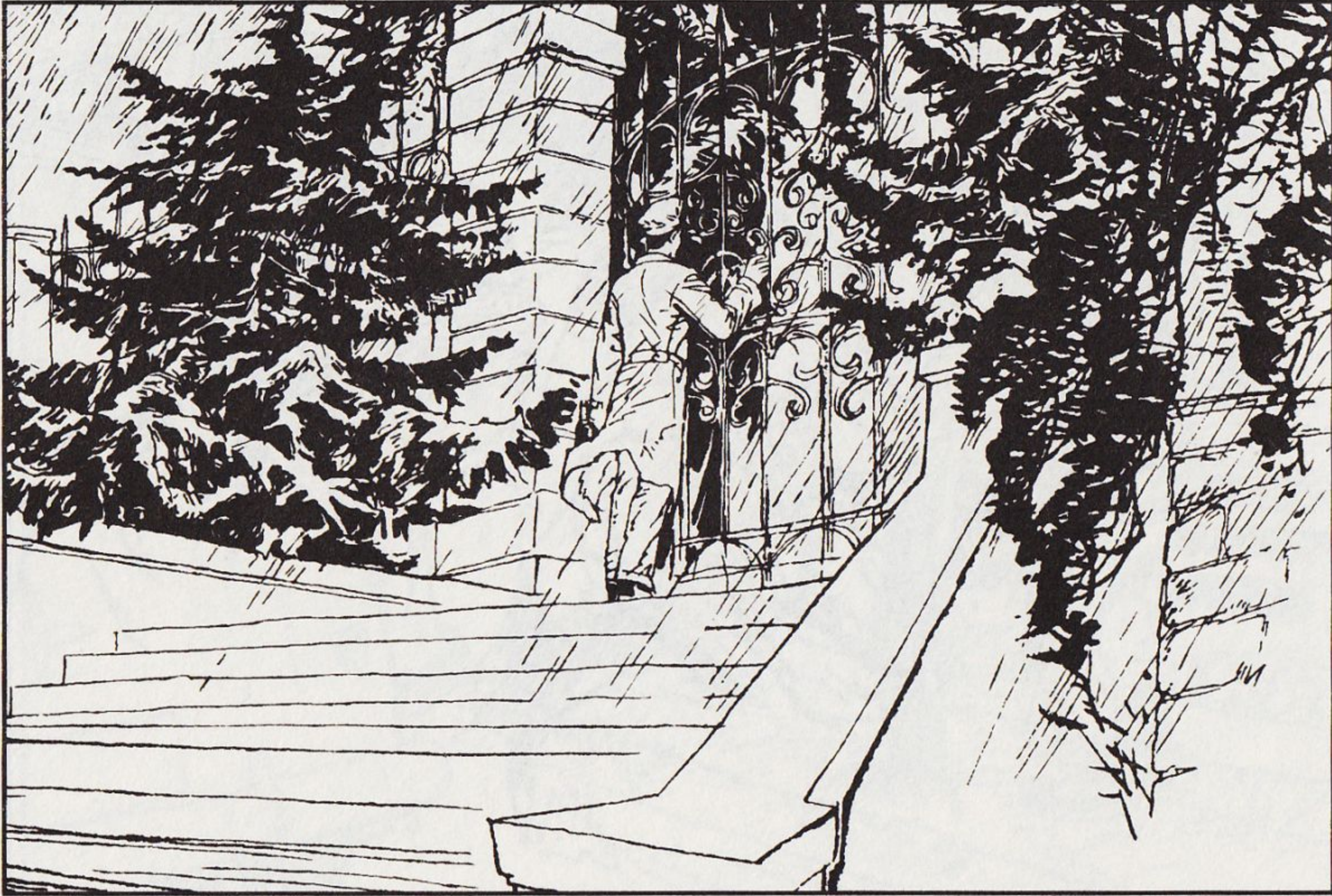


128 又过了几天,在一个周末的傍晚,冬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风雨声中,不时听到解放军进军的炮声。林南轩带着三姨太、林晶,要去给飞往美国的干儿子一家饯行,因风声紧,他特地找来陈福保护。



129 司机打开车门,陈福钻进司机楼说:“今晚放你的假,我来开车。”

林南轩一看没有沈兰,问他怎么没有来。林晶说:“他说有个急件要翻译。”



130 小车开走后,沈兰接到朱玉菀的电话,急忙披上雨衣,提上两瓶茅台酒赶到南园。一按门铃,庞金彪在门内,厉声问道:“谁呀?”



131 庞金彪出来一看是沈兰，忙开了门，把他让到警卫室，替他脱下雨衣。沈兰把两瓶酒往桌上一放：“好不容易给你搞到两瓶真正陈年茅台。”庞金彪一见茅台，馋得直流口水，抓过来就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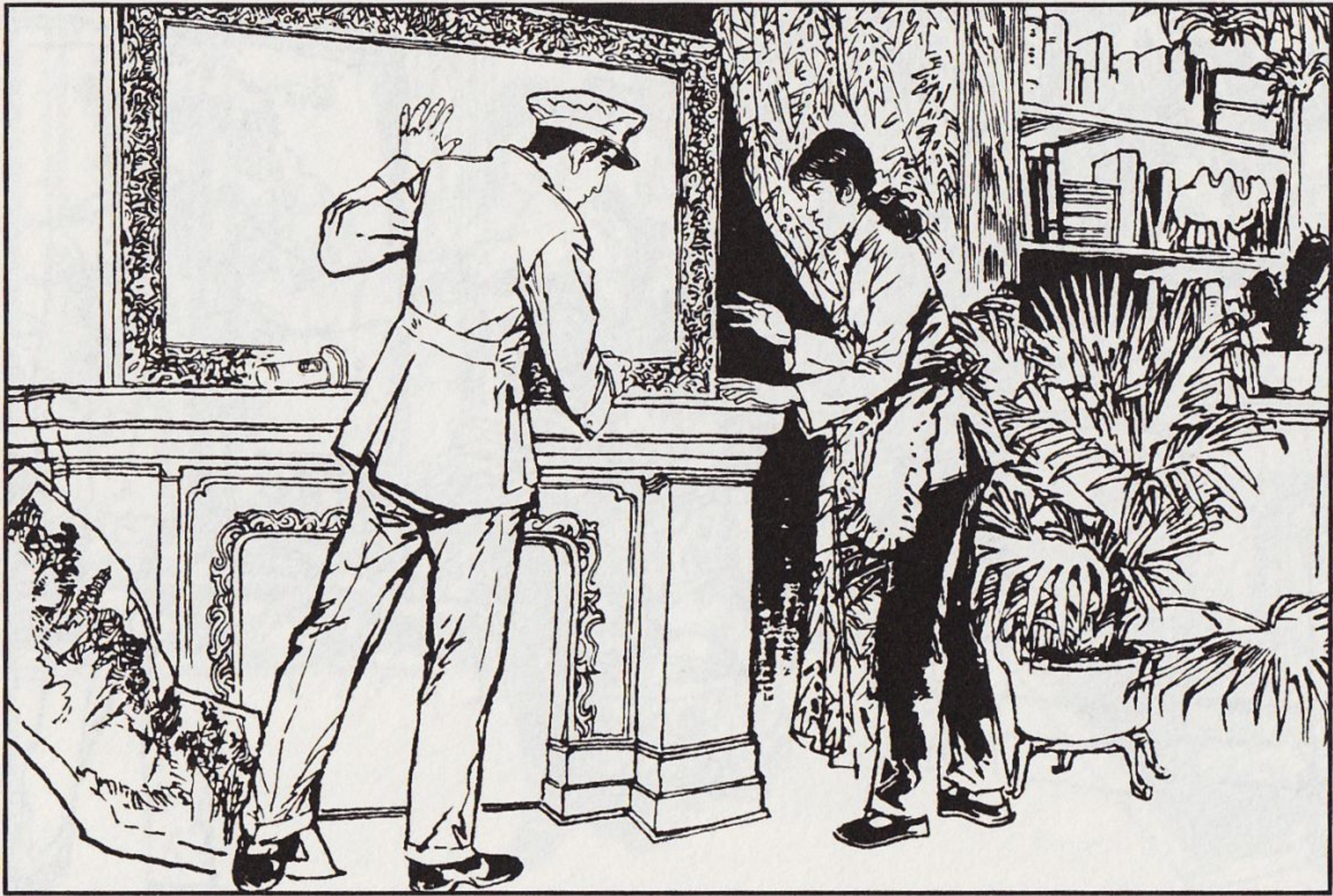


132 沈兰灌了庞金彪个酒饱，迅即来到客厅，朱玉菀打开两盏暗淡的壁灯，说：“庞金彪这小子酒量大，不一定能灌醉，我在门口照应点，你快干吧！”沈兰点点头，几步来到书房前，掏出钥匙，一下就打开了书房门。



133 他闪进书房,用手电一照,迎面墙上贴着一幅《古塔春色》的油画。

他略一寻思,取下油画,墙上露出一个克罗米把手,下面有个锁孔。



134 沈兰把钥匙插进去，左拧右拧，把钥匙拧弯了，克罗米把手还是纹丝不动。他张大眼睛，急出一身汗来。朱玉菀关了客厅里的壁灯，闪进书房说：“别急，我来试试。”



135 她把拧弯的钥匙还原,轻轻抽出来,仔细一看:“不对,这是房门钥匙,用那一把。”沈兰一边责怪自己粗心,一边取出另一把钥匙,插进锁孔一扭,克罗米把手一旋,天蓝色油漆的墙壁上,出现黑洞洞一个方块。



136 这一来，警卫室警铃长鸣，一盏红灯刺目地亮了，灯光闪烁不停。庞金彪惊呆，扔掉手里的酒瓶，猛然站起，拔出手枪，踉踉跄跄，朝书房跑去。



137 他跑进客厅，“哒”一声开了电门，书房亮如白昼。庞金彪瞪着一双凶狠的眼睛，举起左轮手枪，对准了正在保险柜前的沈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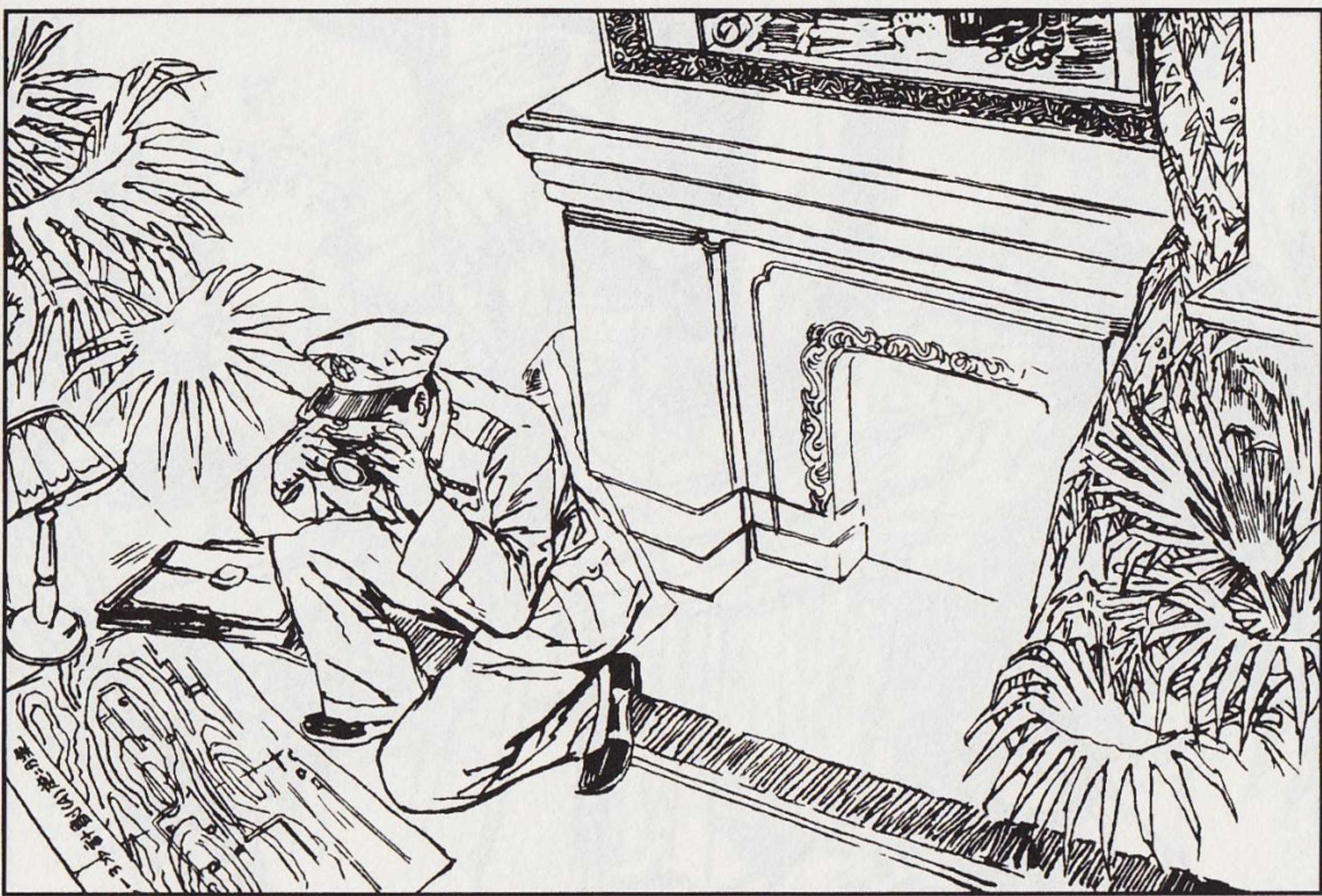
138 朱玉菀往前一扑，横转身体，挡住沈兰。就在这时，庞金彪“当”地一枪，把朱玉菀打倒在地。



139 瞬间,沈兰掏枪还击。“当! 当!”两枪,庞金彪被击中,像头笨熊似的栽倒在门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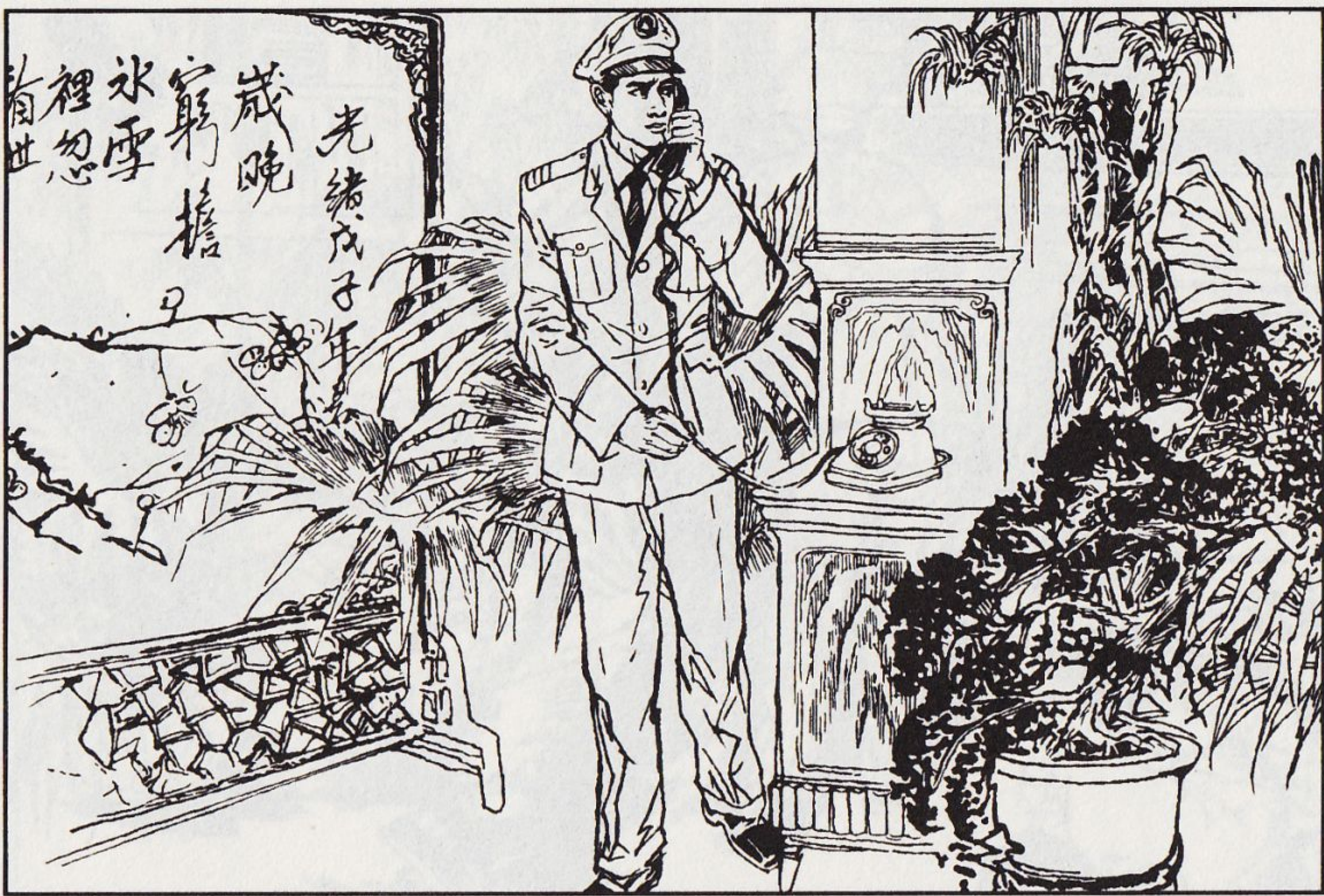
140 沈兰跨到朱玉菀身边，见她右肋中弹，血流不止。他悲痛地喊声菀姐，要去扶她。但朱玉菀很清醒，挣扎着说：“放下我，快——找！”



141 沈兰含泪回到保险柜前一翻,里面有美钞、金条和各种文电情报。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《C—3 计划(A)施工方案》,他狂喜地掏出照相机,逐页拍了下来。



142 沈兰知道这是 C—3 计划的第一部分。他想一定还有别的部分，但怎么也找不到。最后，找到一份电报底稿，这样写道：“C—3 计划(B)已成，详图复制两份，一存我处，随身带来汇报。一存‘静庐’，执行时用。南轩。”



143 看完电文，他知道 C—3 计划有第二部分，可就是找不到。他正焦急，突然电话铃响了。他抓耳机一听，对方说：“林晶受凉感冒了，坐汽车先回来了！”沈兰明白，这是监视林南轩行动的地下党的同志送来的消息。



144 沈兰急中生智，把庞金彪的尸体拖到保险柜前，飞快从柜里拿出两把金条和美钞，塞进庞金彪衣袋。又把配制的钥匙，塞进他的内衣。然后在自己的雨衣上倒杯水，像是才进来的样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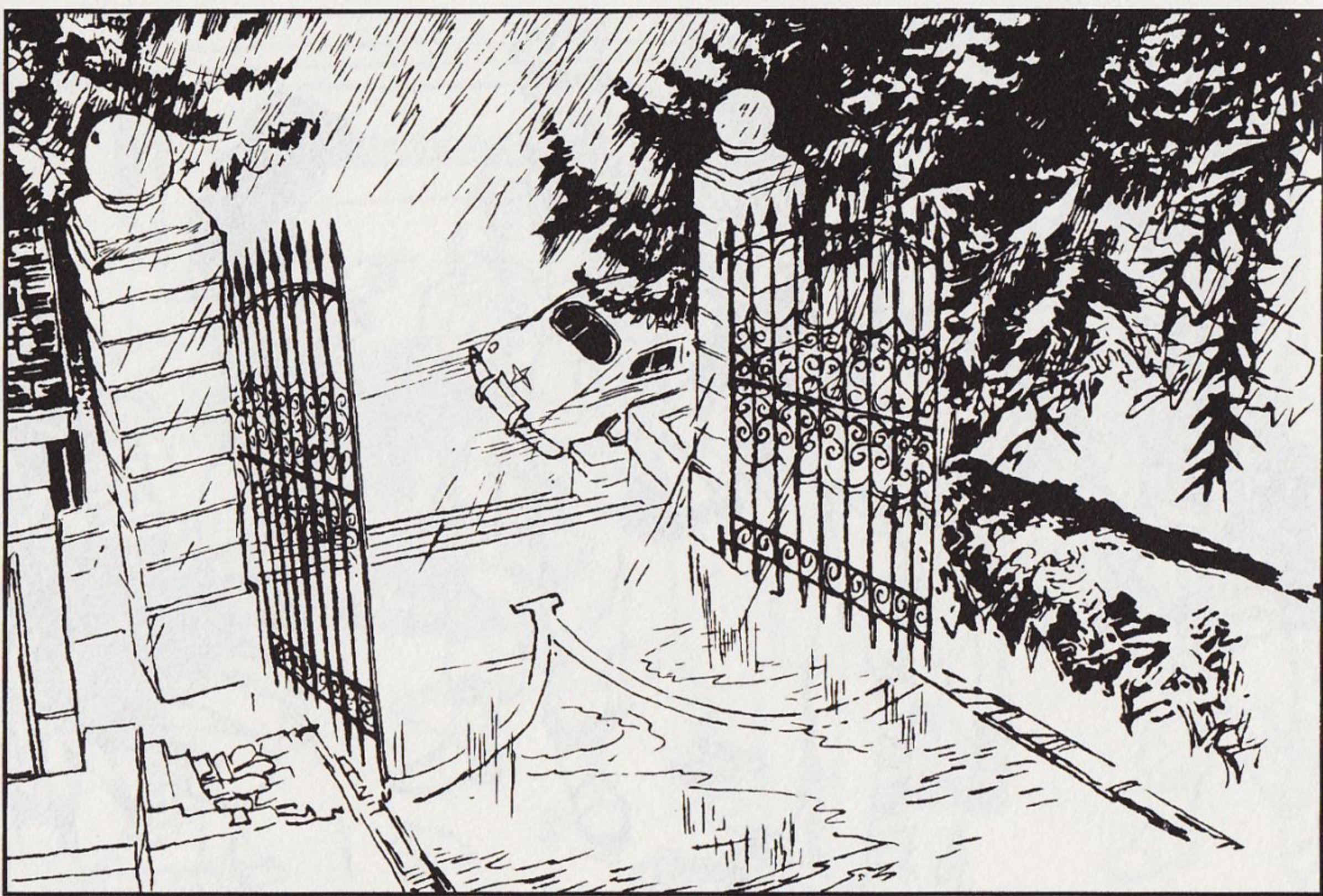
145 朱玉菀说,这只能迷惑敌人一时,要沈兰赶快打电话,通知刘丹竹同志转移。沈兰刚打完电话,林晶和陈福就走进了书房。沈兰说:“哎呀,你们可回来了,给你们打了半天电话,怎么也拨不通。”



146 林晶见地上片片血迹,大吃一惊:“这……是怎么啦?”朱玉菀挣扎着,指着庞金彪说:“他偷……金条。”沈兰气急败坏地说:“我刚进屋,见朱玉菀躺在地上,庞金彪正偷东西,我喊他一声,他向我开枪,还了他一梭子。”



147 林晶踢了庞金彪一脚,对眼前的事不知该怎么办。沈兰说:“快把庞金彪埋了,我送朱玉菀到医院抢救。林晶点点头,让陈福把汽车钥匙交给了沈兰。



148 沈兰抱起朱玉菀，奔到大门口，迅速把她放进车里。转眼间，小汽车像箭也似的跑得没了踪影。



149 小车开出城郊，朱玉菀同志因失血过多，已经光荣地牺牲了。赶来接应的地下党的同志和沈兰一起，怀着极为崇敬和悲痛的心情，将朱玉菀同志安葬在文凤塔旁，让她看着峦城的解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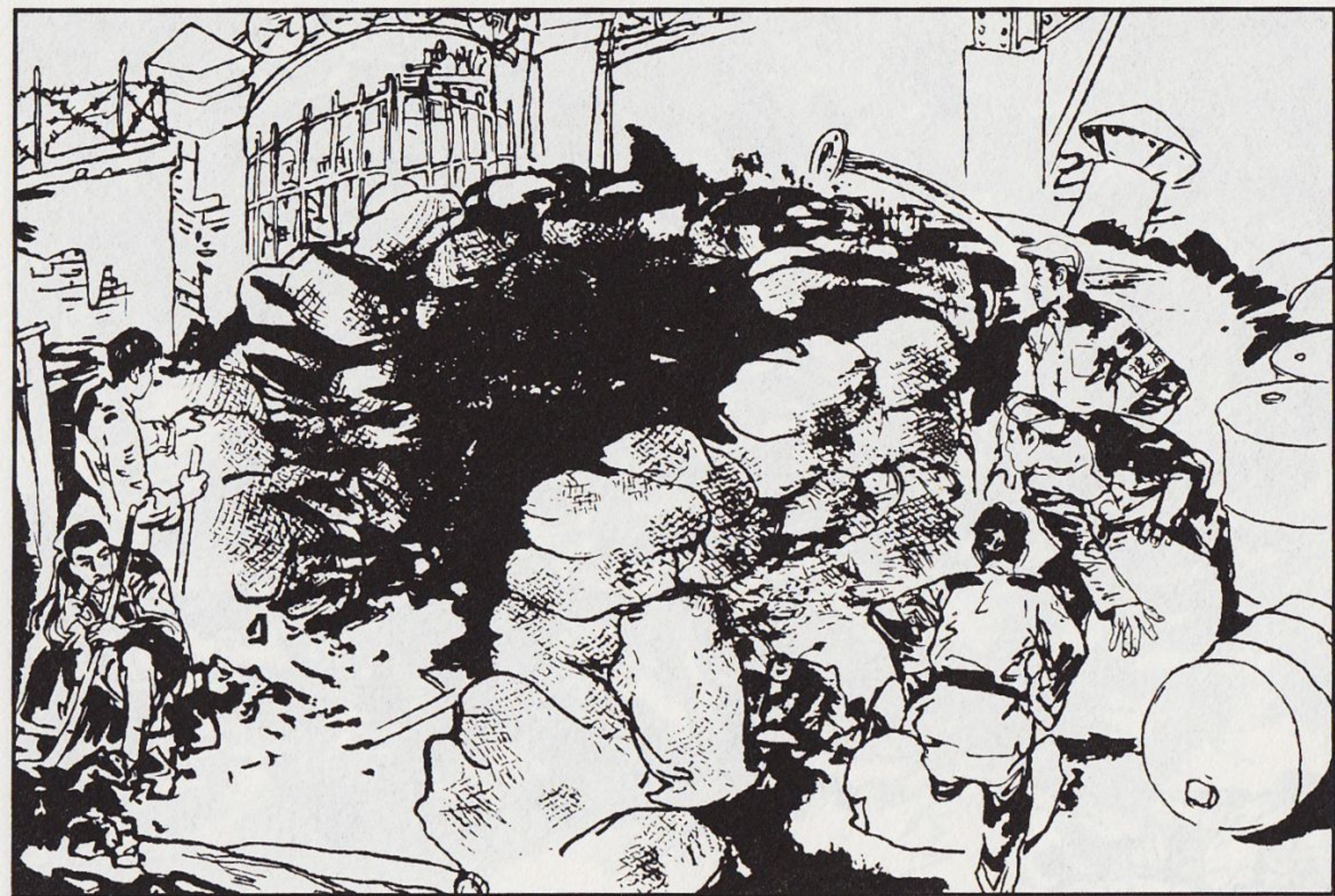
150 再说林南轩和三姨太，赶回南园书房，肺都气炸了。三姨太哭着收起那些金条、美钞，林南轩拾起那张《古塔春色》的油画。说：“我们上沈兰的当了！”林晶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这仇，我一定亲手来报！”



151 这时,解放军的一颗炮弹打来,在南园附近爆炸。林南轩霍地站起:“现在必须采取紧急行动。陈福,你通知冯凯,马上把实施 C—3(B)的工兵排,还有设计这个图的工程师丁正,全部干掉!”陈福立刻给冯凯打了电话。



152 第二天，林南轩又派陈福护送三姨太和林晶飞台湾。飞机起飞前，三姨太和林晶，一定要林南轩和她们一起走。林南轩说：“明天执行了任务，我和冯凯一起动身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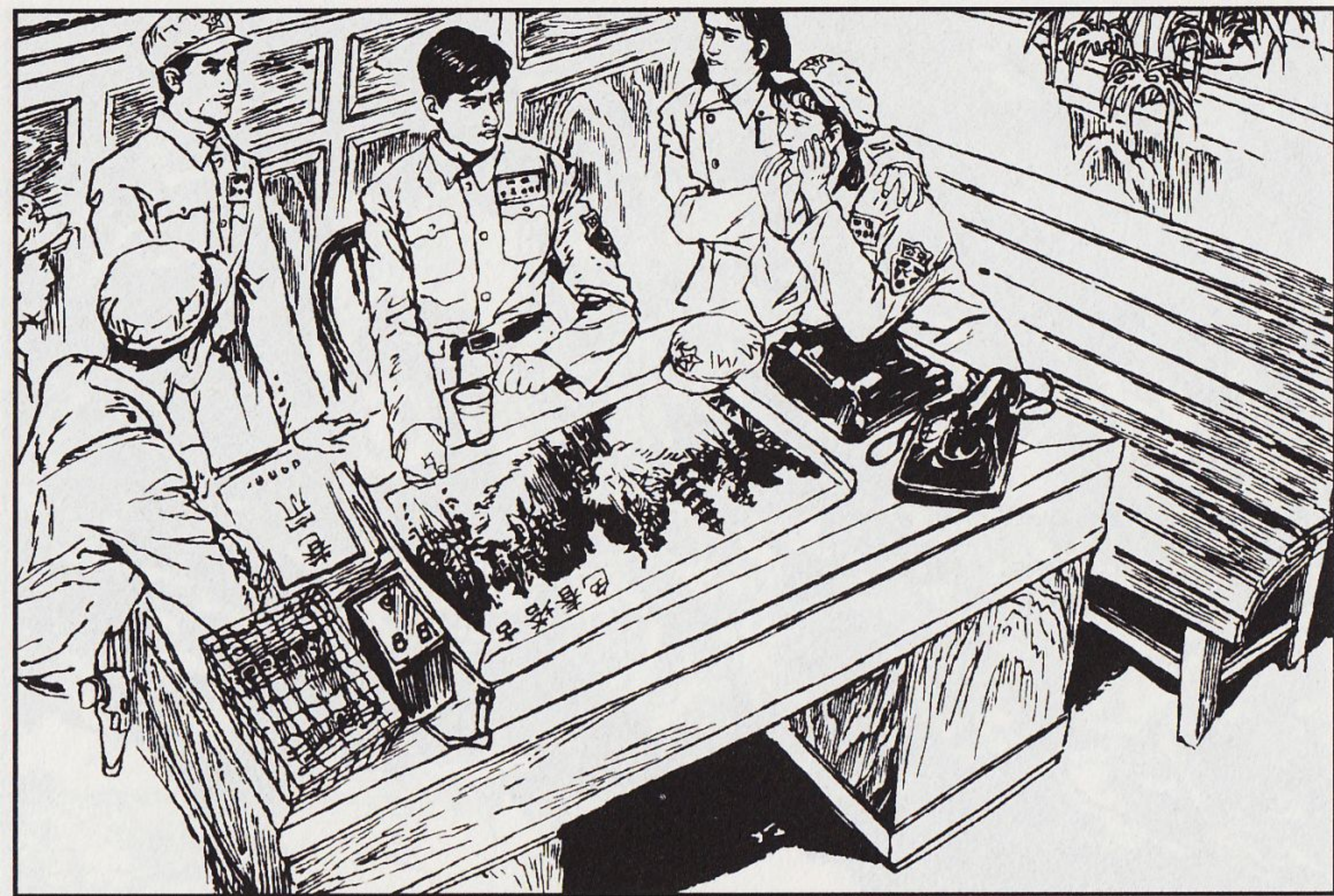
153 第三天,林南轩和冯凯要实施 C—3(A)的爆炸计划,但因沈兰早把这计划交给刘丹竹。地下党紧急组织护厂,使敌人这个阴谋大部分未能得逞。



154 林南轩和冯凯见峦城将失，想坐飞机逃走。但机场已被我军炮火控制，飞机不敢起飞。林南轩和冯凯便带上机密文件，开上小车，逃出城外。



155 逃出不到三里，小汽车受到方承武他们部队的截击，冯凯中弹死亡。接着。油桶中弹起火，林南轩惨叫一声，把文件投进火里，掏出手枪，对准自己的脑袋，自杀了。



156 听完沈兰长长的回忆，朱玉雯眼里闪着亮光光的泪点。沈兰说：“不要哭，现在对朱玉苑同志最好的悼念是战斗。”方承武也表示，要向朱玉苑同志学习，尽快搞清楚敌人 C—3(B) 的阴谋，捕获打死更夫的凶手。



157 朱玉雯反复琢磨这张《古塔春色》的油画。她把画上的油彩去掉，油布上露出标着《C—3 计划(B)》几个绿字；许多纵横交错的黑线，连结在一条主干线上，主线和支线上标着奇奇怪怪、难以辨认的符号。



158 市公安局局长刘丹竹看了这张怪图,说:“它很像本市的地下隧道,那是抗日战争时,国民党为防日本飞机轰炸搞的。现在,他们可能利用这隧道做文章。”于是,他决定快速把隧道严密监视起来。



159 再说打死老更夫的凶手，正是更名换姓，改了装的林晶和陈福。他们隐藏在城郊北江旅馆三楼七号房间。林晶指着墙上挂着的日历说：“台湾命令我们在新年前炸响，以震惊自由世界。今天是 28 号了……”



160 他们左思右想,觉得再到“静庐”找图,等于自投罗网。林晶阴险地说:“没有死图,找活图嘛!”陈福一听,马上想起设计《C—3 计划(B)》的总工程师丁正——撤退时要杀他,他却提前逃跑了。



161 他们又嘀咕了一阵,待到夜深,溜出旅馆,来到石桥街1号丁正家门口。林晶隐在大门口,陈福跳墙进了院。



162 小北屋亮着灯，丁正戴着老花镜正在灯下写什么。他老伴儿今天去看闺女没回来，屋里就他一个人。陈福推开虚掩着的屋门，三蹦两蹿，来到丁正面前。



163 丁正吓了一跳,但马上就认出笨猩猩般的陈福,冷冷地说:“你要干什么?……我丁某失足落水,跟你们干了伤天害理的事,可你们还要杀我。解放了,共产党以宽大为怀,既往不咎,我这就坦白交代。”



164 陈福一看来软的不行，噌地扑过去，两手卡住丁正的脖子，把准备好的毛巾塞到他嘴里，连拉带拖，把他带到门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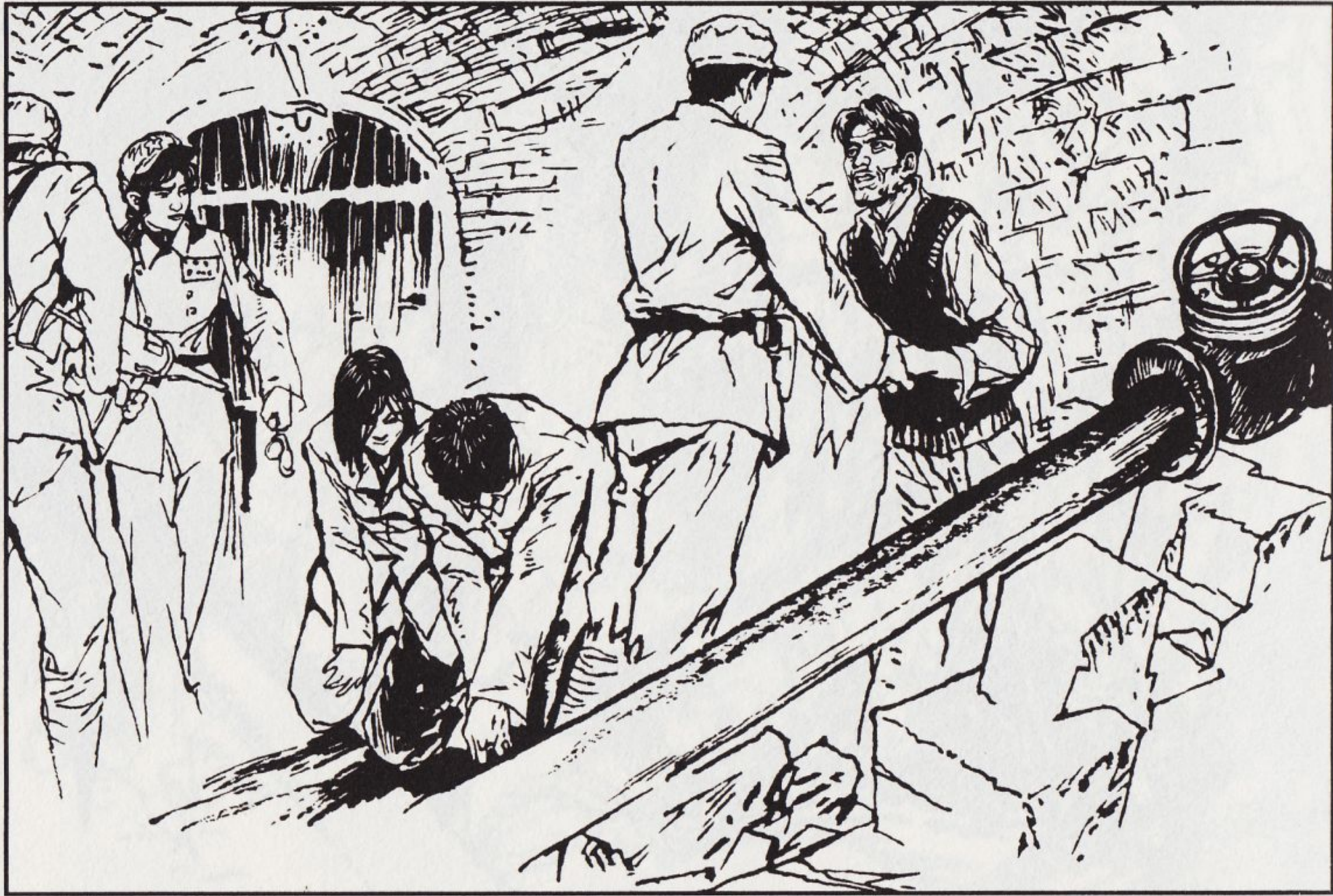
165 林晶闪过来,说声“快”,和陈福一人架着丁正一只胳膊,绕路避开街上的灯光,飞快地朝郊外大石头后面的隧道口跑去。



166 他们见这儿没人,就拖丁正进了黑洞洞的隧道。林晶和陈福一人扭着丁正一只胳膊,林晶用手枪顶住丁正的脑门,陈福把耀眼冰凉的匕首架在丁正的脖子上,说:“C—3(B)的引爆点在哪儿?不说就宰了你!”



167 丁正连一个字儿也不说,猛烈地反抗着。两个家伙无计可施,正要行凶,就听“叭”一声电门响,隧道里灯光通明,随着“不许动”的呐喊,隐藏着的沈兰等人一拥而上,几条枪口顶住了林晶和陈福的脊梁。



168 得救的丁正，一头扑到沈兰身边，激动地说：“我叫丁正。C—3(B)是林南轩他们用枪逼着我设计的，这隧道里安装着几十卡车烈性炸药，这隧道上边就是峦城的百万人口啊！”沈兰不由“啊”了一声，紧紧握住丁正的手。



169 这时,朱玉雯和方承武“咔,咔”两声,给林晶和陈福戴上了手铐。沈兰如剑的双目,射向林晶,冷笑道:“林小姐,想不到吧?你们那些炸药,只不过是送给我们庆贺新年的礼物!”说罢,把两个家伙押走了。



170 转眼,元旦到了。解放了的峦城,洋溢着节日的欢乐。沈兰和朱玉雯来到文凤塔下,来到他和朱玉苑第一次见面的地方,像是告慰烈士,又像是向烈士表示:一定要保卫好、建设好人民的新峦城!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山城疑案 / 况浩文原著; 张键改编; 李乃宙绘. —
修订版. —石家庄: 河北美术出版社, 2007. 6

(军旗飘飘)

ISBN 978-7-5310-2848-2

I. 山... II. ①况... ②张... ③李... III. 连环
画—作品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8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52639号

山城疑案



原著者：况浩文

改编者：张 键

绘 者：李乃宙

责任编辑：张 星 刘 畅

李 伟 曹瑞锋

出版发行：河北美术出版社（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） 开 本：787毫米×1092毫米 1/50

印 张：3.44 1982年2月第1版 2007年6月修订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者：上海信老印刷厂 印 数：1-2000

ISBN 978-7-5310-2848-2



9 787531 028482 >

定价：13.00元